



岳傳精華

上海文藝書局印行

白話小說文選叙例

白話文，公認爲中國新文學的代表，已經多年了；然而一般新文化者，爲什麼要鼓盪得如此熱烈？卻有個道理：（一）從歷史的文學上觀察，在今日當然以白話文學爲正宗。（二）揀死文學的偏失，建活文學的旗幟；說老實話，打倒攔吳架子的文人。這兩點就是新文學的動機；也就是白話文成立的根據。

小說在文學上的位置，足足占了幾千年；直到宋代以後的有名小說，更是白話的占優勝了；有寫實的，有理想的……，自上下下的，惡俗陋習，前人所不敢說，不肯做的，偏能够變量的抒寫，小說的價值，也可想而知哩！

在這新舊過渡時代，要提倡活的文學，不把那前人的白話小說來做研究的工具不可！——最好拿來作利用的，莫妙於白話章回小說！但是沒有一部純粹的青年可讀的書，青年的讀物材料，須有幾種可讀的書，或是幾篇可讀的文，給他做個標準纔好。那大部章回小說，不免有些不合青年讀的地方，因爲各種小說裏面，寫男女過分的情愛——就是姦淫，所在多有，反傷害了風教，這種文

字，決不可給那青年讀的。所以本編，凡關於「淫詞」「褻語」盡行刪掉，所選的都是那書中警醒社會的幾段，有給與我們深刻的影象；把他首尾銜接，自成一篇文章。這可算是一部純粹的青年讀物了！

我們讀人家的文字，應當注意的地方有兩點：一是看他的事，一是讀他的文。他的事，定要我們有牢記的價值，纔可看得他的文，定要我們有研究的價值，纔可讀得。本編所選，關於這兩點，似覺很能注意。我敢說一句：「這本書，無論那個，可以看得，也可以讀得。」

本編每標一題，必結束一事，或寫完一人。篇中句語，有涉及他事與本文無關係的，有時酌量刪去幾字；若本文所有的事，已載去在上文，讀時未易醒悟的，得摘取上文句語，酌量增入，却不傷本文體勢。這不是有意搗亂原文，却是一種不得已的手續，讀者原諒！

每種共選二十篇，每篇排次，仍依原文回目，前後事實，一絲不亂；標點新式，且又分明段落；篇中精警的地方，加用密圈，使讀者能加一度的注意。

最後編者有個希望，他那歐西各國，早已認定小說為最優美的文學，讀中國的小說，也應具有這樣的興味！

岳傳精華提要

這部岳傳，不標明作者是誰，也沒有人考證過；我們從這部書的思想上面觀察，或許是元末明初的產兒，因為岳傳的全篇，在「排斥異族」四個字上，看岳飛一生的志向，誰不知道他要「直搗黃龍，迎回二帝」；他看到異族如果進了中原，竊了神器，不但「故國淪亡」，或且「被髮左衽」，作者特地捧出個「岳叢書」來，做個「攘夷主義者」的模範人物，引起當時民衆的排外思想。這是岳飛一生的特點——「種族主義」。

還有一種特點——「平民精神」！岳飛熱心救國，從一個平民，跳上了元帥的地位，做全國的中心人物，人民的救命使者；還處處和貴族奮鬥。作者對於這兩點能夠盡量的發揮，我們讀岳傳的人，應當格外注意！

岳傳的文學技術，敢說是代表時代的作品；寫當時出場人物的個性，不卑不亢，個個恰合身分，尤其是難能可貴；而且絕無穢褻的文字，小說中要算是「上乘」哩！（不過帶些佛家因果氣味。）

諸讀者注意！

白話小說選 **岳傳精華目次** 上册

麒麟村	一
教場試箭	一一
贈劍	一八
槍挑小梁王	二五
牽駝岡	四五
潞安州	五六
兩狼關	七一
五國城	七七
泥馬渡康王	九二
愛華山	九九
牛頭山	一〇九

白話小說
岳傳精華

麒麟村

話說岳飛母子二人，從湯陰縣洪溝裏漂流到河北大名府內黃縣麒麟村，幸遇着王員外把他救起，安養在家。

過了幾年——岳飛七歲——王員外得了周侗，設帳在他家裏，那岳飛在隔壁，每日將凳子墊了腳，爬在牆頭上，聽那周侗講書。忽一日，書僮稟道：「西鄉有什麼王老實，要見老相公。」周侗道：「我正要見他，快請進來。」書僮應道：「晚報。」出去不多時，引那王老實到書房內，來見了周侗，便道：「小人一向種的老相公的田，老相公有十餘年不曾到此，小人將歷年種米賣出來的銀子，收在家裏，今聞得老相公在此，特來看望，請老相公前去把帳來算算。」周侗道：「難得你老人家這等志誠。」便叫王貴：「你進去對王安說：『先生有個佃戶到此，可有便飯，挈一筯與他喫。』」王貴轉身進去，周侗又問：「目下田稻何如？」王老實道：「小人田內，一年有二年的收，今年禾生雙穗，豈不是老相公的喜事？」周侗道：「禾生雙穗，主出貴人的，這也大奇，明日同你去看。」

正說間，書僮來叫個戶外邊喫飯去。當日就留王老實住下。次日，周侗對三個學生道：「我出三個題目在此，你們用心做成破題，待我回來批閱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換了衣服，便同了王老實出門下鄉去了。

岳飛看見周侗出門，心內想道：「先生既出去，我不妨到此館中去看看。」遂走將過來。王貴看見，就一把扯住，叫道：「湯哥哥！張兄弟！你兩個人來看：這個人就叫岳飛，我爹爹常說他聰明得極。今日先生出了題目，要我們做，我們那有這樣心情，不如央他代做做何如？」張湯兩個齊聲道：「有理。我們正要回去望望母親，岳哥哥我們代做了罷。」岳飛道：「恐怕做出來的，不中先生之意。」三人道：「休要太謙，一定要拜煩的了。」王貴恐岳飛走了，將那書房反鎖起來，對岳飛道：「你肚中飢餓，抽屜內有點心，儘着你喫。」說罷，三個飛跑的頭要去了。

岳飛將三人平昔所做的破題，翻出看了，照依各人的口氣，做了三個破題，走到先生位上坐下，將周侗的文章細細看了，不覺拍案道：「我岳飛若得此人教訓，何慮日後不得成名！」立起身來，提着筆，蘸着墨，擡過墊腳小凳，站在上邊，在那粉牆上寫了幾句道：「投筆由來羨虎頭，須教談笑覓封侯；胸中浩氣凌霄漢，腰下青萍射斗牛。要識他年恢駿業，全憑此日具鴻猷；乘時得展男兒志，萬里騰

程迴不伴。」寫完了，念了一遍；又在那八句後，寫着八個字道：「七齡幼童岳飛題。」方纔放下筆，忽聽得書房門鎖響，回身一看，只見王貴同着張顯湯懷推進門來，慌慌張張說道：「不好了！快走快走！」岳飛吃了一驚，原來先生回來了，岳飛只得走出書房回家。

周侗回至館中坐定，心中暗想：「禾生雙穗，甚是奇異；這小小村落，那裏出什麼貴人？」一面想，見那三張破題擺在面前，擊過來，逐張看了，文理皆通，儘可成器，又將他三人往日做的一看，覺得甚是不通，心中自付道：「今日這三個學生，爲何才學驍長？想是我老運亨通，也不枉傳授了三個門生。」再舉起來細看了一回，越覺得天然精密，又想到：「莫不是情人代做的，亦未可定。」因問王貴道：「今日我下鄉去後，有何人到我書房中來？」王貴回說：「沒有人來。」周侗正在疑惑，猛然擡起頭來，見那壁上寫着幾行字，立身上前一看，却是一首詩，雖不甚美，卻句法可觀，且抱負不小，再看後頭，寫着岳飛名字，方知王員外所說，有個岳飛，甚是聰明，便指着王貴道：「你這畜生，現在岳飛題詩牆上，怎說沒有人到書房中來？怪道你們三個破題，做得比往日不同，原來是他替你們代做的，你快去請他過來見我。」

王貴不敢違命，一直走到岳家來，對岳飛道：「你在書房內牆上，不知寫了些什麼東西，先生見

了發怒，叫我來請你去，恐是要打你。」岳安人聽見，好生驚慌；後來聽見一個「請」字，方纔放心。便對岳飛道：「你前去須要小心，不可造次。」岳飛答應道：「母親放心，孩兒知道。」

遂別了安人，同着王貴到書房中來，見了周侗，深深的作了四個揖，站在一邊，便道：「適蒙先生呼喚，不知有何使命？」周侗見岳飛果然相貌魁梧，雖是小小年紀，却舉止端方，便命王貴取過一張椅子，請岳飛坐了，問道：「那壁上的佳句，可是尊作麼？」岳飛紅着臉道：「小子年幼無知，一時狂妄，望老先生恕罪。」周侗又問岳飛：「有表字麼？」岳飛應道：「是先人命爲『鵬舉』二字。」周侗道：「正好顧名思義，你的文字，却是何師傅授？」岳飛道：「只因家道貧寒，無師傅授，是家母教讀的幾句書，砂上學寫的幾個字，周侗沉吟了一會，便道：『你可去請令堂到此，有話相商。』」岳飛道：「家母是孀居，不便到此。」周侗道：「是我失言了。」就向王貴道：「你去對母親說知：『先生要請岳安人商議一事，拜煩令堂相陪。』」王貴應聲曉得，到裏邊去了。

周侗方對岳飛道：「已請王院君相陪，如今可去請令堂了。」岳飛應允回家，與母親說知：「先生要請母親講話，特請王院君相陪，不知母親去與不去？」岳安人道：「既有王院君相陪，待我走遭，看是有何話說。」隨即換了幾件乾淨衣服，出了大門，把鎖來鎖了門，同岳飛走到莊門首，早有王院

君帶了丫鬟出來迎接，進內施禮坐定。王員外也來見過了禮，說道：「周先生有甚話說來，請安人到舍，未知可容一見？」安人道：「既如此，請來相見便了。」王員外即着王貴到書房中，與先生說知。

不多時，王貴、岳飛隨着周先生來至中堂，請岳安人見了禮。東邊王院君陪着岳安人，西首王員外同周先生各各坐定。王貴同岳飛兩個，站在下首。周侗開言道：「請安人到此，別無話說；只因見令郎十分聰俊，老漢意欲螟蛉爲子，特請安人到此相商。」岳安人聽了，不覺兩淚交流，說道：「此子產下三日，就遭洪水之變，妾受先夫臨危重託，多蒙恩公王員外夫婦收留，尙未答報，我並無三男兩女，只有這一點骨血，只望接續岳氏一脈；此事實難從命，休得見怪。」周侗道：「安人在上，老夫非是擅敢唐突；因見令郎題詩抱負，後來必成大器；但無一個名師點撥，這叫做『玉不琢，不成器』，豈不可惜？老夫不是誇口，空有一身本事，傳了兩個徒弟，俱被奸臣害死；目下雖然教訓着這三個小學生，不該在王員外安人面前說，那裏及得令郎這般英傑。那螟蛉之說，非比過繼；既不更名，又不改姓，只要權時認作父子稱呼，以便老漢將平生本事，盡心傳得一人；後來老漢百年之後，只要令郎把我這幾根老骨頭，掩埋在土，不致暴露，就是完局了。望安人俯允。」

岳安人聽了，尙未開言。岳飛道：「既不更名改姓，請爹爹上坐，待孩兒拜見。」就走上前，朝着周

侗跪下，深深的就是八拜。——列位看官，這不是岳飛不違母命，就肯草草的拜別人爲父；只因久慕周先生的才學，要他教訓詩書，傳授武藝，故此拜他。——誰知這八拜，竟拜出一個武昌開國公太子少保總督兵糧統屬文武都督大元帥來。當時拜罷，又向着王員外、王院君行了禮，然後又向岳安人面前拜了幾拜；岳安人半悲半喜，無可奈何。王員外吩咐安排筵席，着人請了張達、文仲，與周侗、賀喜、王院君陪岳安人自在後廳相敘。當晚酒散，各自回去。

次日，岳飛進館攻書，周侗見岳飛家道貧寒，就叫他四人結爲兄弟，各人回去，與父親說知，盡皆歡喜。從此以後，周侗將十八般武藝，盡傳授與岳飛。

不覺光陰如箭，夏去秋來，看看岳飛已長成一十三歲；衆兄弟們，一同在書房朝夕攻書。雖是周侗教法精妙，他們四個，却是再來人，所以不幾年，各人俱是能文善武。一日，正值三月天氣，春暖花香，周侗對岳飛道：「你在館中，與衆弟兄用心作文，我有個老友志明長老，是個有德行的高僧；他在潯泉山，一向不會去看他，今日無事，我去望望他就來。」岳飛道：「告稟爹爹，難得這樣好天光，爹爹路上獨自一個，又寂寞，不如帶我們一同去走走，又好與爹爹作伴，又好讓我們去認認那個高僧何如？」周侗想了想道：「也能。」遂同了四個學生，出了書房門，叫書僮鎖好了門。

五個人一同往灑泉山來。一路上春光明媚，桃柳爭妍，不覺欣欣喜喜，將到山前，周侗立定腳，見那東南角上，有一小山，心中暗想：『好塊風水地！』岳飛問道：『爹爹看什麼？』周侗道：『我看這小山，問其好，土色又佳，來龍得勢，藏風聚氣，好個風水。不知是那家的產業？』王貴道：『此山前後圍圍一帶，都是我家的；先生若死了，就葬在此不妨。』岳飛喝道：『休得亂道！』周侗道：『這也不妨。人就無死？』只要學生切莫忘了，就是。』就對岳飛道：『此話我兒記着，不可忘了。』岳飛應聲：『曉得。』

一路閒說，早到山前，上山來不半里路，一帶茂林裏，現出兩扇柴扉。周侗就命岳飛叩門，只見一個小沙彌開門出來，問聲：『那個？』周侗道：『煩你通報師父一聲，說：『陝西周侗，特來探望。』』小沙彌答應進去，不多時，只見志明長老，手持拐杖，走將出來，笑臉相迎；二人到客堂內，見禮坐下，四個少年，侍立兩傍。長老敘了些寒溫，談了半日舊話，又問周侗近日的起居。周侗道：『小弟只靠這幾個小徒，這個岳飛，乃是小弟螟蛉之子。』長老道：『妙極，我看令郎骨格清奇，必非凡品，也是吾兄修來的。』一面說，一面吩咐小沙彌：『去備辦素齋相待。』看看天色已晚，當夜打掃淨室，就留師徒五個安歇了，長老自往雲牀上打坐。

到了次日清早，周侗辭別長老要回去，長老道：『難得老友到此，且待早齋了去。』周侗只得應

允坐下少刻，只見小沙彌捧上茶來，喫了，周侗道：「小弟一向聞說：『這裏有個滌泉，烹茶甚佳。』果有此說否？」長老道：「這座山，原名滌泉山，山後有一洞，名為滌泉洞；那洞中這股泉水，本是奇品；不獨味甘，若取來洗目，便老花復明。本寺原取來烹茶待客，不意近日有一怪事，那洞中常常噴出一股烟霧迷漫，人要觸着他，便昏迷不省；因此不能取來奉敬。這幾日，只喫些天泉。」周侗道：「這是小弟無緣，所以有此奇事。」

那岳飛在榜聽了，暗暗想道：「既有這等妙處，怕什麼霧多？或是這老和尚慳吝，故意說這等話來嚇嚇人。待我去取些來，與爹爹洗洗眼目，也見我一點孝心。」遂暗暗的問了小沙彌山後的路徑，討個大茶碗，出了庵門，轉到後邊，果然半山中，見有一縷流泉，旁邊一塊大石，鐫着「滌泉奇品」四個大字，却是蘇東坡的筆跡。那泉上一個石洞，洞中却伸出一個斗大的蛇頭，眼光四射，口中流出涎來，點點滴滴，滴在泉內。岳飛忖道：「這個孽畜，口內之物，有何好處？滴在水中，如何用得？待我打死他。」便放下茶碗，捧起一塊大石頭來，顯得親切，望那蛇頭上打去；不打時猶可，這一打，不偏不歪，恰恰打在蛇頭上，只聽得「呼」的一聲響，一霎時，星霧迷漫；那蛇同鈴一般的眼，露出金光，張開血盆般大口，望着岳飛撲面撞來。岳飛連忙把身子一側，讓過蛇頭，趁着勢將蛇尾一拖；一聲響亮，定睛再看。

時，手中擊的，那裏是蛇尾，却是一條丈八長的麤金槍，槍桿上有「灑泉神矛」四個字。回頭看那泉水，已乾涸了，並無一滴。

岳飛十分得意，一手擎起茶碗，一手提着這槍，回至庵中；走到周侗面前，細細把此事說了一遍。周侗大喜，長老叫聲：「老友這灑泉，原是神物，令郎定有登臺拜將之榮；但這裏的風水，已被令郎所破，老僧難以久留，只得仍回五臺山去了；但這神槍，非比凡間兵器，老僧有書一冊，內有傳槍之法，并行兵布陣妙用；今贈與令郎，用心溫習，我與老友俱是年邁之人，後會無期；再二十年後，我小徒弟道悅在金山上，倒有與令郎相會之日，謹記此言，老僧從此告別。」周侗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俱是小弟得罪，有誤師父了。」長老道：「此乃前定，與老弟何罪之有？」說罷，即進雲房去，取出一冊兵書，上用錦匣藏鎖，出來交與周侗。周侗吩咐岳飛，好生收藏。

拜別下山，回至王家莊，周侗好生歡喜，就叫他弟兄們盪備弓箭習射，將槍法傳授岳飛。他弟兄四個，每日在空場上開弓射箭，舞劍掄刀。一日，周侗問湯懷道：「你要學什麼傢伙？」湯懷道：「弟子見岳大哥舞的槍好，我也槍罷。」周侗道：「也罷，就傳你個槍法。」張顯道：「弟子想那槍雖好，倘然一槍戳去，刺不着頭，須得槍頭上有個鈎兒方好。」周侗道：「原有這個傢伙，名叫「鈎連槍」。」

我就畫個圖樣與你，叫你父親照樣打成了，教你鈎連槍法罷。」王貴道：「弟子想來，妙不過是大刀，一刀砍去，少則三四個人，多則五六個。若是早上砍到晚上，豈不有幾千幾百個？」周侗原曉得王貴是個一勇之夫，便笑道：「你既愛使大刀，就傳你大刀罷。」

自此以後，雙日習文，單日習武。那周侗，乃是東京八十万禁軍教頭林冲的師父，又傳過河北大名府盧俊義的武藝，本領高強；岳飛又是個再來人，少年力量過人。周侗年邁，已不得將平生一十八般武藝，盡心傳授與螟蛉之子，所以岳飛文武雙全，比盧林二人更高。

●教場試箭

一日，三個員外，同周先生在莊前閒步；只見村中一個里長，走上前來施禮道：「三位員外同周老相公在此！小人正來有句話稟上：昨日縣中行下牌來小考，小人已將四位小相公的名字，開送縣中去了。特來告知，本月十五日要進城，員外們須早些打點打點。」王明道：「你這人好沒道理！要開名字，也該先來通知我們，商議商議，你知道我們兒子去得去不得？就是你的兒子，也要想想看，怎的竟將花名開送進縣，豈有此理？」周侗道：「罷了，他也是好意，不要埋怨他了；令郎年紀雖輕，武藝也可以去得的了。」又對里長道：「得罪你了，另日補情罷。」那里長覺得沒趣，便道：「好說，小人有事，要往前村去，告別了。」周侗便對三個員外說道：「各位賢弟，且請回去，整備令郎們的考事罷。」衆員外告別，各自回家。

周侗走進書房來，對張顯、湯懷、王貴三個說：「十五日要進城考試，你們回去，叫父親置備衣帽弓馬等類，好去應考？」三人答應一聲，各自回去，不提。周侗又叫岳飛也回去與母親商議，打點進縣應試。那岳飛稟道：「孩兒有一事，難以應試，且待下科去罷。」周侗便問：「你有何事推却不去？」岳飛道：「三個兄弟，俱是豪富之家，以去備辦弓馬衣服；你看孩兒身上這般藍藍縷縷，那有錢來買馬？」

爲此說：「且待下科去罷。」周侗點頭道：「這也說的是，也罷，你隨我來。」岳飛隨了周侗到以房中，開了箱子，出一件半新不舊的素白袍，一塊大紅片錦，一條大紅鸞帶放在桌上，叫聲：「我兒，這件衣服，與你令堂講，照你的身材，改一件戰袍；餘下的，改了一頂包巾。這塊大紅片錦，做一個秋肩一副紫袖；大紅鸞帶，拿來束了。將王員外送我的這匹馬，借與你騎了。到十五清早，就要進城的，可連夜收拾起來。」岳飛答應一聲，拿回家去，對母親說知就裏，安人便連夜動手就做。

次日，周侗獨坐書房，觀看文字；聽得脚步響，撩頭見湯懷進來道：「先生拜揖。家父請先生看看學生，可是這般裝束麼？」周侗見那湯懷：頭上戴一頂素白包巾，頂上繡着一朵大紅牡丹花，身上穿一領素白繡花戰袍，頸邊披着大紅繡綉秋肩，兩邊大紅紫袖，腰間勒着銀軟帶，腳登烏油粉底靴。周侗道：「就是這等裝束罷了。」湯懷又道：「家父請先生明日到舍下用了飯，好一同進城。」周侗道：「這到不必，總在教場齊會罷了。」湯懷纔去，又見張顯進來，戴着一頂綠緞子包巾，也繡着一朵牡丹花，穿一件綠緞繡花戰袍，也是紅秋肩，紅紫袖，軟金帶勒腰，脚穿一雙銀底綠緞靴。向周侗揖道：「先生看看學生，可像武中朋友麼？」周侗道：「好！你回去致意令尊：『明日不必等我，可在教場中會齊。』」張顯答應回去，劈脚跟王貴走將進來，叫道：「先生，請看學生穿着何如？」但見他身穿大紅

戰袍，頭戴大紅包巾，纏着一朶白粉團花，披着大紅猢猻，大紅紫袖，赤金軟帶勒腰，腳下穿着金黃般靴，配着他這張紅臉，渾身上下，火炭一般。周個道：「妙啊！你明日同爹爹先進城去，不必等我；我在你岳大哥家喫了飯，同他就到教場中來會你便了。」方纔打發王貴出去，岳飛又走進來道：「爹爹孩兒就是這樣罷？」周個道：「我兒目下且將就些罷，你兄弟們已多約定明日在教場中會齊；我明日要在你家中喫飯，同你起身。」岳飛道：「只是孩兒家中沒有好菜款待。」周個道：「隨便罷了。」岳飛應諾，辭別回家，對母親說了。

到次日清晨，周個過來，同岳飛喫了飯，起身出門；周個自騎了這匹馬，岳飛跟在後頭，「路行來，直至內黃縣教場，你看人山人海，各樣趕集的買賣，并那茶蓬酒肆，好不熱鬧；周個揀一個潔淨茶蓬，把馬拴在門前樹上，走進蓬來，父子兩個，佔一副座頭喫茶。那三個員外，是城中俱有親友，各各扛着食物，送到教場中來，揀一個大酒蓬內坐定，叫莊丁在下面去尋先生，和岳大爺。那莊丁見這匹馬，認得是周個的，望裏面一張，見他父子兩個坐着，即忙回至酒蓬，報與各位員外；三個員外，忙叫孩兒門問了莊丁，來至茶蓬內，見了先生道：「家父們俱在對過蓬內，請先生和岳大哥到那裏用酒飯。」周個道：「你們多致意令尊；這裏不是喫酒的所在。」你們自去料理，停一會，點到你們名字，你三人

上去答應。那縣主倘問及你哥哥，你等可稟說：「在後就來。」王貴便問道：「爲什麼不叫哥哥同我們一齊上去麼？」周侗道：「爾等不知，非是不叫他同你們去，因你哥哥的弓硬些，不顯得你們的手段，故此教他另考。」那三個方纔會意。辭別先生，回到酒篷，與衆員外說了此話，衆員外贊羨不已。

不多時，那些各鄉鎮上的武童，紛紛攘攘的到來，真是「貧文富武」。多少富家兒郎，穿着得十分齊整，多是高頭駿馬，配着鮮明華麗的鞍甲。一個個心中俱想取了，好上東京去取功名。果然人山人海，說不盡繁華富麗。再一會，只見縣主李春，前後跟隨了一衆人役，進教場下馬，在演武廳上坐定，左右送上茶來喫了，看見那些赴考的人，好生熱鬧。縣主暗喜，今日若選得幾個好門生，進京得中之時，連我也有些光彩。

少刻，該房書吏送上冊籍。縣主看了，一個個點名叫上來，挨次比箭，再看弓馬。此時演武廳前，但聽得「嗤嗤」的箭響聲不絕。那周侗和岳大爺在茶篷內，側着耳朵，聽着那些武童們的箭聲。周侗不覺微微含笑，岳飛問道：「爹爹爲何好笑？」周侗道：「我兒你聽見麼？那些比箭的，但聽得弓箭聲響，不聽得鼓聲響，豈不好笑麼？」

那李縣主看射了數牌，中意的甚少，看看點到麒麟村大叫：『岳飛！』叫了數聲，全無人答應；又叫：『湯懷！』湯懷應聲道：『有！』又叫：『張顯！王貴！』兩個答應，三個一齊上來；衆員外俱在蓬子下，睜着眼睛觀看，俱已不得兒子們取了，好上京應試。當時縣主看了三個武童，比衆不同，行禮已畢，縣主問道：『還有一名岳飛，爲何不到？』湯懷稟說：『他在後邊就來。』縣主道：『先考你們弓箭罷。』湯懷稟說：『求老爺分付把箭架擺遠些。』縣主道：『已經六十步，何得再遠？』湯懷道：『還要遠些。』縣主遂分付：『擺八十步上。』張顯又上來稟道：『求老爺還要遠些。』縣主又分付：『擺整一百步。』王貴叫聲：『求大人再遠些。』縣主不覺好笑起來：『既然如此，擺一百二十步罷。』從人答應，下去擺好箭架。

湯懷立着頭把，張顯立着二把，王貴是第三把；你看他三個開弓發箭，果然奇妙，看的衆人，齊聲喝采，連個縣主都看得呆了。你道爲何？那三個人射的箭，與前相反；箭箭上架，並無虛發，但聞搖鼓舞，不聽見弓箭的聲音，直待射完了，鼓聲方住。三人同上演武廳來，縣主大喜，便問：『你三人弓箭，是何人傳授？』王貴道：『是先生。』縣主道：『先生是何人？』王貴又道：『是師父。』縣主哈哈大笑道：『你武藝雖高，肚裏却是不通，是你個師父，姓甚名誰？』湯懷忙上前稟道：『家師是關西人，姓周，名

個。縣主道：「令業師就是周老先生？他是本縣的好友，久不相會，如今却在那裏？」湯懷道：「現在下邊茶蓬內。」縣主聽了，隨即差人同着三人來請周侗相見，一面就委衙官看衆人比箭。

不多時，周侗帶了岳飛到演武廳來。李春忙忙下階迎接，見了禮，分賓坐下。縣主道：「大哥既在黟縣設帳，不蒙賜顧，却是爲何？」周侗道：「非是爲兄的不來看望，黟縣村的居民是好典詞構訟，若爲兄的到賢弟衙裏走動了，就有尖說人情等事，賢弟若聽了情分，就壞了國法，不聽，又傷了和氣，故此不來爲妙。」李春道：「極承見諒了。」周侗道：「別來甚久，不知曾生下幾個令郎了？」縣主道：「先宰已經去世，只留下一個小女，十五歲了。」周侗道：「既無令公子，是該續娶了。」縣主道：「小弟因有些賤恙，不時舉發，所以不敢再娶。未知大哥的嫂嫂好麼？」周侗道：「也去世多年了。」李春道：「曾有令郎否？」周侗把手一招，叫聲：「我兒，可過來見了叔父。」岳飛應聲上前，向着縣主行禮。李春看了一笑道：「大哥又來取笑小弟了！這樣一位令郎，是大哥幾時生的？」周侗道：「不瞞老弟說，令愛是親生，此子却是愚兄螟蛉的名喚岳飛，請賢弟看他弓箭如何？」李春道：「令徒如此，令郎一定好的，何須看得？」周侗道：「賢弟，此乃爲國家選取英才，是要從公的；況且也要使大衆心服，豈可草草任情麼？」李春道：「既如此，叫從人將梁子取上來些。」岳老爺道：「再要下些。」縣主道：「

就下些。」從人答應。岳飛要稟：「還要下些。」李春向周侗道：「令郎能射多少步數？」周侗道：「小兒年紀雖輕，却開得硬弓，恐要射到二百四十步。」李春口內稱贊，心裏不信，便分付：「把箭架擺到二百四十步。」

列位要曉得：岳大爺神力，是周先生傳授的「神臂弓」，能開三百餘斤，并能左右開。李縣主如何知道，看那岳大爺走下階去，立定身，拈定弓，搭上箭，颼颼的連發了九枝；那打鼓的，從第一枝箭打起，直打到第九枝，方纔住手。那下邊這些看考的衆人，齊聲喝采，把那各鄉鎮的武童，都驚呆了。就是三個員外，同着湯懷、張顯、王貴三人在茶篷內看了，也俱拍手稱贊；只見那帶箭的，連着這塊泥，並九枝箭，一總捧上來稟道：「這位相公，真個希奇！九枝箭從一孔中射出，箭攢斗上。」



●贈劍

一日湯懷、張顯、王貴三人向岳大爺道：「小弟們久要買一口劍來掛掛，昨日見那楊再興、羅延慶兩個蠻子都有的，牛兄弟也自有的；我們沒有劍掛，覺得不好看，今日煩哥哥同去，各人買一口如何？」岳大爺道：「這原是少不得的，我因沒有餘錢，故爾不曾提起。」王貴道：「不妨，哥哥也買一口，我有銀子在此。」岳大爺道：「既如此，我們同去便了。」

當時各人俱帶了些銀兩，囑咐店家看管門戶，一同出門，來到大街上走了一回，看着那些鐵店內掛着的，都是些平常貨色，並無好鋼火的，況且那些來往行人擁擠得很，岳大爺道：「我們不如往小街上去看看，或者倒有好的，也未可定。」就同衆兄弟們，轉進一個小街內來，見有好些店面，也有熱鬧的，也有清淡的，看到一家店內，擺列着幾件古董，壁上掛着名人書畫，與五六口寶劍。岳大爺走進店中，那店主就連忙站起身來拱手道：「衆位相公請坐，可是要賜顧些什麼東西？」岳大爺道：「我們非買別物，若有好劍，乞借一觀。」店主道：「有有有」即忙取下一口劍來，揩抹乾淨，送將過來。岳大爺接在手中，先把劍匣一看，然後把劍抽將出來一看，便道：「此等劍却用不着，若有好的取來看。」店主又取下一把劍來，也不中意，一連看了數口，總是一樣。岳大爺道：「若有好的，可拿出來。」

若沒有，就告辭了，不必費手。」店主心上，好生不悅，便道：「尊駕看了這幾口劍，還是那一樣不好？倒要請教。」岳大爺道：「若是賣與王孫公子富宦之家，希圖好看，怎說得不好，在下們買去，却是要上陣防身，安邦定國的，如何用得？倘果有好的，悉憑尊價便是。」牛舉接口：「憑你要多少銀子，決不少你的；可拿出來看，不要是這等寒抖抖的。」那店主又舉眼將衆弟兄看了一看，便道：「果然要好的，只有一口，却是在舍下；待我叫舍弟出來，引相公們到寒舍去看，何如？」岳大爺道：「到府上有多少路？」店主道：「不多遠，就在前面。」岳大爺道：「既有好劍，便走幾步也不妨。」主人便叫小使：「你進去請二相公出來。」小使答應，進去不多時，裏邊走出一個人來，叫聲：「哥哥，有何吩咐？」店主道：「這幾位相公要買劍，看過好幾口，都不中意，諒來是個識貨的；你可陪衆位到家中去，看那一口看。」那人答應一聲，便向衆人手一拱，說：「列位相公請同步。」岳大爺也說一聲：「請前。」遂別了店主，一同出門行走。岳大爺細看那人時，頭帶一頂晉陽巾，面前是一塊羊脂白玉，身穿一領藍道袍，腳登一雙大紅朱履，手擎湘妃金扇，風流俊雅超然，行來却有二里多路，來到一座莊門，門外一帶，俱是垂楊，低低石牆，兩扇籬門。那人輕輕把門扣了一下，裏邊走出一個小童，把門開了，就請衆位進入草堂，行禮坐下。小童就送出茶來，用過了。岳大爺道：「不敢動問先生尊姓？」那人道：「先請教列位尊

姓大名，貴鄉何處？」岳大爺道：「在下相州湯陰縣人氏，姓岳名飛，字鵬舉。」那人道：「久仰久仰。」岳大爺又道：「這位乃大名府內黃縣湯懷，這位姓張名顯，這位姓王名貴，都是同鄉好友。」牛皋便接口道：「我叫作牛皋，陝西人氏，我自家有嘴的，不須大哥代說。」岳大爺道：「先生休要見怪，我這兄弟，性子雖然暴躁，最好相與的。」那人道：「這也難得。」

岳大爺正要問那人的姓名，那人却已站起身來道：「列位且請坐，待學生去取劍來請教。」一直望內去了。岳大爺抬頭觀看，說道：「此乃好古之家，纔有這古畫掛着。」又看到兩旁對聯，便道：「這個人原來姓周。」湯懷道：「一路同哥哥到此，並未問他姓名，何以知他姓周？」岳大爺道：「你看對聯就明白了。」衆人一齊看道：「並沒有個「周」字在上邊呀！」岳大爺道：「你們只看那上聯是：『柳營春試馬；』下聯是：『虎將夜談兵。』如今不論營伍中，皆貼着此對，却不知此乃是唐朝李晉王贈與周德威的，故此我說他是姓周。」牛皋道：「管他姓周不姓周，等他出來問他，便知道了。」

正說間，只見那人取了一口寶劍走將出來，放在桌上，覆身坐下道：「失陪，有罪了。」岳大爺道：「豈敢請教先生尊姓貴表？」那人道：「在下姓周，賤字三畏。」衆皆喫驚道：「大哥真個是仙人。」

三畏起身道：「請岳兄看劍。」岳大爺就立起身來，接劍在手，左手拿定，右手把劍鋒抽出，纔三四寸，

覺得寒氣逼人，再抽出細看了一看，連忙推進，便道：「周先生請收了進去罷。」三畏道：「岳兄既看了，爲何不還價錢？難道還沒中意麼？」岳大爺道：「周先生此乃府上之寶，價值連城，諒小子安敢妄想，休得取笑！」三畏接劍，仍放在桌上，叫聲：「請坐。」岳大爺道：「不消告辭了罷。」三畏道：「岳兄既識此劍，還要請教那有就行之理。」岳大爺無奈，只得坐下。三畏道：「學生祖上原是世代武職，故遺下此劍，今學生已經三代改習文學，此劍並無甚用。祖父會囑咐子孫道：『若後人有識得此劍出處者，便可將此劍贈之分文，不可取受。』今岳兄既知是寶劍，必須請教，或是此劍之主，亦未可定。」岳大爺道：「小生却疑是此劍，但說來又恐不是，豈不遺笑大方？今先生必要下問，倘若錯了，幸勿見笑。」三畏道：「幸請見教，學生洗耳恭聽。」岳大爺道：「小弟當初曾聽見先師說：『凡劍之利者，水斷蛟龍，陸刺犀象，有龍泉、太阿、白虹、紫電、莫邪、干將、魚腸、巨闕……諸名，俱有出處。此劍出鞘，即有寒氣，侵人乃是春秋之時。』楚王欲霸諸侯，聞得韓國七里山中有個歐陽治善，善能鑄劍，遂命使宣召進朝。這歐陽治善來到朝中，朝見已畢，楚王道：『孤家召你到此，非爲別事，要命你鑄造二劍。』治善道：「不知大王要造何劍？」楚王道：「要造雌雄二劍，俱要能飛起殺人，你可會造麼？」歐陽治善心下一想：「楚王乃強暴之君，若不允他，必不肯饒我。」遂奏道：「劍是會造，恐大王等不得。」楚王道：「

却是爲何？」歐陽治善道：「要造此劍，須得三載工夫，方能成就。」楚王道：「孤家就限你三年便了。」隨賜了金帛彩緞，治善謝恩出朝，回到家中，與妻子說知其事，將金帛留在家中，自去山中鑄劍。却另外又造了一口，共是三口。到了三年，果然造就，回家與妻子說道：「我今前往楚國獻劍，楚王有了此劍，恐我又造與別人，必然要殺我，以斷後患。今我想來，總是一死，不如將雄劍留埋此地，只將那二劍送去，其劍不能飛起，必然殺吾。你若聞知，切莫悲啼，待你腹中之孕，十月滿足，生下女兒，只就罷了。倘若生下男來，你好生撫養他成人，將雄劍交付與他，好叫他代父報讐。我自任陰空護佑。」說罷，分別，來至楚國，楚王聽得治善前來獻劍，遂率領文武大臣，到校場試劍，果然不能飛起，空等了三年。楚王一時大怒，把治善殺了。治善的妻子，在家得知了凶信，果然不敢悲啼，守至十月，產下一子，用心撫養，到了七歲，送在學堂攻書。一日，同那館中學生爭鬧，那學生罵他是「無父之種」。他就哭轉家中，與娘討父，那婦人看見兒子要父，不覺痛哭起來，就與兒子說知前事。無父兒要討劍看，其母只得掘開泥土，取出此劍，無父兒就把劍背着，拜謝了母親養育之恩，要往楚國與父報仇。其母道：「我兒年紀尚小，如何去得？」自家懊悔說得早了，以致如此。遂自縊而死。那無父兒把房屋燒燬，火葬其母，獨自背了此劍，行到七里山下，不認得路途，日夜啼哭。哭到第三日，眼中流出血來，忽見山上走下

一個道人來問道：「你這孩子，爲何眼中流血？」無父兒將要報仇之語，訴說一遍。那道人道：「你這小小年紀，如何報得仇來？那楚王前遭後擁，你怎能近身？不如代你一往，但是要向你取件東西。」無父兒道：「就要我的頭，也是情願的。」道人道：「正要你的頭。」無父兒聽了，便跪下道：「若報得父讎，情愿奉獻。」就對道人拜了幾拜，起來自刎。道人把頭取了，將劍佩了，前往楚國，在午門之外大笑三聲，大哭三聲。軍士報進朝中，楚王差官出來查問。道人說：「笑三聲者，笑世人不識我寶；哭三聲者，哭空負此寶，不遇識者，我乃是送『長生不老丹』的。」軍士回奏楚王，楚王道：「宣他進來。」道人進入朝中，取出孩子頭來。楚王一見，便道：「此乃人頭，何爲『長生不老丹』？」道人說：「可取油鍋兩隻，把頭放下去油滾一刻，此頭愈覺唇紅齒白；煎至二刻，口眼皆動；若煎三刻，拿起來供在桌上，能知滿朝文武姓名，都叫出來；煎到四刻，人頭上長出荷葉，開出花來；五刻工夫，結成蓮房；六刻結成蓮子，喫了一顆，壽可活一百二十歲。」楚王遂命左右取出兩隻油鍋，命道人照他行之果。然六刻工夫，結成蓮子，滿朝文武無不喝采。道人遂請大王來，摘取「長生不老丹」。楚王下殿來取，不防道人拔出劍來，一劍將楚王之頭，砍落於油鍋之內。衆臣見了，來捉道人。道人亦自刎其首於鍋內。衆臣連忙撈起來，三個一樣的光頭，不知那一個是楚王的，只得用繩穿了一齊下棺而葬。古言楚有「三頭」；

「即此之謂。此劍名曰『湛盧』。唐朝薛仁貴曾得之。如今不知何故，落於先生之手。亦未知是此劍否？」

三畏聽了這一席話，不覺欣然笑道：「岳兄果然博古，一些不差。」遂起身，在桌上取劍，雙手遞與岳大爺道：「此劍埋沒數世，今日方遇其主。請岳兄收起，他日定當爲國家之梁棟，也不負我先祖遺言。」岳大爺道：「他人之寶，焉敢擅取？決無此理。」三畏道：「此乃祖命，小弟焉敢違背？」岳大爺再四推辭不肯，只得收了，佩在腰間，拜謝了相贈之德，告辭回去。三畏送出門外，珍重而別。

岳大爺又同衆弟兄，往各處走了一會，又買了三口劍，回至寓中，不覺天色已晚。



●鎗挑小梁王

一夕，岳大爺同衆兄弟買了劍，回至馮中店主人將夜飯送上樓來，岳大爺道：「主人家！我等三年一望，明日是十五了，要進場去的，可早些預備飯來，與我們喫。」店主人道：「相公們放心，我們這裏有許多相公，總是明早要進場的，今夜我們家裏，一夜不睡的。」岳大爺道：「只要早些就是了，弟兄們喫了夜飯，一同安寢。」

到了四更時分，主人上樓，相請梳洗。衆弟兄即起身來梳洗，喫飯已畢，各各端正披掛，但見湯懷白袍銀甲，插箭彎弓；張顯綠袍金甲，掛劍懸鞭。王貴紅袍金甲，渾如一團火炭，牛皋鐵盔鐵甲，好似一朵烏雲；祇有岳大爺，還是考試舉時的舊破戰袍，看他兄弟五個，袍甲索瑯瑯的響，一同下樓來，到店門外，各人上馬。祇見店主人在牛羣馬後，摸摸索索了一會，又一個走堂的小二，拿着一盞燈籠，高高的擎起送考，衆人正待起身，祇見又一個小二，左手托個糖果盒，右手提着一大壺酒，主人便叫：「各位相公，請喫上馬杯，好搶個狀元回去。」每人喫了三大杯，然後一齊拍馬往校場而來，到得校場門首，那拿燈籠的店小二，自回店去。

衆弟兄一齊進校場，祇見各省舉子，先來的，後到的人山人海，擁擠不開。岳大爺道：「此處人多，

不如到略靜的地方去站站。」就走過演武廳後首，站了多時。牛皋想起出門的時候，看見店主人在我馬拴掛什麼東西，待我一看，就望馬後邊一看，祇見鞍後掛着一個口袋，就伸手向袋內一摸，却是數十個饅頭，許多牛肉在內。——這是店主人的規例，凡是考時，恐他們來得早，等得飢餓，特送他們作點心的。——牛皋道：「妙呵！停一會比武，那有工夫喫？不若此時喫了，省得這馬累墜。」就取將出來，都喫個乾淨。

不意停了一會，王貴道：「牛兄弟，我們肚中有些飢了；主人家送我們喫的點心，拿出來大家喫些。」牛皋道：「你沒有的麼？」王貴道：「一總掛在你馬後。」牛皋道：「這又悔氣了！我祇道你們大家都有，故此纔把這些點心牛肉很命的多喫完了，把個肚皮撐得飽脹不過；那裏曉得你們是沒有的。」王貴道：「你倒喫飽了，怎叫別人在此挨餓？」牛皋道：「如今喫已喫完了，這怎麼處？」岳大爺聽見了，覺道不雅相：「牛兄弟，你不該是這等，就是喫東西，無論別人有沒有，也該問一聲。竟自喫完了，這個如何使得？」牛皋道：「知道了，下次若有東西，大家同喫便了。」

正在閒爭間，忽聽得有人叫道：「岳相公在那裏？」牛皋聽得，便喊道：「在這裏。」岳大爺道：「你又在此招事攪非了。」牛皋道：「有人在那裏叫你，便答應他一聲，有甚大事？」說不了，祇見一個

軍士在前，後邊兩個人擡了食籠，尋來說道：「岳相公如何站在這裏？叫小人尋得好苦。小人是衛守衙門裏來的，奉大老爺之命，特送酒飯來，與相公們充飢。」衆人一齊下馬來謝，就來喫酒飯。牛皋道：「如今讓你們喫，我自不喫了。」王貴道：「諒你也喫不下了。」

衆人用完酒飯，軍士與從人收拾了食籠，擡回去了。看看天色漸明，那九省四郡的好漢，俱已到齊。只見張邦昌、王錫、張俊、三位主考，一齊進了校場，到演武廳坐下。不多時，宗澤也到了。上了演武廳，與三人行禮畢，坐着用過了茶。張邦昌開言道：「宗大人的貴門生，竟請填上了榜罷！」宗澤道：「那有什麼貴門生？張大人這等說。」邦昌道：「湯陰縣有岳飛，豈不是貴門生麼？」——列位要曉得，大凡人作了點私事，就是被窩裏的事，也瞞不過。何況那日衆弟兄在留守衙門前，豈無人曉得？況且留守帥爺擡了許多酒席，送到招商店中，怎麼瞞得衆人耳目？象之這三位主考，受了柴王禮物，豈不留心？——張邦昌說出了岳飛兩字，倒弄得宗澤臉紅心跳，半晌沒個道理回覆這句話來，便道：「此乃國家大典，豈容你私自檢擇？如今必須對神立誓，表明心跡，方可考試。」即叫左右：「過來，與我擺列香案。」立起身來，拜了天地，再跪下，禱告過往神靈：「信官宗澤，浙江金華府義烏縣人氏，蒙聖恩考試武生，自當誠心秉公，拔取賢才，爲朝廷出力。若存一點欺君賣法，誤國求財之念，必死於刀箭之

下。

誓畢起來，就請張邦昌過來立誓。邦昌暗想：「這個老頭兒好混帳！如何立起誓來？到此地位，怕你推託。」沒奈何也只得跪下道：「信官張邦昌，乃湖廣黃州人氏，蒙聖恩同考武試，若有欺君賣法，受賄遺賢，今生就在外國爲豬，死於刀下。」你道這個誓，也從來沒有聽見過的，是他心裏想出來；我這樣大官，怎能得到外國？就到番邦，如何變豬？豈不是個牙疼呢？自以爲得計。宗澤是個誠實君子，只要辨明自己的心跡，也不來管他立誓輕重。

王鐸見邦昌立誓，亦來跪下道：「信官王鐸，與邦昌是同鄉人氏；若有欺心，他既爲豬，弟子卽變爲羊，一同死。」發誓畢，起來心中也在暗想：「你會奸，我也會刁，難道就學你不來？」暗暗笑個不住。誰知這張俊在旁看得清，聽得明，暗想：「這兩個人立得好巧誓，叫我怎麼好？」也只得跪下道：「信官張俊，乃南直隸順州人氏；如有欺君之心，當死於萬人之口。」列位看官，你道這個立誓，奇也不奇？這變豬變羊，原是口頭言語；不過在今生來世，外國番邦上，弄舌頭，那一個人，怎麼死於萬人之口？却不道後來岳武穆王稟頂裝封時候，竟應了此誓，不是一件奇事麼！

這四位主考，立誓已畢，仍到演武廳上一拱而坐。宗爺心裏暗想：「他三人主意已定，這狀元必

然要中柴王，不如傳他上來，先考。」便叫旗牌：「傳那南甯州的舉子柴桂上來。」旗牌答應一聲：「呀！」就走下來，大叫一聲：「得大老爺有令，傳南甯州舉子柴桂上廳來聽令。」那柴王答應一聲，隨走上演武廳來，向上作了一揖，站在一邊聽令。宗爺道：「你就是柴桂麼？」柴王道：「是。」宗爺道：「你既來考試，爲何參見不跪，如此作大麼？自古道：『作此官，行此禮。』你若不考，原是一家藩王，自然請你上坐；今既來考試，就降作了舉子了；那有舉子見了主考不跪之理？你好端端一個王位不要做，不知聽信那一個奸臣的言語，反自棄大就小，來奪狀元，有什麼好處？況且今日天下英雄，俱齊集於此，內中豈無高強手段，倍勝於你？怎能穩穩把狀元到乎？你不如休了此心，仍回本郡，完全名節，豈不爲美？快去想來！」柴王被宗爺一頓發作，無可奈何，只得低頭跪下，開口不得。

看官：你們可曉得柴王爲着何事，現放着一人之下，萬人之上的王位不做，反來奪取狀元，受此羞辱麼？只因柴王來朝賀天子，在太行山經過，那山上有一位大王，使一口「金背砍山刀」，「江河上

都稱他爲金刀大王。此人姓名王名善，有萬夫不當之勇；手下有勇將馬保，何六，何仁……等，左右軍師鄧武，田奇……，足智多謀，聚集着嘆囉，有五萬餘人，霸佔着太行山，打家劫舍，官兵不敢奈何他；他久欲謀奪宋室江山，却少個內應。那日打聽得柴王入朝，卽與軍師商議：定下計策，紮營在山下；等那柴

王經過，被噍囉截住，邀請上山。到帳中坐定，獻茶已過，田奇道：「昔日南唐時，雖然衰壞，天下安甯；被趙匡胤設謀，詐言陳橋兵變，篡了帝位，把天下謀去，直到如今。主公反只得一個掛名藩王空位，受他管轄，臣等心上實不甘服。臣等現今兵精糧足，大王何不進京結納奸臣，趁着今歲開科，謀奪了武狀元到手，把這三百六十個同年進士交結，收爲心腹內應。那時寫書知會山寨，臣等即刻發兵前來，幫助主公恢復了舊日江山，豈不爲美？」

這一席話，原是王善與軍師定下的計策；借那柴王作個內應，奪了宋朝天下，怕不是王善的那知這柴王被他所惑，十分大悅，便道：「難得卿家有此忠心，孤家進京，即時幹辦此事；若得成功，願與卿等富貴共之。」王善當時擺設筵宴款待，飲了一會，就送柴王下山；一路進京，就去結識這幾位主考。這三個奸臣，受了賄賂，要將武狀元賣與柴王；那知道這宗爺，是赤心爲國的，明知道三位受賄，故將柴王數說幾句，柴王一時回答不來。

那張邦昌看見，急得好生焦躁：「也能待我也叫他的門生上來，爲他一場，好出氣。」便叫：「旗牌過來。」旗牌答應上來道：「大老爺有何吩咐？」張邦昌道：「你去傳那湯陰縣的舉子岳飛上來。」旗牌答應了一聲，就走將下來，叫一聲：「湯陰縣岳飛上廳聽令。」岳飛聽見，連忙答應上廳；看見

柴王跪在宗爺面前，他就跪在張邦昌面前叩頭。邦昌道：「你就是岳飛麼？」岳飛應聲道：「是。」邦昌道：「看你這般人不出衆，貌不驚人，有何本事，要想作狀元麼？」岳飛道：「小人怎敢妄想狀元，但今科場中有幾千舉子，多來考試，那一個不想做狀元？其實狀元只有一個，那千餘人，那能個個狀元到手？武舉也不過隨例應試，怎敢妄想？」張邦昌本待要罵他一頓，不道被岳大爺回出這幾句話來，怎麼罵得出口？便道：「也能先考你二人的本事如何？再考別人，且問你用的是什麼兵器？」岳大爺道：「是槍。」邦昌又問柴王：「用何兵器？」柴王說：「是刀。」邦昌就命岳飛做槍論，柴王做刀論。二人領命下來，就在演武廳兩旁擺列桌子紙筆，各去作論。若論柴桂才學，原是最好的，因被宗澤發作了一場，氣得昏頭搭腦，下筆寫了一個「刀」字，不覺出了頭，竟像了個「力」字，自覺心中着急，只得插上幾筆，弄得刀不成刀，力不成力，只好塗去另寫幾行。不期岳爺早已上來交卷，柴王諒來不妥當，也只得上來交卷。邦昌先將柴王的卷子一看，就籠在袖裏，再看岳飛的文字，喫驚道：「此人之文才，比我還好，怪不得宗老頭兒愛他。」乃故意喝道：「這樣文字，也來搶狀元！」把卷子望下一擲，喝一聲：「舉出去！」左右呼的一聲，擁將上來，正待動手。宗爺呼喚一聲：「不許動手，且住着！」左右人役見宗大老爺呼喚，誰敢違令，便一齊站住。宗老爺吩咐：「把岳飛的卷子取上來我看。」左右又怕張

太師發作，面面相覷，多不敢去拾。岳大爺只得自己取了卷子，呈上宗爺。宗爺接來放於桌上，展開細看，果然是「言言比金石，字字賽珠璣」。暗想：「這奸賊如此輕才重利，也把卷子籠在袖裏，便道：

『岳飛你這樣才能，怎能取得功名到手？你豈不曉得蘇秦獻的萬言書，溫庭筠代作的南華賦麼？』

——你道這兩句，是什麼出典？只因當初蘇秦到秦邦上那萬言策，秦相商鞅，忘他才高，恐他後來奪他的權柄，乃不中蘇秦，只中張儀。這溫庭筠是晉國丞相桓文的故事。晉王宣桓文進御花園賞南花

——那南花，就是鐵梗海棠也。——當時晉王命桓文作南花賦，桓文奏道：『容臣明日早朝獻上。』

晉王准奏，辭朝回來，那裏作得出，却央家中代筆先生溫庭筠代作了一篇。桓文看了，大嘆一驚，暗想：

『若是晉王知道他有此才華，必然重用，豈不奪我權柄？』即將溫庭筠藥死，將南花賦抄寫獻上。——

這都是妬賢嫉能的故事。張邦昌聽了，明知是罵他妬賢嫉能，却又自家有些心虛，發不出話來。——

——真個是「敢怒而不敢言」——便道：『岳飛且不要說你的文字不好，今問你，敢與柴王比箭麼？』

岳大爺道：『老爺有令，誰敢不遵？』宗爺心中暗喜，若說比箭，此賊就上了當了，便叫：『左右，把箭

梁擺列在一百數十步之外。』柴王看見靶子甚遠，就向張邦昌稟道：『柴桂弓軟，先讓岳飛射罷。』

邦昌遂叫岳飛下階去先射，又暗暗的叫親隨人去將靶子移到二百四十步，令岳飛不敢射，就好將

他趕出去了，誰知道岳大爺却不慌不忙，立定了身，當天下英雄之面，開弓搭箭，真個是「弓開如滿月，箭發似流星」，颯颯的一連射了九枝，祇見那搖旗的，搖一個不住，搥鼓的，搥得個手酸，方纔射完了，那監箭官，將九枝箭，連那射透的箭靶，一齊捧上廳來，跪着張邦昌是個近視眼，看那九枝箭，并那靶子，一總擺在地下，不知是什麼東西，只聽得那官兒稟道：「這舉子箭法出衆，九枝箭俱從一孔而出。」邦昌等不等他說完，就大喝一聲：「胡說！還不快擊下去！」

那柴王自想：箭是比他不過了，不若與他比武，以便將言語打動他，令他詐輸，讓這狀元與我，若不依從，趁勢把他砍死，不怕他要我償命，算計已定，就稟道：「岳飛之箭，皆中，倘然柴桂也中了，何以分別高下？不若與他比武罷。」邦昌聽了，就命岳飛與柴王比武。

柴王聽了，隨即下廳來，整鞍上馬，手提着一柄「金背大砍刀」，拍馬先往教場中間站定，使開一個門戶，叫聲：「岳飛快上來，看孤家的刀罷！」這岳大爺雖然武藝高強，怕他是個王子，怎好交手，不免心裏有些躊躇，勉強上了馬，倒提着槍，慢騰騰的懶得上前，那教場中來考的看的，有千千萬萬，見岳飛這般光景，俱道：「這個舉子，那裏是梁王的對手？一定要輸的了！」就是宗爺，也只道他是臨場膽怯，是個沒用的，枉費了我一番心血。

柴王見岳飛來到面前，便輕輕的道：「岳飛，孤家有一句話與你講：你若肯詐敗下去，成就了孤家的大事，就重重的賞你；若不依從，恐你性命難保。」岳大爺道：「千歲吩咐，本該從命；但今日在此考的，不獨岳飛一人，你看天下英雄，聚集不少，那一個不是十載寒窗，苦心習學，只望到此取個功名，榮宗耀祖。今千歲乃是堂堂一國藩王，富貴已極；何苦要佔奪一個武狀元，反丟却藩王之貴，與這些寒士爭名？豈不上負舉主求賢之意，下屈英雄報國之心？竊爲千歲不取，請自三思。不如還讓這些窮舉子考罷。」柴王聽了大怒道：「好狗頭！孤家好意勸你，你若順了孤家，豈愁富貴？反是這等胡言亂語，不中抬舉的狗才看刀罷！」

說罷，噹的一刀，望岳大爺頂門上砍來；岳大爺把槍望左首一隔，架開了刀，柴王又一刀攔腰砍來，岳大爺將槍桿橫倒，望右邊架住。——這原是「鷄子大翻身」的家數，但是不會使金——惱得柴王心頭火起，舉起刀來，噹，噹，噹，一連六七刀；岳大爺使個解數，叫作「童子抱心勢」。東來東架，西來西架，那裏會被他砍着？柴王收刀回馬，轉演武廳來；岳大爺亦隨後跟來，看他怎麼。

只見柴王下馬上廳來，裏張邦昌道：「岳飛武藝平常，怎能上陣交鋒？」邦昌道：「我亦見他武藝不及千歲。」宗爺見岳飛跪在柴王後頭，便喚上前來道：「你這樣武藝，怎麼也想來爭功名？」岳

飛稟道：『武舉非是武藝不精；只爲與柴王有尊卑之分，不敢交手。』宗爺道：『既如此說，你就不該來考了。』岳大爺道：『三年一舉，怎肯不考？但是往常考試，不過跑馬，射箭舞劍，使刀，以品優劣；如今與柴王刀槍相向，走馬交鋒，豈無失誤？他是藩王尊位，倘然把武舉傷了，武舉白送了性命；設或武舉偶然失手，傷了柴王，柴王怎肯干休？不但武舉性命難保，還要拖累別人。如今祇要求各位大老爺作主，令柴王與武舉各立下一張生死文書；不論那個失手，傷了性命，大家不要償命，武舉纔敢交手。』宗爺道：『這話也說得是。自古道：「壯士臨陣，不死也要帶傷。」那裏保得定柴桂你願不願嗎？』柴王尚在躊躇，張邦昌便道：『岳飛好一張利嘴！看你有甚本事，說得這等決絕？千歲可就同他立下生死文書，倘他傷了命，好叫衆舉子心服，免得別有話說。』柴王無奈，只得各人把文書寫定；大家畫了花押，呈上四位主考，各用了印。柴王的交與岳飛，岳飛的交與柴王；柴王就把文書交與張邦昌，張邦昌接來收好。岳大爺看見，也將文書來交與宗爺。宗爺道：『這是你自家的性命交關，自然自家收着，與我何涉，却來交與我收？還不下去。』岳大爺連聲道：『是！是！是！』

兩個一齊下廳來，岳大爺跨上馬，叫聲：『千歲，你的文書交與張太師了；我的文書，宗老爺却不肯收，且等我去交在一個朋友處了，就來。』一面說，一面去尋着了衆弟兄們，便叫聲：『湯兄弟，倘若

停一會，梁王輸了，你可與牛兄弟守住你的帳房門首，恐他們有人出來打攪盤，好照應照應。」又向張顯道：「賢弟，你看帳房後邊，盡是他的家將，倘若動手幫助，你可在那裏攔擋些。」王賢弟，你可整頓兵器，在教場門首等候我，若是被柴桂砍死了，你可收拾我的屍首，若是敗下來，你便把教場門砍開，等我好逃命。這一張生死文書，與我好生收着，若然失去，我命休矣！」吩咐已畢，轉身來到教場中間。那時節，這些來考的衆舉子，并那看的人，真個人千人萬，挨扶擠擠，四面如打着圍牆一般站着，要看他二人比武藝。

且說那梁王與岳飛立了生死文書，心裏就有些慌張了，卽忙回到帳房之中，列位看官，又不是出征上陣，只不過考試，爲什麼有起帳房來呢？一則，他是一家藩王，比衆不同；二來，已經買服奸臣，縱容他胡爲，不去管他；三來，他是心懷不善，埋伏家將虞候在內，以備防護。故此搭下這三座大帳房，自己與門客在中間，兩旁是家將虞候，并那些親隨諸色人等。這梁王來到中間帳房坐定，喚集家將虞候人等，齊集面前，便道：「本藩今日來此考試，穩穩要奪個狀元，不期偏偏的遇着這個岳飛，要與本藩比試，立了生死文書，不是我傷他，就是他傷我，你們有何主見，贏得他？」衆家將道：「這岳飛有幾個頭，敢傷千歲？他若差不多些就罷，若是特強，我們衆人一擁而出，把他亂刀砍死，朝中自有張太師」

等作主，怕他怎的？

梁王聽了大喜，重新整理好了，披挂上馬；來到教場中間，却好岳大爺纔到。梁王撩起頭來，看那岳飛雄糾糾，氣昂昂，不比前番膽怯光景，心中着實些膽怯，叫聲：「岳舉子，依着孤家好，你若肯把狀元讓與我，少不得榜眼探花，也有你的分，日後自然還有好處與你，今日何苦要與孤家作對呢？」岳大爺道：「王爺聽稟舉子十載寒窗，所爲何事？自古說：『學成文武藝，原是要賣與帝王家。』但願千歲勝了舉子，舉子心悅誠服，若以威勢相逼，不要說是舉子一人，天下還有許多舉子在此，都是不肯的。」梁王聽了大怒，提起金刀，照岳大爺頂梁上，就是一刀；岳大爺把「滌泉槍」略噙一架，那梁王振得兩臂酸麻，叫聲：「不好！」心慌意亂，再一刀砍來；岳大爺又把槍輕輕一舉，將梁王的刀，舉過一邊。梁王見岳飛不還手，只認他是不敢還手，就膽大了，使開金背刀，就上三下四，左五右六，領岳大爺頂梁頸膊上，只顧砍來。岳大爺左讓他砍，右讓他砍，砍得岳大爺性起，叫聲：「柴桂！你好不知分量，差不多，全你一個體面，早些去罷了，不要倒了眉呀！」梁王聽見叫他名字，怒發如雷，罵聲：「岳飛好狗頭！本藩擡舉你，稱你一聲舉子，你攬敢冒犯本藩的名諱麼？不要走，喫我一刀！」提起金背刀，照着岳大爺頂梁上，呼的一聲砍將下來；這岳大爺不慌不忙，舉槍一架，梟開了刀，要的一槍，望梁王心窩

真刺來。梁王見來得利害，把身子一偏，正中肋甲。岳大爺把槍一起，把個梁王頭望下，脚朝天挑於馬下。復一槍，結果了性命。只聽得合教場中衆舉子并那些看的人，齊齊的喝一聲彩，急壞了左右巡場官。那些護衛兵丁、軍夜班……等，俱嚇得面面相覷。巡場官當下吩咐衆護兵：『看守了岳飛，不要被他走了。』那岳大爺神色不變，下了馬，把槍插在地上，就把馬拴在槍桿之上，等令。

只見那巡場官飛奔報上演武廳來道：『衆位大老爺在上，柴王被岳飛挑死了，請令定奪。』宗爺聽了，面色雖然不改，心裏却有些驚慌。張邦昌聽了，大驚失色，喝道：『快與我把這廝綁起來。』兩旁刀斧手答應一聲：『得令。』飛奔的下來，將岳大爺捆綁定了，推到將臺邊來。那時柴王手下這些家將，各執兵器，搶出帳房來，想要與柴王報讐。湯懷在馬上，把個銀槍一擺，牛皋也舞起雙鎗，齊聲大叫道：『岳飛挑死梁王，自有公論。爾等若是恃強，我門天下英雄，是要打抱不平的。』那些家將，看見風色不好，回頭打探帳後人的消息，纔得出來，早被張顯把鉤連槍，將一座帳房，抽去了半邊。大聲喝道：『你們誰敢擅自動手，休要惹我們衆好漢動起手來。頃刻間，叫你們性命休想留了半個。』當時這些看的人，有笑的，有高聲附和的，嚇得這些處候人等，怎敢上前。況且看見刀斧手，已將岳飛綁上去了，諒來太師焉肯放他，只得齊齊的立定，不敢出頭。

只有牛舉看見綁了岳大哥，急得上天無路，正在驚慌，忽聽得張邦昌傳令：「將岳飛斬首，號令左右方纔答應，早有宗大老爺喝一聲：『住着！』急忙出位來，一手扯了張邦昌的手，一手攙住王鐸的手，說道：『這岳飛是殺不得的，兩人已立下生死文書，各不償命，你我俱有印信落在他處，若殺了他，恐這些舉子不服，你我俱有性命之憂。此事必須奏明皇上，請旨定奪，纔是。』邦昌道：『岳飛乃是一介武生，敢將藩王挑死，乃是個無父無君之人，古言『亂臣賊子，人人得而誅之』，何必再爲啟奏？』喝叫：『刀斧手，快去斬訖報來！』左右纔應得一聲：『得令！』

得令兩字，尙未說完，底下牛舉早已聽見，大喊道：『呸！天下多少英雄來考，那一個不想功名？今岳飛武藝高強，挑死梁王，不能夠做狀元，反要將他斬首，我等實是不服，不如先殺了這試官，再去與皇帝老子算帳罷！』便把雙劍一擡，望那大纛旗桿上噹的一聲，兩條劍一齊下，不打緊，把個旗桿打折，哄嚇一聲響，倒將下來，再是衆武舉齊聲喊叫：『我們三年一望，前來應試，誰人不望功名？今梁王倚勢要強佔狀元，屈害賢才，我們反了罷！』這一聲喊，趁着大旗又倒下，猶如天崩地裂一般，宗爺將兩手一放，叫聲：『老太師，可聽見麼？如今悉聽老太師去殺他罷了！』

張邦昌與那王鐸、張俊三人，看見衆舉子這般光景，慌得手足無措，一齊扯住了宗爺的衣服，道：

「老元我，你我四人，乃是同船合命的，怎說出這般話來，還仗老元我調處安頓，方好。」宗爺道：「且叫旗牌傳令：『叫衆武舉休得囉哩，有犯國法，且聽本帥處置。』」旗牌得令，走至滴水簷前，高聲大叫道：「衆武舉聽着，宗大爺有令，叫你們休得囉哩，有犯國法，靜聽大老爺裁處。」底下衆人聽得宗大老爺有令，齊齊的擁滿了一階，竟有好些直擠到演武廳上來，七張八嘴的。

當下張邦昌便對着宗爺道：「此事還請教老元我如何發放呢？」宗爺道：「你看人情洵洵，衆心不服，奏聞一事，也來不及；不如先將岳飛放了，先解了眼前之危，再作道理。」三人齊聲道：「老元我所見不差。」吩咐：「把岳飛放了綁。」左右答應一聲：「得令。」忙忙的將岳大爺放了。岳大爺得了性命，也不上廳去叩謝，竟去取了兵器，跳上了馬，往外飛跑。牛鼻引了衆弟兄隨後趕上，王貴在外邊看見，忙將校場門砍開，五個弟兄一同逃出；這些來考的衆武舉，見了這個光景，諒來考不成了，大家一閃而散。這裏衆家將，且把梁王屍首收拾盛殮，然後衆主考一齊進朝啟奏。

岳大爺弟兄五箇逃出了校場門，一齊來到留守府衙門前，一齊下馬，望着轅門大哭一場，拜了四拜起來。對那把門巡捕官說道：「煩老爺多多拜上大老爺，說：『我岳飛……等今生不能補報，待轉世來效犬馬之力罷。』」說完，就上馬回到寓所，收拾了行李，揹在馬上，與主人算清了帳，作別出

門，上馬回鄉。

且說衆官見武生已散，盼柴王的家將，收拾屍首，然後一同來到午門。早有張邦昌奏道：「今科武場，被宗澤門生岳飛，挑死了梁王，以致武生俱各散去。」一肩兒多卸在宗澤身上；幸虧宗澤是兩朝大臣，朝廷雖然不悅，不好定罪，只將宗澤削職閒居，各官謝恩退出。宗澤回至衙中，早有把門巡捕跪下稟道：「方纔有岳飛等五人，到轅門哭拜說：『只好來生補報大老爺的洪恩。』」特着小官稟上。宗澤聽了，歎氣不絕道：「可惜！可惜！」盼家將：「快到裏邊，擡了我的卷箱出來，同我前去追趕。」家將道：「他們已經去遠了，大老爺何故要趕他？」宗澤道：「爾等那裏曉得！昔日蕭何月下追賢，成就了漢家四百年天下；今岳飛之才，勝於韓信。況國家用人之際，豈可失此棟梁？故要趕上他，盼附他幾句話。」當時家將忙去把卷箱擡出來，宗澤又取些銀兩，帶領着衆從人，一路趕來。

那岳大爺出了城門，加鞭拍馬，急急而行。牛皋道：「到了此處，還怕他怎的？要如此忙忙急急的走。」岳爺道：「兄弟，你有所不知：方纔那奸臣寇背輕放了我，只因恩師作主，衆人喧嚷，恐有不測，將我放了；我們若不急走，倘那奸賊，又生出別端來，再有意外之虞，豈不悔之晚矣？」衆人齊聲道：「大哥說得不差，我們快走的是。」一路說，一路行，不多時，早已金烏西墜，玉兔東升。

衆人乘着月色，離城將有二十餘里，還近忽聽得後面馬嘶人喊，岳大爺道：「何如？後面必是柴王的家將們，追將來了。」王貴道：「哥哥，我們不要行，等他來，索性叫他做個斷根絕命罷。」牛皋道：「衆哥哥們不要慌，我們都轉去，殺進城去，先把奸臣殺了，奪了汴京，岳大哥就做了皇帝，我們四個都做了大將軍，豈不是好？還要受他們什麼烏氣？還要考什麼武狀元？」岳大爺喝道：「胡說了，你還敢是瘋了麼？快閉了嘴！」牛皋硬着嘴道：「就不開口，等他們兵馬趕來時，手也不要動，伸長了頸脖子，等他砍了就是！」湯滾道：「牛兄弟，你忙做什麼？我們且勒住了馬，停一停，不要走；看他們來時，文來文對，武來武對，終不然，難道怕了他麼？」

正說間，只見一騎馬如飛般跑來，大叫道：「岳相公慢行，宗大老爺來了！」岳大爺道：「原來是愚師趕來，不知何故？」不多時，只見宗爺引了從人趕來，衆兄弟連忙下馬，迎上馬前，跪拜於地。宗爺連忙下馬，雙手扶起。岳爺道：「門生等蒙愚師救命之恩，未能報答，今因逃命心急，故此不及面辭。不知愚師趕來有何吩咐？」宗爺道：「因為你們之事，被張邦昌等劾奏一本，降下聖旨，將老夫削職開居，因此特來一會。」衆人聽了，再三請罪，甚覺不安。宗爺道：「賢契們不必介懷，只恐朝廷放我不下；若能休致，老夫倒得個安閒自然。」遂問家將：「此處可有什麼所在，借他一宿？」家將稟道：「前去

步下半里，乃是諫議李大老爺的花園，可以借坐得。」宗爺聽說，便同衆人上馬前行。

不多路，已到花園，園公出來跪接，宗大老爺同小弟兄等一齊下馬，進入園中，到此廳坐下，就問園公道：「我們都是空腹，此地可有所在備辦酒席麼？」園公道：「此去一里多路，就是昭豐鎮——有名的大市鎮——隨你要買什麼東西，也有廚司替人整備。」宗爺就命親隨帶了銀兩，速到鎮上去購辦酒肴，就帶個廚司來整備，一面叫人轎過卷箱來，交與岳飛說道：「老夫無甚物件，只有一副盔甲衣袍，贈與賢契，以表老夫薄意。」岳大爺正少的是盔甲，不覺大喜，叩頭謝了。宗爺又道：「賢契們，目下雖是功名不遂，日後自有騰達，不可以一跌就灰了心。倘若奸臣敗露，老夫必當申奏朝廷，力保賢契們重用。那時如魚得水，自然日近天顏，如今取不得個忠字，且回家去侍奉父母，盡個孝字。文章武藝，亦須時時講論，不可因不過便荒疏了，誤了終身大事！」衆弟兄齊聲應道：「大老爺這般教訓，門生等敢不努力。」說未了，酒筵已備就送來，擺了六席，衆人告過坐，一齊坐定，自有從人伏侍斟酒，共談時事，并講論些兵法。

却說王貴、牛皋，於坐在下席；他自五鼓喫了飯，在校場守了這一日，直到此處，肚中正在饑餓，見了這些酒肴，也不聽他們談天說地，好似渴龍見水，如狼似虎的喫個精光，方纔住手，不道那廚司因

晚了，手脚忙亂，菜蔬內多攪了些鹽。這兩個喫得嘴鹹了，只管討茶喫；那茶夫叫道：「夥計！你看不出上邊幾席上，斯斯文文的；這兩席上的二位，粗粗蠢蠢，不是個喫細茶的人。你只管把小杯熱茶送去，不討好；你且把那大碗的冷茶送上去，包管合式。」那人聽了，真個把一大碗冷茶送將上去。王貴好不快活，一連喫了五六碗，說道：「好爽快！」方纔住了手，重新再飲，說說笑笑，不覺天色黎明；岳大爺等拜別了宗爺，宗爺又叫從人：「有那騎來的牲口，讓一匹與岳大爺，駝了卷箱。」岳大爺又謝了，辭別上路而行。這裏宗爺亦帶領從人回城。



● 李駝岡

話說這太行山，金刀王善，差人打聽梁王被岳飛挑死，聖旨將宗澤削職歸農，停止武舉，遂傳集了諸將軍師，並一衆嘍囉，使開言道：『目今奸臣當道，軍士離心，柴王雖然死了，却幸宗澤削職，朝中別無能人，孤家意欲趁此興兵入汴，取奪宋室江山，卿等以為何如？』當下軍師田奇便道：『當今皇帝，以大興土木，萬民愁怨，舍賢用奸，文武不和，趁此時守防懈怠，正好興兵，不要錯過了。』王善大喜，當時就點馬保為先鋒，偏將何六，何七等，帶領人馬三萬，扮做官兵模樣，分作三隊，先期起行，自同田奇等，率領大兵隨後，一路往汴京進發，並無攔阻，看看來到南薰門外，離城五十里，放礮安營，這裏守城將士聞報，好不慌張，忙把各城門緊閉，添兵守護，一面入朝啓奏。徽宗忙登金鑾大殿，宣集衆公卿，降旨道：『今有太行山強寇，興兵犯關，卿等何人領兵退賊？』當下衆臣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並無一人答應，朝廷大怒，便向張邦昌道：『古言：「養軍千日，用在一朝。」卿等受國家培養有年，今當賊寇臨城，並無一人建策退兵，不辜負國家數百年養士之恩麼？』語聲未絕，只見班部中，閃出一位諫議大夫，出班奏道：『臣李綱啓奏陛下：王善兵強將勇，久著異心，只因畏懼宗澤，故爾不敢猖獗，今若要退賊軍，須得復召宗澤領兵，方保無虞。』準上准奏，傳旨就命李綱宣召宗澤入朝，領兵剿賊。

李綱領旨退朝，就到宗澤府中來，早有公子宗方出來迎接。李綱道：「令尊翁在於何處，不來接旨？」公子道：「家父臥病在牀，不能接旨，罪該萬死！」李綱道：「令尊不知害的什麼病？如今却在何處？」公子道：「自從闖了武場，喫了驚恐，回來染了怔忡之證。如今臥在書房中。」李綱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且將這聖旨供在中堂，煩引老夫到書房，去看看令尊如何？」公子道：「只是勞動老伯不常。」李綱道：「好說。」當時公子宗方便引了李綱來到書房門首，只聽得裏邊銜聲如雷。李綱道：「幸是我來，若是別人來，又道是欺君了。」公子道：「實是真病，並非假詐。」說未了，只聽見宗澤叫道：「奸賊呀！」翻身復醒。李綱道：「令尊既是真病，待我覆了旨，再來。」說罷，抽身出來，公子送出大門。

李綱回至朝中俯伏奏道：「宗澤有病，不能領旨。」徽宗道：「宗澤害何病證，可即着太醫院前去醫治？」李綱奏道：「宗澤之病，因前日闖了武場，受了驚恐，削了官職，憤恨填胸，得了怔忡之證，恐藥石一時不能療治。臣見他夢中大罵奸臣，此乃他的心病，必須心藥醫之。若萬歲降旨，將奸臣拏下，則宗澤之病，不藥自愈矣。」徽宗便問：「誰是奸臣？」李綱方欲啟奏，只見張邦昌俯伏金階先奏道：「兵部尙書王鐸，乃是奸臣。」朝廷准奏，即傳旨將王鐸拏下，交與刑部監禁，看官你道，張邦昌爲甚反奏王鐸，將他拏下，要曉得奸臣是要有才情的方做得，他恐李綱奏出他三個，一連拏下，便難挽回。

了。如他先奏，把王鐸擊下，放在天牢內，尋個機會，就可救他出來的。李綱想道：『這個奸賊，却也知竅也罷，諒他也改悔前非了。』遂辭駕出朝，再往宗澤府中來。這裏宗澤見李綱覆命，慌忙差人打聽動靜。早已報知朝廷，將王鐸擊下天牢。今李綱復來宣召，只得出來接旨，到大廳上。李綱將張邦昌先奏擊下王鐸之事，一一說知。宗澤道：『只是太便宜了這奸賊。』兩人遂一同出了府門，入朝見駕。朝廷即復了宗澤原職，領兵出城退賊。張邦昌奏道：『王善鳥合之衆，陛下只消發兵五千與宗澤前去，便可成功。』朝廷准奏，命兵部發兵五千與宗澤，速去退賊。宗澤再要奏時，朝廷已捲簾退朝進宮去了。只得退出朝門，向李綱道：『打虎不着，反被虎傷。』如何是好？李綱道：『如今事已至此，老元戎且請先領兵前去，待我明日再奏聖上，添兵接應便了。』當時二人辭別，各自回府。

到了次日，宗爺到校場中，點齊人馬，帶領公子宗方一同出城，來到牟院岡。望見賊兵約有四五萬，因想：我兵只有五千，怎能敵得他過？便傳令將兵馬齊上牟院岡上紮營。公子宗方稟道：『賊兵衆多，我兵甚少，今爺爺傳令於岡上安營，倘賊兵將岡圍困，如何解救？』宗澤拭淚道：『我兒，爲父的豈不知天時地利？余我被奸臣加害，料想五千人馬，怎能殺退這四五萬疋驢？如今紮營於此，我兒好生固守，待爲父的單槍獨馬，殺入賊營，若得徵倖殺敗賊兵，我兒即率兵下岡助陣，倘爲父的不能取勝，』

死於陣內，以報國恩，我兒可即領兵回城，保你母親家眷回歸故土，不得留戀京城。」吩咐已畢，即匹馬單槍出本營，要去獨踞金刀王善的營寨。這宗留守平日間，最是愛惜軍士的，衆人見他要單身騎去，踹賊營，就有那隨征的千總、遊擊、百戶、隊長，一齊攔住馬前道：「大老爺要往那裏去？那賊兵勢太，豈可輕身以蹈虎穴，即使要去，小將們自然效死相隨，豈有讓大老爺一人獨去之理？」宗澤道：「我豈不知賊兵衆盛，就帶你們同去，亦無濟於事；不若捨吾一命，保全爾等罷！」衆軍士再三苦勸，宗爺那裏肯聽？竟一馬沖入賊營，大叫一聲：「賊兵當我者死，避我者生，看宗留守來踹營也！」這些衆嘍囉聽見，抬頭看時，但見宗老爺：「頭帶鐵幘頭，身披烏油鎧；內襯皂羅袍，坐下烏騾馬，手提鐵桿槍，面如鍋底樣；一部白鬚鬚，好似天神降。」那宗老爺把槍擺一擺，殺進營來；人逢人倒，馬過馬傷，衆嘍囉那裏抵擋得住？忙忙報進中營道：「啓大王不好了！今有宗澤單人匹馬，踹進營來，十分利害，無人抵擋，請大王定奪。」王善心中想道：「那宗澤乃宋朝名將，又是忠臣，今單身殺進營來，必然是被奸臣算計，萬不得已，故此拚命；孤家若得此人歸順，何愁江山不得到手？」就命五營大小三軍：「速出迎敵，只要生擒活捉，不須傷他性命。」衆將答應一聲：「得令！」就將宗澤老爺重重圍住，圍裏攔來，却說這昭慶鎮上，王貴病體略好，是想要喫茶，岳大爺叫：「湯懷兄弟，你可到外邊去，與主人家

請一杯茶，與王兄弟喫。」湯懷答應了一聲，走到外邊來，連叫了幾聲，並沒個人答應。只得自己到爐邊，煮了一會，等得滾了，泡了一碗茶，方欲轉身，只聽得推門響，湯懷回頭看時，却是店主人同著小二，兩懼慌慌張張的進來。湯懷道：「你們那裏去了，便我叫了這半天，也不見個人影兒。」店主人道：「正要與相公說：如今有太行山大盜起兵來搶都城，若是搶了城，到也罷了，倘若被官兵殺敗了，轉來就要逢村搶村，遇鎮搶鎮，受他的累。因此我們去打聽打聽消息，倘若風色不好，我們這裏鎮上人家，都要搬到鄉間去躲避，相公們是客邊，也要收拾收拾，早些回府的妙。」湯懷道：「原來有這等事。不妨的，那些強盜若曉得我們在此，決不敢來的，恐怕曉得了，還要來納些進奉，這些桿繩來與我們哩！」這店小二噙著嘴道：「霹靂般的事，這相公還講著沒氣力的閒話。」湯懷笑了一笑，自拿了茶走進來，遞與王貴喫了。

岳大爺便問：「湯兄弟，你去取茶，怎丟了這許多時？」王兄弟等著喫，等得他心焦。湯懷便將店主人的話說了一遍。岳大爺便叫店主人進來，問道：「你方纔這些話，是真是假？恐怕還是訛傳？」店主人道：「千真萬確，朝廷已差官往前去征剿了。」岳大爺道：「既然如此，煩你與我快去做起飯來。」店主人只道他們要喫了飯起身回去，連忙答應了一聲，如飛往外邊去做飯。

岳大爺對衆兄弟道：『我想朝廷差官領兵，必然是恩師宗大人。』湯懷道：『哥哥何以見得？』岳大爺道：『朝廷俱是奸臣，貪生怕死，那裏肯衝鋒打仗？只有宗大人肯實心爲國的。依愚兄的主意，留牛兄弟在此相伴。王兄弟我同着二位兄弟前去打探着。若是恩師，便助他一臂；若不是，回來也不遲。』湯、張二人聽了，好不歡喜。牛皋就叫將起來道：『王哥哥的病已好了，留我在此做什麼？』岳大爺道：『雖然好了，沒有個獨自丟他一個在此的。爲兄的前去相助恩師，只當與賢弟同去一樣。』牛皋再要開言，王貴將手暗暗的在牛皋腿上捻了一把。牛皋便道：『什麼一樣不一樣，不要我去就能。』

正說之間，店小二送進飯來。王貴本不喫飯，牛皋賭氣也不喫。三個人喫了飯，各自披掛了，提著兵器出店門上馬而去。這裏牛皋便問：『王哥哥，你方纔捻我一把，做什麼？』王貴道：『你這獸子！大哥哥既不要你去，說也徒然。你曉得我爲何生起病來？』牛皋道：『我不曉得。』王貴道：『我對你說了罷：只因我那日在教場中，不曾殺得一個人，故此生出病來。你不聽，如今太行山強盜，去搶掠京城，必然人多在那裏。我捻你這一把，叫你等他三個先去，我和你隨後趕去，不要叫大哥哥曉得，殺他一個暢快，只當是我病後，喫一料大補藥，自然全好了。你道我該去不該去？』牛皋拍手道：『該去該去！』於

是二人也把飯來喫了，披掛端正，託店主人照應行李：「我們去殺退了賊兵就來。」出門上馬，提著兵器，亦望南薰門而來。

且說岳大爺三人，先來到牟駝岡，擡頭觀看，果然是宗澤的旗號。岳大爺叫聲：「哎，啣恩師精通兵法的，怎麼紮營在岡上？此乃不祥之兆，我們且上岡去，看是如何。」三人乘馬上岡，早有小校報知。宗公子下岡相迎，接進營中。岳大爺便問：「令尊大人素練兵器，精通陣法，却為何結營險地？倘被賊兵困絕，汲水打糧之道，如何是好？」宗方淚流兩頰，便道：「奸臣陷害，不肯發兵，老父滿拚一死，以報朝廷，故爾駐兵於此，匹馬單鎗，已闖入賊營去了。」岳大爺道：「既如此，公子可速為接應，待我愚弟兄下去，殺入賊營內，救出恩師便了。」便叫：「湯兄弟可從左邊殺進，張兄弟可從右邊殺進，愚兄從中央衝入；如有那個先見恩師的，卽算頭功。」湯懷道：「大哥，你看這許多賊兵，一時那裏殺得盡？」岳大爺道：「賢弟，我和你只要擒拿賊首，救出恩師，以酬素志，何必慮那賊兵之多寡？」二人便道：「大哥說的是。」你看他吼一聲，三個人奮勇當先，湯懷舞動這管爛銀鎗，從左邊殺進去，衝進營中，那些嘍囉，怎能抵擋得住？這張顯把手中鈎連鎗擺開，橫衝直撞，殺得嘍囉馬仰人翻，神號鬼哭。那岳大爺頭帶著爛銀盔，身披著鎖子甲，銀鬃馬，正似白龍戲水，滌泉鎗，猶如風舞梨花，渾身雪白，遍體銀裝。

馬似掀天獅子，人如立地金剛；鎗來處，人人喪命；馬到時，個個身亡。擺動手中這桿「滌泉鎗」，衝入營中，大叫一聲：「岳飛來也！」這宗留守被衆賊困在中央，殺得氣喘不住，但聽得那些賊兵口中聲聲只叫：「宗澤，俺家大王有令，要你歸降；快快下馬，免你一死。」宗澤正在危急之際，猛聽得一片喊聲叫道：「鎗挑小梁王的岳飛殺進來了！」宗老爺暗想：「那岳飛已回去，難道是夢裏不成？」正在疑惑，只聽得一聲吶喊，果然岳飛殺到面前；宗澤大喜，高叫：「賢弟，老夫在這裏。」岳大爺上前叫聲：「恩師，門生來遲，望乞恕罪。」話聲未絕，只見湯懷從左邊殺來，張顯從右邊殺來，岳大爺便叫：「二位兄弟，恩師在此，且併力殺出營去。」宗爺此時好生歡喜，四個人併在一堆；逢人便殺，好似砍瓜切菜一般。

不道那牛皋，王貴，恐怕那些賊兵被他三個殺完了；因此急急趕來，將到營門，擡頭一望，滿心歡喜，說道：「還有還有！」王貴道：「牛兄弟，且慢些上來，等我先上去喫兩貼補藥，補著精神。」牛皋道：「王哥，你是病後，且讓我先上去燥燥脾胃。」你看他拍著烏騾馬，舞動雙鐵鎗，狼似玄壇，再世那王貴騎著紅馬，使開大刀，猛如關帝臨凡，一齊殺入營來，真個是人逢人倒，馬遇馬傷；那些嘍囉，忙報與王善道：「啓上大王爺，不好了！前營殺進三個人來，十分利害；不道背後，又有一個紅人，一個黑人，殺

進來，兇惡得緊，無人抵敵，請令定奪。」王善聽了大怒，叫：「備馬來，待孤家親自去拏他。」左右答應一聲：「得令。」一時帶馬的，拾刀的，王善忙忙的上馬，提刀衝出營中，嘍囉吆喝一聲：「大王來了。」王善看見，便道：「妙吓！大哥常說的「射人先射馬，擒賊必擒王。」」就一馬當先，迓奔王善，牛草大叫：「王哥哥，不要動手，這貼補藥，我要喫的。」這一聲喊，猶如半空裏起個霹靂；王善喫了一驚，手中金刀鬆得一鬆，早被王貴一刀，連肩帶背砍於馬下。王貴下馬取了首級，挂在腰間；看見王善這口金刀，好不中意，就把自己的刀撇下，取了金刀，跳上馬來。牛草見了，急得心頭火起，便想：「我也要尋一個這樣的殺殺，纔好出氣。」便舞開雙劍，逢着便打。正在發瘋，早被岳大爺看見，心中暗想：「難道他攔了王貴，竟自前來不成？」正要上前來問，忽見王貴腰間挂着人頭，從斜刺裏將賊將鄧成追將下來。正遇岳大爺馬到，手起一鎗，鄧成翻身落馬；復一鎗，結果了性命。田奇舉起方天畫戟，正待來救；被牛草左手一鎗，挑開了畫戟；右手一鎗，把田奇的腦蓋打得粉碎，跌下馬來，眼見的不活了。那些衆賊兵，看見主帥軍帥已死，料難抵擋，大潰奔逃。山頂上宗方公子，看見賊營已亂，領兵衝下，直抵賊營亂殺；衆賊乞降者萬餘，殺死者不計其數，逃生者不上千餘人。宗澤吩咐金收軍，收拾遺棄的旗幟，衣服，兵器，糧食，不計其數；又下令將降兵另行紮營住下，自己擇地安營，等待次日進城。

岳飛等拜辭宗澤，即欲起身回去。宗澤道：「賢契等有此大功，豈宜就去？待老夫明日進朝奏過天子，自有好音。」岳飛應允，就在營中歇了一夜。到了次日，宗爺帶領兄弟五人，來到午門。宗爺入朝，俯伏金階啓奏道：「臣宗澤奉命領兵殺賊，被賊兵圍困，不能衝出，幸得湯陰縣岳飛……等弟兄五人，殺入重圍，救了臣命，又誅了賊首王善，并殺了賊將軍師鄧成、田奇……等，俱有首級報功。降兵一萬餘人，收得車馬糧草兵械，不計其數。候旨發落。」徽宗聽奏大喜，傳旨命宗澤平身，宣岳飛等五人上前見駕。五人俱俯伏，三呼已畢。徽宗就問張邦昌：「岳飛等五人，如此大功，當封何職？」邦昌遂奏道：「若論破賊，該封大官；只因武場有罪，可將功折罪，權封爲承信郎。俟日後再有功勞，另行陞賞。」徽宗准奏，傳下旨來。岳飛謝恩退出。又命戶部收點糧草，兵部安貯降兵，其餘器械財帛，盡行入庫，各官散班退朝。宗澤心中大怒，暗罵：「奸賊如此妬賢嫉能，天下怎得太平？」

列位，你道這承信郎，是什麼前程？就是如今千把總之類，故此宗爺十分懊惱。但是聖上聽了奸臣之話，已經傳旨，亦不好再奏，只得隨着衆官散朝，含怒回府。只見岳飛等俱在轅門首伺候。宗澤忙下馬，用手相攔，同逸轅門到了大堂，坐定。宗爺道：「老夫本欲力薦大用，不期被奸臣阻抑。我看此時，非是幹功名的時候，賢契等不如暫請回鄉，再圖機會罷了。老夫本欲屈留賢契居住幾日，只因自覺

根顏。」岳大爺道：「恩師大德，門生等沒齒不忘。今承台諭，就此拜別。」宗爺雖如此說，心中原是不捨；只因奸臣當道，若留他在京，恐怕別生禍端，只得再三珍重囑咐，送出轅門。岳大爺弟兄五人，辭了宗爺，回到昭豐鎮上，收拾行李，別了店主人，一路望湯陰縣而來。



●潞安州

話說北地女真國黃龍府，有一個總領狼主，叫做完顏烏骨達，國號大金，生有五子：大太子名爲粘罕，二太子名爲喇罕，三太子答罕，四太子兀朮，五太子澤利；又有左丞相哈哩強，軍師哈迷蚩，參謀勿迷西，大元帥粘摩忽，二元帥咬摩忽，三元帥奇溫鐵木真，四元帥烏哩布，五元帥瓦哩波，管下六國三川多少地方。每想中原花花世界，一心要奪取宋室江山，一日老狼主登殿，當有番官上殿啓奏道：『軍師回來了。』老狼主命宣來。當時哈迷蚩上殿，俯伏朝見已畢，奏道：『狼主萬千之喜。』老狼主道：『有何喜事？』哈迷蚩奏道：『臣到中原探聽消息，老南蠻皇帝讓位與小皇欽宗，這小皇帝自即位以來，不理朝政，專聽那些好臣用事，貶黜忠良，兼之那些關塞上邊，並無好漢保守；今狼主要奪中原，只消撥兵前去，包管一鼓而可得也。』老狼主聞奏大喜，即擇定了十五日吉利日子，往教場中挑選搶木大元帥，出榜通衢，曉諭軍民人等，都到教場比武。各官領旨退朝。

到了那日，老狼主擺駕到教場中，來到演武廳上坐下，兩邊文武官員朝見已畢，站立兩旁。

那演武廳前，有一座鐵龍——原是先王遺下鎮國之寶——重有一千餘斤。老狼主即命番官傅冒高叫道：『不論軍民人等，有能舉得起這鐵龍者，即封爲昌平王，擢南大元帥之職。』旨意一下，

那些王子，平章，軍丁，將士，個個想做元帥；這個上來搖一搖，漲得臉紅，那個上來拔一拔，擰得面赤，好像蜻蜓撼石柱，俱各滿面羞慚，退將下去。老狼主道：「當年項羽拔山，子胥舉鼎，難道我國枉有這許多文武，就沒個舉得起這千斤之物？」正在煩惱，忽見旁邊閃出一人，但見他生得：「臉如火炭，髮似烏雲；虬眉長髯，闊口圓睛。身長一丈，膀闊三停。分明是狼金剛下降，却錯認開路神獬狴。」原來是老狼主第四個太子，名喚兀尤；他本是天上赤鬚龍下降，要來擾亂宋室江山的。當下上前俯伏奏道：「臣兒西舉這鐵龍。」老狼主聽了，大喝一聲：「與我綁去砍了！」左右番軍答應一聲，登時就把兀尤綁起。

列位看官，你道老狼主聽見自家兒子能舉鐵龍，應該歡喜，爲何反要殺他起來？只因有個原故：那兀尤雖然生長番邦，酷好南朝書，最喜南朝人物，常常在宮中學穿南朝衣服，因此老狼主甚不歡喜他。今日見無人舉得起鐵龍，心中正在煩惱，却見他挺身出來，一時怒起，要將他斬首。早有軍師哈迷蠻連忙奏道：「今日選將之期，正要觀太子武藝，如何反要將他斬首？乞狼主詳察。」老狼主道：「軍師有所不知，你看滿朝王子，各平章武將，尙舉不起，量他有甚本領，出此大言。這等狂妄之徒，不殺了，留他何用？」哈迷蠻又奏道：「凡人不可貌相，依臣愚奏，且命四太子去舉鐵龍；若果然舉得起，即

封爲前職，去奪中原，得了宋朝天下，此乃狠主洪福；倘若舉不起，然後殺他，也叫他死而無怨。」老狠主依奏，即命將兀朮放了，叫他去舉鐵龍。若舉不起，即時斬首，以正狂妄之罪。

番軍領旨，即將兀朮放了。兀朮謝了恩，下廳來，仰天暗暗祝告：「我若進得中原，搶得宋朝天下，望神力護佑，舉起鐵龍，若進不得中原，搶不得宋朝天下，便舉不起鐵龍，死於刀劍之下。」祝罷就左手擦衣，右手將鐵龍前足一舉，就舉將起來，高叫：「父王，臣兒舉鐵龍哩！」老狠主一見大喜，各殿下，各平章，那個不稱贊；文武官員軍民人等，齊聲喝采，俱說：「四殿下真是天神！」那兀朮將鐵龍連舉三舉，哄曬一聲，將龍擦在半邊上，廳來，拜見父王。老狠主即封爲昌平王，掃南大元帥，總領六國三川兵馬，帶領軍師參謀，左右丞相，各位元帥，還有各邦小元帥，選定良辰吉日，發兵五十萬，祭了珍珠寶雲旗，辭別父王，進兵中原。真個是「人如惡虎，馬似遊龍；旌旗蔽日，金鼓喧天。」

在路行了一月有餘，到了南朝地界第一關，乃是潞安州。此關有個鎮守，潞安節度使姓陸，名登，表字子敬，夫人謝氏，止生一子，年方三歲。這位老爺，綽號小諸葛，手下有五千多兵，乃是宋朝名將。這日正坐公堂，忽有探子來報：「啟上大老爺，不好了！今有大金國差主帥完顏兀朮，帶領五十萬人馬，來犯潞安州。離此只有百里之遙了。」陸節度聽見，吃了一驚，賞了探子銀牌，一面吩咐再去打聽。

卽時令旗牌官出去，把城外百姓，盡行收拾進城居住；把房屋盡行拆了，等太平時，照式造還。又令各營將士上城緊守，又差旗牌到舖中，給價官價，收買斗缸；每一箇城梁，安放一隻；命木匠做成木蓋蓋了；令軍士在城上派定五個城梁，砌成窰頭三個；又令製造糞桶一千隻，桶內裝滿人糞；又取碗口粗的毛竹一萬根，細小竹一萬根，及棉花破布萬餘斤，做成噴筒；一面水關上下了千斤剛，庫中取出鋼鐵來，畫成鉤的樣子，叫鐵匠照式打造鐵鉤，縛在網上。又在庫內取出數千桶毒藥，調入人糞之內，放在城上鍋內煎熬，放入缸內，專等番兵到城下，將滾糞滾下。若是番兵黏着此糞，卽時爛死。晚上將鉤網放在城頭之上，以防番兵爬城。

料理已畢，然後親自修下一道告急本章；差官星夜前往汴梁，求朝廷發兵來救應。陸老爺恐怕救兵來遲，失了潞安州，不打緊，那時連汴梁亦難保守，放心不下。又修了兩道告急文書；一道送至兩狼關總兵韓世忠處；一道送與河間府太守張叔夜，求他兩人發兵前來相助。差人出城去了，陸老爺自家就率領三軍，上城保守，晝夜巡查。

「花開兩朵，各在一枝。」書中慢講陸老爺準備停當；且說兀朮領兵，一路滾滾而來，來到了潞安州，離城五十里，放礮安營；陸老爺在城上觀看番兵，果然利害。但見：「滿天生怪霧，遍地起黃沙；但

聞那扑通通駝鼓聲，又聽得呀嗚嗚胡笳亂動，東南上千條鋼鞭鐵棍狼牙棒，西北裏萬道銀鎗畫戟虎頭牌，來一陣藍青臉，朱紅髮，紫唇露齒，真個奇形怪樣，過兩隊鎗搦頭，板刷眉，環睛暴眼，果然惡貌猙獰。波斯帽，牛皮甲，腦後插雙雙雉尾，烏號弓，雁翎箭，馬項掛紫纓毛纓，旛旗錯雜，難分赤白青黃；兵器縱橫，那辨刀槍劍戟，真個「渣渣」征塵隨地起，騰騰殺氣蓋天來。」城上那些兵將見了，好不害怕；有的要乘金人初到，出去殺他一陣。陸老爺道：「此時彼兵銳氣正盛，只宜堅守，等候救兵來到再處。」那時衆將士，各各遵令防守，專等救兵。

且說兀朮在牛皮帳中，問軍師道：「這潞安州是何人把守？」哈迷蠻道：「這裏節度使是陸登綽，小諸葛極善用兵的。」兀朮道：「他是個忠臣，還是奸臣？」軍師道：「是宋朝第一個忠臣。」兀朮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待某家去會會他。」當時隨即傳下號令來，點起五千人馬，同着軍師，出了營來；衆番兵吹着喇叭，打着皮鼓，殺到城下。陸登吩咐軍士：「好生看守城池，待我出去會他一會。」當時下城來，提着槍，翻身上馬，開了城門，放下吊橋，一聲破響，匹馬單槍，出到陣前。抬頭一看，見那兀朮：「頭帶一頂金鑲象鼻盔，金光閃爍；旁插兩根雉雞尾，左右飄分；身穿大紅織錦繡花袍，外罩黃金嵌就龍麟甲；坐一匹四蹄點雪火龍駒，手拿着鐵尾鳳頭金雀斧，好像開山力士，渾如混世魔王。」大叫一聲：

來者莫非就是陸登否？」陸登道：「然也。」那兀朮也把陸登一看，但見他：「頭帶大紅結頂赤銅盔，身穿連環鎖子黃金甲；走獸壺中箭比星，飛魚袋內弓如月。真個：『英雄氣象，蓋世無雙；人材出衆，豪傑第一。』」兀朮暗想：果然中原人物，比衆不同，便開言叫聲：「陸將軍！某家領兵五十萬，要進中原去取宋朝天下；這潞安州乃第一個所在。某家久聞將軍第一個好漢，特來相勸；若肯歸降了某家，就官封王位，不知將軍意下若何？」陸登道：「你是何人快通名來。」兀朮道：「某家非別人，乃大金國總領狼主殿前四太子，官拜昌平王，掃南大元帥完顏兀朮的便是。」陸登大喝一聲：「你待胡說！古來天下有南北之分，各守疆界；我主仁德遠布，存爾醜類，不加兵刃；爾等不思護守臣節，反提無名之師，犯我邊疆；勞我師旅，是何道理？」兀朮道：「將軍說話差矣！自古天下者，非一人之天下，惟有德者居之；爾宋朝皇帝，肆行無道，去賢用奸，大興土木，民怨天怒。因此我主與仁義之師，救百姓於倒懸；將軍及早應天順人，不失封侯之位，倘若執迷，只恐你這小小城池，經不起，那時踏爲平地，玉石不分，豈不悔之晚耶？」陸登大怒，喝道：「好奴才！你待胡言，照老爺的槍罷。」噙的一槍，望兀朮刺來；兀朮舉起金雀斧，革車一響，撇開槍，回斧就斫。陸登掄槍接戰，戰有五六個回合，那裏是兀朮對手，招架不住，只得帶轉馬頭便走。兀朮從後趕來，陸登大叫：「城上放礮！」這一聲叫，兀朮回馬便走；城內放下吊

橋，接應陸登進城。陸登對衆將道：「這兀朮果然利害，爾等可小心堅守，不可輕覲了他！」

兀朮收兵進營，軍師問道：「適纔陸登單騎敗走，太子何不追上前去拿住他？」兀朮道：「陸登一人出馬，必有埋伏；況他大礮打來，還趕他做甚？」軍師道：「太子言之有理。」

當日過了一夜，次日，兀朮又到城下討戰；城上將免戰牌掛起，隨你叫罵，總不出戰，守了半個多月，兀朮心焦起來，遂命烏國龍、烏國虎去造雲梯，令三元帥、奇溫、鐵木真領兵五千打頭陣，兀朮自領大兵爲後隊，來到城河，叫小番將雲梯放下水，當了吊橋，以渡大兵過河；將雲梯向城牆扯起，一字擺開，令小番一齊爬城，將近上城，那城上也沒有甚麼動靜。兀朮想道：「必然那陸登逃走了，不然，怎的城上沒個守卒？」正揣想間，忽聽得城上一聲礮響，滾糞打出；那些小番，却個個翻下雲梯，盡皆跌死；城上軍士，把雲梯盡皆扯上城去。兀朮使問軍師：「怎麼這些爬城軍士跌下來盡皆死了？却是爲何？」哈迷蚩道：「此乃陸登滾糞打人名爲臘汁，黏着一點，卽死的。」兀朮大驚，忙令收兵回營；這裏陸登叫軍士將跌死小番，取了首級，號令城上，把那些雲梯，打開劈碎，又好煎熬滾糞。

兀朮在營中與軍師商議道：「白日爬城，他城上打出糞來，難以躲避；等待黑夜裏去，看他怎樣？」算計已定，到了黃昏時候，仍舊領兵五千，帶了雲梯，來到城河邊；照前渡過了河，將雲梯靠着城牆，

令番兵一齊爬將上去。兀朮在那黑暗中，看那城上並無燈火，那小番一齊俱已爬進城梁，心中大喜。向軍師道：『這道必得潞安州了！』說還未了，只聽得城上一聲礮響，一霎時，燈籠火把，照得如同白日；把那小番的頭，盡皆拋下城來。兀朮看見，眼中流淚，問軍師道：『這些小番，怎麼被他都殺了？却是爲何？』哈迷蚩道：『連臣也不解其意。』原來，那城上是將竹子撐着絲網，網上盡掛着倒懸的鈎，平平擲在城上，懸空張着那些爬城番兵，黑暗裏看，不明白，躡在網中，所以盡被殺了。兀朮見此光景，不覺大哭起來，衆平章相勸回營。兀朮思想此城攻打四十餘日，不得成功，反傷了許多軍士，好不煩惱。

軍師看見兀朮如此，勸他出營打圍散悶。兀朮依允，點起軍士，帶了獵犬鷓鴣，喚亂山茂林深處打圍。遠遠望見一個漢子向林中躲去，軍師便向兀朮道：『這林子中有奸細。』兀朮就命小番進去搜獲。不一時，小番捉得一人，送到兀朮面前跪着。兀朮道：『你是那裏來的奸細？快快說來！若支吾半句，着刀伺候。』那人連忙叩頭說道：『小人實是良民，並非奸細；因在關外買些貨物，回家去賣；因王爺大兵在此，將貨物寄在行家，小人躲避在外，今聞得大王軍法森嚴，不許取民間一草一木，小人得此消息，要到行家取貨物去；不知王爺駕來，迴避不及，求王爺饒命。』兀朮道：『既是百姓，饒你去罷。』軍師忙叫：『主公，他必是個奸細；若是百姓，見了狼主，必然驚慌，那裏還說得出話來。』今看他對答

如流，並無懼色。百姓那有如此大膽？如今且帶他回大營，細問情由，再行定奪。」兀朮吩咐小番：「先帶了那人回營。」兀朮打了一會圍，回到大營坐下，取出那人細細盤問，那人照前說了一遍，一句不改。兀朮向軍師道：「他真是百姓，放了他去罷。」軍師道：「既要放他，也要將他身上搜一搜。」遂自己走下來，叫小番將他身上細細搜檢，並無一物。軍師將那人兜屁股一脚喝聲：「去罷！」不期後邊滾出一件東西，軍師道：「這就是奸細帶的書。」兀朮道：「這是什麼書？如何這般的？」軍師道：「這叫做『蠅丸書』。」遂拔出小刀將蠅丸破開，內果有一團縐紙，摸直了一看，却是兩狼關總兵韓世忠送與小諸葛陸登的書。上說：「有汴梁節度孫浩，奉旨領兵前來，助守關隘，如若孫浩出戰，不可助陣，他乃張邦昌心腹，須要防他反覆，即死於番陣，亦不足惜。今特差趙得勝達知，伏乞鑒照，不宣。」兀朮看了，對軍師道：「這封書沒要緊。」軍師道：「狼主不知，這封書雖然平淡，內中却有機密。譬如孫浩提兵前來，與狼主交戰，若是陸登領兵來助陣，只悄悄發兵，一面就去搶城，倘陸登得了此書，不出來助陣，堅守城池，何日得進此城？」兀朮道：「既如此，計將安出？」軍師道：「待臣照樣刻起他紫綬印來，套他筆蹟，寫一封書教他助陣，引得他出來，我這裏領大兵，將他重重圍住；一面差人領兵搶城，事必諧矣。」兀朮大喜，便教軍師快快打點，命把奸細砍了。軍師道：「這個奸細，不可殺他；臣自有

用處賞了臣罷。」兀朮道：「軍師要他，領去便了。」

到了次日，軍師將蠟丸書做好了，來見兀朮。兀朮便問：「誰人敢去下書？」問了數聲，並沒個人答應。軍師道：「做奸細，須要隨機應變；既無人去，待臣親自去走一遭罷。」臣去時，倘然有甚差失，只要狠主照顧臣的後代罷了。」兀朮道：「軍師放心前去，但願事成，功勞不小。」

當時哈迷蠻扮做趙得勝一般裝束，藏了蠟丸，辭了兀朮出營。來到弔橋邊，輕輕叫：「城上放下弔橋，有機密事進城。」陸登在城上見是一人，便叫放下弔橋。哈迷蠻過了弔橋，來到城下，便道：「開了城門，放我進來，好說話。」城上軍士道：「自然放你進來。」一面說，只見城上墜下一個大筐籃來，叫道：「你可坐在籃內，好扯你上城。」哈迷蠻無奈，只得坐在籃內，那城上小軍就扯起來，將近城棊，就懸空掛着。陸登問道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奉何人使令差來？可有文書？」那哈迷蠻雖然學得一口中國話，也會到中原做過幾次奸細，却不會見過今日這般光景，只得說道：「小人叫做趙得勝，奉兩狼關總兵韓大老爺之命，有書在此。」陸登暗想韓元帥那邊，原有一個趙得勝，但不曾見過。便道：「你既在韓元帥麾下，可曉得元帥在何處得功，做到元帥之職？」哈迷蠻道：「我家老爺，同張叔夜招安了水滸寨中好漢得功，欽命鎮守兩狼關。」陸登又問：「夫人何氏？」哈迷蠻道：「我家夫人，非別人

可比現掌五軍都督印，那一個不曉得梁氏夫人？陸登道：「什麼出身？」哈迷蚩道：「小的不敢說。」又問：「可有公子？」哈迷蚩道：「有兩位。」陸登道：「叫甚名字？多大年紀了？」哈迷蚩道：「大公子韓尙德十五歲了；二公子韓彥直，只得三四歲。」陸登道：「果然不差，將書取來我看。」哈迷蚩道：「放小人上城，方好送書。」陸登道：「且等我看了書，再放你上來不遲。」哈迷蚩到此地位，無可奈何，只得將蠟丸呈上，你道哈迷蚩怎麼曉得韓元帥家中之事？陸登盤他，因他拿住了趙得勝，一夜裏問得明明白白，方好來做奸細。

且說陸老爺把蠟丸剖開，取出書來細細觀看，心內暗想道：「孫浩是奸臣門下，怎麼反叫我去助他？況且我去助陣，兀朮分兵前來搶城，怎生抵擋？」正在疑惑，忽然一陣羊騷氣，便問家將道：「今日你們喫羊肉麼？」家將稟道：「小人們並不會吃羊肉。」陸登再將此書細細一看，把書在鼻邊聞了一聞，哈哈大笑：「若不是這陣羊騷氣，幾乎被他瞞過了！你這驢奴，把這樣機關來哄我，却怎出得我的手？快快從實講來！若在番邦有些名目的，本都院放你去；若是無名小卒，要你也無用，不如殺了。」哈迷蚩想這個人，果然名不虛傳，便笑道：「明知山有虎，故作探樵人。」因你城中固守難攻，故用此計，我乃大金國軍師哈迷蚩是也。陸登道：「我也聞得番邦有個哈迷蚩，就是你麼？我聞你每每

私進中原，探聽消息，以致犯我邊疆。我今若殺了你，恐天下人笑我怕你計策，來取中原。若就是這樣放你回去，你下次再來做奸細，如何識認？」吩咐家將：「把他鼻子割下，放他去罷。」家將答應一聲，便把他鼻子割了，將筐籃放下城去。

哈迷蚩得了性命，奔過吊橋，掩面回營，來見兀朮。兀朮見他渾身血迹，問道：「軍師爲何如此？」哈迷蚩將陸登識破之事，說了一遍。兀朮大怒道：「軍師且回後營將息，待等好了，某家與你拿那陸登報仇便了。」哈迷蚩謝了兀朮，回後營，將息半月有餘，傷痕已愈，做了一個瘡鼻子，來見兀朮。商議要搶潞安州水關，點起一千餘人，捱至黃昏，悄悄來到水關。誰知水關上將網攔住，網上盡是銅鈴，如人在水中扯着網，銅鈴響處，撓鉤齊下，番人不知，俱被拿住，盡皆斬首，號令在城上。那岸上番兵看見，報與兀朮。兀朮無奈，只得收兵回營。與軍師議道：「此人機謀，果然利害。某家今番索性自去搶那水關，若然失手，死於水內，爾等便收兵回去罷了。」

到了晚間，兀朮自領一千兵馬，等到三更時分，兀朮先下水去探看，來到水關底下，將頭鑽進水關來，果然一頭撞在網裏，上面銅鈴一響，城上聽見，忙要收網，却被四太子將刀割斷，跳上岸來，把斧頭砍死宋軍，奔到城門邊來，砍斷門栓，打去了鎖，開了城門，放下吊橋，吹動胡笳，外邊小番接應，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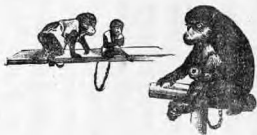
好這一日，陸登回衙去了，無人阻擋，番兵一擁進城。

陸登正在衙中料理，忽聽軍士報道：「番兵已進城了！」陸登忙對夫人道：「此城已失，我焉能得生，自然爲國盡忠了！」夫人道：「相公盡忠，妾當盡節。」乃向乳母道：「我與老爺死後，只有這點骨血，須要與我撫養成人，接續陸氏香火，就是我陸氏門中的大恩人了。」吩咐已畢，走進後堂，自刎而亡。陸登在堂，聞報夫人已自刎，連叫數聲：「罷了！亦拔劍自刎。」那尸首却巋然立着，並不跌倒。一衆家丁見老爺夫人已死，各自逃生。

那乳母收拾東西，正要逃走，却見兀朮早已騎馬進門來。乳母慌忙躲在大門背後，兀朮下馬走上堂來，見一人手執利劍，昂然而立。兀朮大喝一聲：「你是何人，照槍罷！」却不回答，走上前，仔細一看，認得是陸登，已經自刎。兀朮倒喫了一驚，那有人死了不倒之理？遂把槍插在階下，提劍走入後堂，並無人跡。只見有一個婦人尸首橫倒在地，再往後頭一直看了一回，並無一人，復走出堂上，看見陸登尸首尚還立着。兀朮道：「我曉得了，敢是怕某家進來，傷害你的尸首，殺戮你的百姓，故此立着麼？」正想之間，只見哈迷崙進來道：「臣聞得狼主在此特來保駕。」兀朮道：「來得正好，與我傳令出去，吩咐軍士『穿城而去，尋一個大地方安營，不許動民間一草一木，違令者斬。』」哈迷崙領命傳

令出去。兀朮道：「陸先生某家並不傷你一個百姓，你放心倒了罷。」說畢，又不見倒。兀朮又道：「是那後堂婦人的尸首，敢是先生的夫人爲丈夫盡節而死？今某家將你夫妻合葬在大路口，等過往之人，曉得是先生忠臣節婦之墓，如何？」說了，又不見倒。兀朮道：「是了，某家聞得當年楚霸王自刎，直到漢王下拜，方纔跌倒。如今陸先生是個忠臣，某家就拜你幾拜，何妨？」兀朮便拜了兩拜，又不見倒。兀朮道：「這也奇了！」就拖過一把椅子來，坐在榜邊思想，只見一個小番，拿住一個婦人，手中抱着個小孩子，來稟道：「這婦人抱着這孩子，在門背後喫奶，被小的拿來，請狼主發落。」兀朮便問婦人：「你是何人抱的孩子，是你甚人？」乳母哭道：「這是陸老爺的公子，小婦人便是這公子的乳母。可憐老爺夫人爲國盡忠，只存這點骨血，求大王饒命。」兀朮聽了，不覺眼中流下淚來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便向陸登道：「陸先生某家決不絕你後代，把你之子，撫爲己子，送往本國，就着這乳母撫養，直待成人長大，承你之姓，接你香火，如何？」話纔說完，只見陸登身子仆地，便倒。兀朮大喜，就將公子抱在懷中，恰值哈迷蚩進來，看見，便問：「這孩子那裏來的？」兀朮將前事細說一遍，哈迷蚩道：「這孩子既是陸登之子，乞賜與臣去，將他斷送了，以報割鼻之仇。」兀朮道：「此乃各爲其主，譬如你拿住個奸細，也不肯輕放了他，某家敬他是個忠臣，可差官帶領軍士五百名，護送公子并乳母回轉本邦。」

一面命人收拾陸登同着夫人的尸首，合葬在城外高阜處；着番將哈利祿鎮守潞安州，自家率領大兵，來搶兩狼關。



●兩狼關

總兵韓世忠老爺，正在兩狼關中軍，忽有探子來報：「啓上元帥，今有金兀朮打破潞安州，陸老爺夫婦盡節，今兀朮領兵來犯本關，離此只有百里了，請元帥定奪。」元帥聞報，賞了探子銀牌，一面叫他再去打聽。當下元帥遂傳令各營將士，在三山口各處緊要關隘，徧設伏兵火礮，添兵把守。一面條表入朝告急。正在料理，又有探子來報：「啟上大老爺，今有汴梁節度孫老爺，領兵五萬，遠城而過，殺進番營去了。」元帥道：「吓這奸賊，怎麼直到此時纔到，也不前來知會本帥一聲。」那兀朮有五十餘萬人馬，你有何本領，擅敢以少敵衆，自取滅亡麼？」叫左右賞了探子羊酒銀牌，再去打聽。探子答應一聲，如飛去了。

元帥心下思想：若不發兵救應，必至全軍覆沒；若去救應，又恐本關有失。正在躊躇，左右報說：梁氏夫人出堂。韓元帥相見坐定，便問道：「夫人出來，有何高見？」夫人道：「妾聞孫浩提兵殺入番營，以他這樣才能武藝，領五萬人馬，當兀朮五十餘萬之番兵，猶如驅羊入虎口耳。儻或有失，那奸臣必然上本，反說相公坐視不救。依妾愚見，相公還該發兵接應纔是。」韓元帥道：「夫人雖說得是，只是便宜了這奸賊。」遂傳下令來，問：「誰人敢領兵前去救應孫浩？」早有一員小將上前應道：「孩

兒散去。元帥一看，原來是大公子韓尙德。元帥就道：「我兒，你可領兵一千，前去救應孫浩回來。」公子答應一聲，正欲下去了；夫人又叫轉來吩咐道：「我兒爲將之道，須要眼觀四處，耳聽八方；可戰則戰，可守則守。若不見孫浩，可速回兵，切勿冒險與戰。」公子應聲：「曉得。」隨即領兵出關，將近番營，擡頭一看，五六十里地面，盡是番營。公子思想：「這許多番兵，若殺進去，這一千人馬，多白送了性命；若不殺進去，又不知孫浩下落，這便如何是好？」也罷，就吩咐衆軍士：「你們且紮住營盤在此，等我獨自一人，踹進營中，尋見了孫浩，或者一同殺出來，倘尋不見孫浩，我戰死番營，你們可回報大老爺便了。」軍士領命，就紮住營盤。公子拍馬擡刀，大喝一聲：「兩狼圍韓尙德來踹營了！」一聲喊，望番營前去；舉起刀來，殺得人頭滾滾，猶如利刀切菜一般，來尋孫浩，那知道這時候孫浩的人馬，已全軍覆沒了。

那小番報進牛皮帳中，「啓上狼主，又有一個小南蠻殺進營來，十分利害，說叫做什麼韓尙德，候狼主發令擒擊。」兀朮便問軍師：「可曉得那一個韓尙德，是什麼人？這等利害？」哈迷蚩道：「就是前日臣對狼主講的韓世忠的大兒子，他的父母本事高強，就生出這個兒子來，也是很大的。」兀朮笑道：「他一個人本事雖強，怎敵得我五十萬人馬，看孤家生擒他來，叫他降順。」卽命衆平章傳令

下來：『務要生擒，不許傷他性命。』這些番兵聞令，一齊擁將上來，把韓公子團團圍住；公子並無懼怯，將手中這把刀，左攔右架，東格西撻，在番營內大戰，只是人馬衆多，不能殺出；那領來這一千人馬，在外邊遠遠的望了半日，並不見公子的消息。大約已喪在番營了，就回進關中，報上元帥：『公子着令我們屯兵在外，單人獨騎，踏進番營中去了。半日不見動靜，諒已不保了。』那元帥聞報，就走進後堂與夫人說知；夫人大哭起來道：『我想做了武將，固當捐軀報國；但是我兒年幼，不曾受得朝廷半點爵祿，豈不可惜？』元帥道：『夫人不必悲傷，待我領兵前去；一則探聽番兵消息，二來與孩兒報仇。』元帥說罷，隨即出堂，仍帶這一千人馬，上馬出關，望金營來；行至中途，軍士皆停馬不走。元帥就問軍士：『爲何不行？』軍士道：『前番公子有令，說：『番營人馬衆多，我們這一千人馬，去枉送性命，看這裏等的。』元帥聽了，流下淚來，我兒既有此令，你們原在此等罷。』元帥一馬直入番營，大叫一聲：『大宋韓元帥來了！』搖動手中刀，殺入重圍，逢着就死，擋着就亡，十分利害，殺進了幾個營盤，無人抵擋；小番慌忙報進帳中，兀朮連連稱贊：『好個韓世忠吓！』就與軍師計議下令，叫衆平章等，將韓元帥圍住；一面調兵去搶兩狼關，叫他首尾不能照應。那韓元帥雖是英雄，怎當得番兵衆多，一層一層圍裏攔來，一時那裏殺得出來；這裏兀朮帶領大兵，浩浩蕩蕩，殺奔兩狼關來。那元帥帶來

的一千兵，等候元帥，不見出來，反見番兵望關上殺來：『不好了！元帥決無性命了！』一齊進關報知夫人。夫人恐亂了軍心，不敢高聲痛哭，只得暗暗垂淚，叫個乳母抱公子上堂，悄悄吩咐道：『你二人可收拾金銀珠寶，帶了兩個印信，騎馬先出關去，在左近探聽消息；我若得勝，你們可原進關來，再作商量；我若死了，你可將公子撫養成人，只算是你的兒子一般待他成人，送入朝中，令他襲父之職，千萬不可有誤！』二人領命，收拾先出關去。不一會探子來報：『金兵已到關下了。』說猶未了，又有探子來報：『有番將討戰。』梁夫人便自己帶領家將人馬，來到關前。守關衆將上前迎接道：『番兵勢大，夫人只宜堅守關隘，不可出兵。』夫人道：『列位將軍，有所不知；我夫子二人俱死於賊手，此仇不共戴天，如何不報？爾諸將們，可將『鐵華車』擲列端正，把大礮設放三山口上；等那番兵近關，一齊推出鐵華車擋住，那時點放大礮，不得有誤。』衆將領令安排。夫人帶了人馬，放礮出關，對着番兵，排下隊伍。旗門開處，夫人出馬；那邊兀朮四太子看見這邊調遣，暗暗的喝采：『果然是女中豪傑，真個名不虛傳！』梁夫人喝道：『番奴！你是何等樣人，快通名來！』兀朮道：『某乃大金國黃龍府四太子，官拜昌平王，掃南大元帥，完顏兀朮是也。南蠻婆，可通名來！』梁夫人道：『番奴聽着，我乃大宋天子駕前御筆親點兩狼圍大元帥韓夫人，官拜五軍都督府，梁紅玉是也。』兀朮道：『原來就是你。某家

久聞你熟悉兵機，深通戰法，豈不識天時人事？某家大兵來取你南朝天下，如泰山壓卵；你若識時務，早早降順，不獨保全性命，且不失你之官爵，可細細想來。」梁夫人罵一聲：「番奴我丈夫，孩兒的性命，俱害在你手內；恨不得擊你來碎尸萬段，方洩此恨，尚敢搖唇鼓舌。」兀朮道：「你丈夫，兒子何曾死？俱被某家困在營中；你若降了，我還你丈夫，兒子便了。」梁夫人大怒道：「休得胡說，放馬過來。」說罷，掄起手中刀，望兀朮就砍；兀朮舉斧相迎，戰到五六個回合，梁夫人那裏招架得住，只得回馬敗下。兀朮隨後趕上來，將近關前，梁夫人高叫一聲：「放礮！」那三山口上衆將，正待開礮，不道霎時間，滿天黑霧迷漫，只聽得半空中豁喇喇一聲，霹靂打將下來，那九牛大將軍一震，不想這礮轟天響，兩邊炸炸，把那兩狼關打開一條大路——此一回，就叫雷震三山口，礮炸兩狼關——那兀朮擁將上來，趁勢搶入關中。

梁夫人見礮炸了，也慌不得，「鐵華車」關已失了，急得如喪家之犬，漏網之魚，只得落荒而走。前面到一茂林，正待想要進去歇息，忽聽得林中叫道：「夫人快進來，公子在此。」夫人勒馬看時，却是奶公奶母；夫人下馬走入林中，抱住公子大哭一場，奶公便問：「夫人出兵，勝敗如何？」夫人說：「關已失了，老爺公子，並無下落，諒已難保，我們如今歸於何處？」不覺淚如雨下。

那韓元帥在番營大戰，只見番兵往前後走動，你道爲何，原來那些兵知道得了兩狼關，都想搶進關去，故此圍兵漸漸薄了。韓元帥奮勇往外沖來，却見馬上一員小將，被一番將趕下來。元帥細認，却是大公子，便高叫一聲：「我兒爲父的在此。」公子叫一聲：「爹爹，番將利害，殺不過他。」元帥拍馬上前，舉刀望着那員番將頭上砍來，正中那將的頭盔，忽見那番將頭上，迸出一道白光，刀不能下。看官！你道那員番將是誰？却叫做奇渥溫鐵木，只因他日後生下一子，名爲忽必烈，却是元朝太祖，故此有奇異。那奇渥溫鐵木，被韓元帥這一刀，砍了一驚，拖鎗敗走。元帥暗想：這番將有此奇異，日後定有好處。

當時韓元帥父子二人，併力殺出重圍，遙望關前關上，都是金兵旗號，只得落荒而走。前至茂林之處，夫人在林內望見，大叫：「相公，孩兒，妾身在此。」元帥半驚半喜，就下馬來。公子亦下馬來見了母親，請了安。元帥就問夫人：「爲何失了關隘？」夫人道：「只因軍士報你與孩兒陣亡，故此妾身出兵，與你報仇，不意雷震三山，礮炸兩狼，故此把關隘失了，逃避在此。」元帥道：「此乃天意，非人力所能挽回也。」夫人道：「如今關隘已失，我們往那裏去好？」元帥道：「我等同往京都候旨使了。」於是夫妻父子，同着奶公奶母，一齊往汴梁一路而來。

●五國城

話說兀朮差燕子國元帥烏國龍，烏國虎往河間府取齊船匠，購辦木料；在黃河口搭起廠蓬，打造船隻，整備渡河。李綱探聽的實，即着張保數十隻小船，保守黃河口上，以防金人奸細過河窺探。那日張保暗想：聽得人說番兵有五六十萬，不知是真是假，我不免過河去探聽個信息，算計定了，到黃昏後，帶領十幾個水手，放一隻小船，趁着星光，搖到對岸，把船藏在蘆葦中間，時到五更，張保腰間挂着一把短刀，手提鐵棍，跳得上岸，輕輕走到營前，有許多小番，俱在那裏打睡；張保一手攔翻一個，夾在腰裏，飛跑就走。來到一個林中放下來，要問他消息，那曉得夾得重了些，只見這人口中流血，已是死了。張保道：『晦氣！擊着個不濟事的。』一面說，又跳轉來，又撈了一個；那小番正要叫喊，張保拔出短刀輕輕喝道：『高傲聲，便殺了你！』又飛跑來至林中，放下問道：『你實說來，你們有多少人馬？』番兵道：『實有五六十萬。』張保道：『那座營盤，是兀朮的？』番兵道：『狼主的營盤，雖此尚有三十里，爺爺擊我的所在，是先行官黑風高的。』張保又問：『那邊的呢？』番兵道：『這是元帥烏國龍，烏國虎在此監造船隻的。』張保問明白了，說聲：『多謝你。』就一棒把小番打死。

轉身奔走到黑風高的營前，大吼一聲，舉棍搶入營中，逢人便打，小番攔阻不住，被他打死無數；

拔出短刀，割了許多人頭，挂在腰間。回身又到船廠中，正值衆船匠五更起來，煮飯喫了。等天明趕工，被張保排頭打去，有命的逃得快，走了幾個，無命的呆着看，做了肉泥。張保順便取些木柴引火之物，四面點着，把做船廠燒着了。然後來到河口下船，搗回去了。這裏小番報入牛皮帳中，黑風高喫了一驚，連忙起來，已不見了。只得收拾尸首安置打傷小卒，又有那小番飛報元帥道：「有一撥子，把船匠盡皆打死；木料船隻，俱被南蠻放火燒得乾乾淨淨了。又打到先鋒營內，割了許多首級，過河去了。」烏國龍道：「他帶多少人馬來去了幾時了？」小番道：「只得一人，去不多時候。」烏國龍、烏國虎，帶了烏國兵將，追到黃河口，但見黑霧漫漫，白浪滔天，又無船可渡。他兩個性急之人，怒氣填胸，大叫一聲：「氣死我也！」無奈何，等待天明，報與兀朮，再令人去置辦木料，招集船匠等，重搭船廠。

那張保來見家主報功，李綱大喝道：「什麼功！你不奉軍令，擅自冒險過河，倘被番兵殺了，豈不白送性命，損我軍威？以後再如此，必然定罪！」吩咐把人頭號令，張保叩頭出營，笑道：「雖沒有功勞，却是被我殺得快活！」仍舊自到黃河口邊去把守。

却說天時不正，應該百姓遭殃。李綱、宗澤守了南岸，兀朮一時怎能渡得黃河之險？不道那年八月初三，猛烈刮起大風，連日不止，甚是寒冷。番營中俱穿皮襖，尙擋不住，那宋兵越發凍得個個發抖。

再加上連日陰雲密布，細雨紛紛，把個黃河連底都冰凍了。兀朮在營中向軍師道：『南朝天氣難道八月間就這樣寒冷了麼？』哈迷監道：『臣也在此想，南煖北寒，天道之正，那有桂秋時候，就如此寒冷？或者是主公之福，也未可知。』兀朮問道：『天寒有甚好處？』哈迷監道：『臣聞昔日郭彥威取劉智遠天下，那時也是八月天氣寒冷，冰凍了黃河，大軍方能渡過。今狼主可差人到黃河口去打探，倘若黃河凍了，汴京在我手掌之中也。』兀朮聽了，就令番軍去打聽。不一時番軍來回報，果然黃河連底都凍了。兀朮大喜，就下令發兵，竟踏着冰過河而來。那宋營中兵將，俱是單衣鐵甲，當不住寒冷，聞得金兵過河，俱熬着冷出營觀看，果然見番兵勢如潮湧而來。宋軍見了，盡皆拚命逃走，已來不及，那裏還敢對敵。張保見不是頭路，忙進營中，背了李綱就走。宗澤見軍士已潰，亦只得棄營而逃，趕上李綱，一同來京候旨。先有飛騎報入朝中，二人未及進城，早有欽差齎旨前來。謂李綱、宗澤失守黃河，本應問罪，姑念保駕有功，削職爲民，追印繳旨。二人謝恩，交了印信，欽差自去覆命。

宗澤便對李綱道：『此還是天子洪恩。』李綱道：『什麼天子洪恩，都是奸臣詭計，我等何忍在此眼睜睜看那宋室江山送與金人，不若轉回家鄉，再圖後舉罷。』宗澤道：『所見極是。』就命公子宗方進城搬取家小，李綱亦命張保迎取家眷，各望家鄉而去。朝裏欽宗降旨，差各將士堅守都城，專

等四方勤王兵到。

那兀朮得了黃河，逢人便殺，佔了宋營，不多時候，忽然雨散雲收，推出一輪紅日，頃刻黃河解凍，兀朮差人收拾兩岸船隻，渡那後兵過河，就點馬蹄國元帥黑風高，領兵五千爲頭隊先行，燕子國元帥烏國龍烏國虎領兵五千爲第二隊，自領大兵一路來至汴京，離城二十里，安下營寨，探軍飛報入朝，天子忙集文武計議，張邦昌道：「今兀朮之兵，殺過黃河，已至京城，臣想古人說的好：『窮韃子富倭子。』求王公賞他一賞，備一副厚禮，與彼求和，叫他將兵退過黃河，主公這裏暗暗等那各路兵馬到來，那時恢復中原，未爲晚也。」欽宗道：「從古可有求和之事麼？」張邦昌道：「漢嫁昭君，唐亦尙公主，目下不過救急，依臣之見，可送黃金一車，白銀一輛，錦緞千疋，美女五十名，歌童五十名，豬羊牛酒之類，只是沒有這樣忠臣肯去爲天子出力。」

欽宗便問兩班文武：「誰人肯去？」連問數聲，並無人答應，張邦昌上前道：「臣雖不才，願走一遭。」欽宗便道：「還是先生肯爲國家出力，真是忠臣！」遂傳旨備齊禮物，交與張邦昌來至金營，小番報與元帥，元帥道：「令他進來。」張邦昌來至裏邊，拜見黑元帥，黑元帥聽說一聲，大喝：「拿去砍了！」左右小番一聲答應，一齊上前，張邦昌道：「元帥不須發怒，」雙手把禮單奉上，黑元帥看了禮

單便說道：「張邦昌你且起來，將禮物留在這裏，你且回去，待本帥與你見狼主便了。」張邦昌道：「還有要緊話。」黑元帥道：「也罷，既有要緊話，可對我說，與你傳奏便了。」邦昌道：「煩元帥奏上狼主說：『張邦昌特來獻上江山，今先耗散宋國財帛。』」黑風高道：「知道了，待本帥與你傳奏狼主便了，你去罷。」邦昌拜辭出了金營，回來交旨。

那黑風高看見這許多禮物，又有美女歌童，金銀綬疋，心中暗想道：「我幫他們奪了宋室江山，就得了些須禮物，也不爲過。」遂吩咐小番，將禮物收下，呼哨一聲，竟拔寨起身，往山西抄路回轉本國去了。有軍士報知兀朮，兀朮想道：「黑風高跟隨某家，搶奪中原，早晚得了宋朝天下，正要重重賞他們，不知何故竟自去了？」吩咐小番傳令調燕子國人馬，上前五里下寨。

且說都城中有探軍報上殿來：「外面番兵，又上來五里安營，請旨定奪。」欽宗問張邦昌道：「昨日送禮求和，今反推兵上前紮營，是何道理？」邦昌道：「主公，臣想他們非爲別事，必定見禮少人多，分不到，故此上前。主公如今再送一副禮與他，自然退兵黃河去了。」欽宗無奈，只得又照前備下一副禮物，到了次日，命張邦昌再送禮講和。

這奸臣領旨出了午門，來到番營，小番稟過元帥，元帥道：「叫他進來。」小番出來，叫張邦昌一

同進內，俯伏在地，口稱：「臣見狼主，臣爲狼主親送禮物到來，還有機密事奏上。」烏國龍、烏國虎看了禮單，方纔說道：「吾非狼主，前日你送來的禮，是黑元帥自己收了，不曾送與狼主。如今這副禮，我與你送去便了。你可先入城去，聽候好音。」邦昌只得出營，進城回音。

這裏烏國龍對烏國虎道：「怪不得黑元帥去了，我們自從起兵以來，立下多少功勞，論起來，這副禮也該收得。收了，他的拔營也回本國，何如？」烏國虎道：「正該如此。」遂吩咐三軍，連夜拔營起馬，從山東取路往本國去了。

再說小番又來報與兀朮道：「烏家兄弟不知何故拔寨而去。」兀朮道：「這也奇了，待某家親自起兵上前，看是何如？」那宋朝探軍，又慌忙報入朝內說：「兀朮之兵，又上前五里安營。」欽宗大驚，卽忙問張邦昌：「何故？」張邦昌道：「兩次送禮，不曾面見兀朮，如今主公再送一副禮去，待臣親見兀朮求和便了。」欽宗哭道：「先生已經送了兩副禮去，此時再要，叫朕何處措辦？」邦昌道：「主公此副禮不依臣時，日後切莫怪臣。」欽宗道：「既如此，可差官往民間去買歌童美女，再備禮物。」邦昌道：「若往民間去買，恐兀朮不中意，不如還在宮中搜括，購辦禮物送去爲妙。」欽宗無奈，只得

在後宮遣行搜檢宮女，湊足盤括金珠首飾，購齊禮物，仍着張邦昌送去。

邦昌此回來至番營，擦頭觀看，比前大不相同，十分利害。邦昌下馬見過平章等，稟明送禮之事。平章道：「站着。」轉身進入營中奏道：「啟上狼主，外邊有一個南蠻，口稱是宋朝丞相，叫做什麼張邦昌，送禮前來候旨。」兀朮問軍師道：「這張邦昌是個忠臣，還是奸臣？」哈迷蠻道：「是宋朝第一個奸臣。」兀朮道：「既是奸臣，吩咐哈喇了罷。」哈迷蠻道：「這個使不得，目今正要用着奸臣的時候，須要將養他，且待得了天下，再殺他也不遲。」兀朮聞言大喜，叫一聲：「宜他進來。」平章領旨出來，將張邦昌召入金頂牛皮帳中，俯伏在地，口稱：「臣張邦昌朝見狼主，願狼主千歲千歲千千歲。」兀朮道：「張老頭兒，到此何幹？」張邦昌道：「臣未見主公之時，先定下耗財之計，前會到來送禮二次，俱被元帥們收去了。如今這副厚禮，是第三次了。」兀朮把禮單拿過來看了，說道：「怪不得兩處兵馬都回本國去了，原來爲此。」哈迷蠻道：「主公可封他一個王位，服了他的心，不怕江山不得。」兀朮道：「張邦昌孤家封你楚王之職，你可歸順某家罷。」邦昌叩頭謝恩。兀朮道：「賢卿，你如今是孤家的臣子了，怎麼設個計策，使某家奪得宋朝天下？」張邦昌道：「狼主要他的天下，必須先絕了他的後代，方可到手。」兀朮道：「計將安出？」張邦昌道：「如今可差一個官員，與臣同去見宋主，只說要一親王爲質，狼主方肯退兵，待臣再添些利害之言，哄嚇他一番，不怕他不獻太子出來與狼主。」

「兀朮聞言，心中暗怒，咬牙道：『這個奸臣，果然利害，真個很惡！』假意說道：『此計甚妙，孤家就差左丞相哈迷剛右丞相哈迷強同你前去，但這歌童美女，我這裏用不着，你可帶了回去罷。』

張邦昌同了二人出營，帶了歌童美女，回至城中，來至午門下馬，邦昌同哈迷剛、哈迷強朝見欽宗說：『兀朮不要歌童美女，只要親王爲質，方肯退兵，爲今之計，不若暫時將殿下送至金營爲質，一面速調各路人馬到來，殺盡番兵，自然救千歲回朝；若不然，番兵衆多，恐一時打破京城，那時玉石俱焚，悔之晚矣。』欽宗沉吟不語，邦昌又奏道：『事在危急，望陛下速作定見。』欽宗道：『既如此，張先生可同來使，暫在金亭館驛中等候着，朕與父王商議，再爲定奪。』邦昌同了番官丞相出朝，在金亭館驛候旨，張邦昌又私自入宮奏道：『臣啓我主，此乃國家存亡所繫，我主若與太上皇商議，那太上皇豈無愛子之心，倘或不允，陛下大事去矣！陛下須要自作主意，不可因小而失大事。』欽宗應允，入宮朝見道君皇帝，說：『令人要親王爲質，方肯退兵。』徽宗聞奏，不覺淚下，說道：『王兒，我想定是奸臣之計，然事已至此，沒有別人去得，只索令你兄弟趙王去罷。』隨傳旨宣趙王入安樂宮來，道君含淚說道：『王兒，你可曉得外面兀朮之兵，甚是猖獗，你王兄三次送禮求和，他要親王爲質，方肯退兵，爲父的欲將你送去，又捨不得你，如何是好？』

原來這位殿下名完，年方十五，甚是孝敬。他看見父王如此愁煩，因奏道：「父王休得愛惜臣兒，此乃國家大事，休爲臣兒一人，致誤國家重務。況且祖宗開創江山，豈是容易的？不若將臣兒權質番營，候各省兵馬到來，那時殺敗番兵，救出臣兒，亦未晚也。」徽宗聽了無奈，只得親自出宮坐朝，召集文武兩班問道：「今有趙王願至金營爲質，你等衆卿，誰保殿下同去？」常有新科狀元秦檜出班奏道：「臣願保殿下同往。」徽宗道：「若得愛卿同去甚好，等待回朝之日，加封官職不小。」當下徽宗退回宮內，百官退朝畢，張邦昌、秦檜同着兩個番官同了趙王前去金營爲質。這趙王不忍分離，放聲大哭，出了朝門上馬，來至金營。這奸臣同了哈迷剛，哈迷強先進營去，只有秦檜保着殿下，立在營門之外。張邦昌進來見兀朮，兀朮便問：「怎樣了？」哈迷剛、哈迷強道：「楚王果然好，果然叫南朝皇帝將殿下送來爲質；又有一個新科狀元叫什麼秦檜同來，如今現在營門外候旨。」兀朮道：「可與我請來相見。」

誰知下邊有一個番將，叫做蒲盧溫，生得十分凶惡。他聽差了，只道叫拿進來，急忙出營問道：「雖是小殿下？」秦檜指着殿下道：「這位便是。」蒲盧溫上前一把把趙王擊下馬來，望裏便走。秦檜隨後趕來高叫道：「不要把我殿下驚壞了！」那蒲盧溫來至帳前，把殿下放了，誰知趙王早已驚死。

兀朮見了大怒，喝道：『誰叫你去拏他？把他驚死。』吩咐：『把這厮拏去砍了。』只見秦檜進來說道：『爲何把我殿下驚死？』兀朮問道：『這就是新科狀元秦檜麼？』哈迷強道：『正是。』兀朮道：『且將他留下，休放他回去。』一面命將趙王尸首，教秦檜去掩埋了。又見張邦昌道：『如今朝內，還有一個九殿下，乃是康王趙構，待臣再去要來。』遂辭了兀朮出營，來至朝內，見了道君皇帝，假意哭道：『趙王殿下，跌下馬來，死於番營之內；如今兀朮仍要一個親王爲質，方肯退兵。若不依他，就要殺進宮來了。』道君聞言，痛哭不止，只得又召康王上殿，朝見畢，道君即將金邦兀朮要親王爲質，趙王跌死之事，一一說知。康王奏道：『社稷爲重，臣願不惜此微軀，前往金營便了。』二帝又問：『誰人保殿下前往？』當有吏部侍郎李若水上殿啓奏：『微臣願保。』遂同康王辭朝出城，來至番營，站在外邊。那張邦昌先進番營，見了兀朮，奏道：『如今九殿下，已被臣要來，朝內再沒別個小殿下。』兀朮聽了，恐怕又嚇死了，今番即命軍師親自出營迎接。李若水暗暗對康王道：『殿下可知，能強能弱，千年計，有勇無謀，一旦亡。』進營去見兀朮，須臾，隨機應變，不可折了銳氣。康王道：『孤家知道。』遂同哈迷強進營，來見兀朮。兀朮見那康王年方弱冠，美如冠玉，不覺大喜道：『好個人品。殿下若肯拜我爲父，我若得了江山，還與你爲帝何如？』康王原意不肯，聽見說話，是「原還他的江山」，只得勉

強上前應道：「父王在上，待臣兒拜見。」兀朮大喜道：「王兒平身。」就命康王從後營立帳房居住。只見李若水跟隨進來，兀朮問道：「你是何人？」李若水睜着眼道：「你管我是誰人！」隨了康王就走。兀朮就問軍師道：「這是何人？這等倔強？」哈迷蠻道：「此人乃是宋朝的大忠臣，現在做更部侍郎，叫做李若水。」兀朮道：「就是這個老先生，某家倒失敬了；天色已晚，就留在軍師營前款待。」

次日，兀朮升帳，問張邦昌道：「如今還作怎麼？」邦昌道：「臣既許狼主，怎不盡心？還要將二帝送與狼主。」兀朮道：「怎麼樣送來？」邦昌道：「只須如此如此……便得到手。」兀朮大喜，依計而行。

那邦昌進城來見二帝道：「昨日一則天晚，因不能議事，故爾在北營歇了；今日他們君臣計議，說道：『九王爺是個親王，還要五代先王牌位爲當。』臣想道：這牌位總之不能退敵，不如暫且放手與他；且等各省勤王兵到，那時仍舊迎回便了。」二帝無奈，哀哀痛哭道：「不孝子孫，不能自振，致累先王！父子二人，齊到太廟哭了一場，便叫邦昌：『可捧了去。』」邦昌道：「須得主君親送一程。」二帝依言，親送神主出城；方過吊橋，早被番兵攔住，二帝來至金營，邦昌自回守城。

二帝擊至金營，兀朮命哈軍師點一百人馬，押送二帝往北，那李若水在裏面保着殿下，一聞此

言忙叫秦檜保着殿下，自己出營大罵兀朮，便要同去保駕，兀朮暗想：李若水若至本國，我父王必然要殺他，乃對軍師道：『此人性傲，好生管着，不可害他性命。』軍師道：『曉得，狼主亦宜速即回兵，不可進城，恐九省兵馬到來，截住歸路，不能回北，那時間性命就難保。』依臣愚見，狼主不如暫且回國，來春再發大兵，掃清宋室，那時即位如何？』兀朮聞言稱是，遂令邦昌守城，又令移取秦檜家屬回兵。

且說二帝蒙塵，李若水保着囚車一路下來，看來到河間府，正走之間，只見前面一將俯伏接駕，乃是張叔夜。君臣相見，放聲大哭。李若水道：『你這奸臣，還來做甚？』叔夜道：『李大人，我前者投降，並非真心，因見陸登盡節，世忠敗走，力竭詐降，實望主公調齊九省大將，殺退番兵，阻其歸路，不想冰凍黃河，又將宗澤、李綱削職爲民，不知主公何故，只信奸臣，以致蒙塵。』說罷，大叫一聲：『臣今不能爲國家出力，偷生在此，亦何益哉！』遂拔劍自刎而死。二帝看見，哭泣而言道：『孤聽了好臣之言，以致如此。』李若水對哈迷監道：『你可與我把張叔夜的尸首掩埋了。』軍師遂令軍士們葬了張叔夜，押二帝往北而進。

一路前來，李若水對哈迷監道：『還有多少路程？』哈迷監道：『沒有多遠了，李先生！你若到本國，那些王爺們，比不得四狼主喜愛忠臣，言語之間，須要謹慎。』李若水道：『這也不能，我此來只拚

一死，餘外非所知也！」不一日，到了黃龍府內，只見那本國之人，齊來觀看南朝皇帝，直至端門方散。哈迷蚩在外候旨，早有官啟奏狼主：「哈軍師解進兩個南朝皇帝來了。」金主聞奏大喜，說道：「宣他進來。」哈迷蚩朝見了老狼主，把四太子進中原的話，說了一遍：「先令臣解兩個南朝皇帝進來候旨。」老狼主道：「如今四太子在於何處？」哈迷蚩道：「如今中國雖然沒有皇帝，還有那九省兵馬未服，故此殿下暫且回國，在後就到，等待明春掃平宋室，然後保狼主前去即位。」老狼主大喜，一面吩咐，擺設慶賀筵宴；一面令解徽宗，欽宗二帝進來。

番官出朝，帶領徽，欽二帝來到裏邊，見了金主，立而不跪。老狼主道：「你屢次傷害我之兵將，今被擒了，尚敢不跪麼？」吩咐左右番官：「把銀安殿裏邊燒熱了地，將二帝換了衣帽，頭上與他戴上狗皮帽子，身上穿了青衣，後邊掛上一個狗尾巴，腰間掛着銅鼓帶子，上面掛了六個大響鈴，把他的手綁着兩細柳枝，將他靴襪脫去了。」少刻，地下燒紅，小番下來把二帝抱上去，放在那熱地上，燙着脚底，疼痛難熬；身上銅鈴鑼鼓俱響，他那裏君臣，看了他父子跳得有興，齊聲哈哈大笑，飲酒作樂，可憐兩個南朝皇帝，比做把戲一般，這也是他聽信奸臣之語，貶黜忠良之報。

下邊李若水看見，心中大怒，趕上來把老主公拖了下去；又上來把小主公拖了下去。老狼主就

問哈軍師：『這是何人？』哈迷道：『這是他的臣子李若水，乃是個大忠臣。四狼主極重他的，恐老狼主傷他性命；叫臣好生看管他，如若死了，就問臣身上要人的，望乞吾主寬恩。』老狼主道：『既然如此，不計較他便了。』軍師謝恩面起，只見李若水走上前來，指着罵道：『你這些囚奴，不知天理的，把中原天子如此凌辱，不日天兵到來，殺至黃龍府內，把你這些囚奴，殺個乾乾淨淨，方出我今日之氣。』這李若水口內不住的，千囚奴，萬囚奴，罵個不休；那老狼主不覺大怒，吩咐小番：『把他的指頭割去。』小番答應下來，把李若水手指割去一個；若水又換第二個指頭，指着罵道：『囚奴，你把我李若水看做什麼人？雖你割去一指，我罵賊之氣，豈肯少屈？』狼主又叫：『將他第二個指也割去了。』——如此割了數次，五個指頭，盡皆割去了；李若水又換右手指罵，狼主又把他指頭盡皆割去了。李若水手沒了指頭，還大罵不止；老狼主道：『把他舌頭割去了。』那曉得割去舌頭，口中流血，還是罵；但是罵得不明白，言語不清，只是跳來跳去。衆番人看見，說道：『倒好取笑作樂。』衆番官一面喫酒，一面說笑；那外國之人，俱席地而坐的，過了一會都在上酒之時，不曾提防，李若水趕將上來，抱住老狼主，只一口咬了他耳朵，死也不放；那老狼主疼痛得動也動不得；那時大太子，二太子，三太子，五太子，文武衆官，一同上來亂扯，連狼主的耳朵都扯去了，把李若水推將下來，一陣亂刀，砍爲肉

泥。

當時，衆番官俱各上前來請老狼主的安；那哈迷蠻悄悄着人收拾了李若水的尸首，盛在一個金漆盒內，私自藏好。那老狼主叫太醫院用藥敷了耳朵，傳旨：「將徽，欽二帝，發下『五國城』。」拘在陷阱之內，令他坐井觀天。『過不得一二十天，兀朮大兵回國，拜見父王，奏說：『臣兒初進中原，勢如破竹。』老狼主大喜，又說起被李若水咬去一隻耳朵之事，兀朮再三請安；老狼主又傳旨：命番官分頭往各國借兵幫助，約定來年新春一同殺進中原。



●泥馬渡康王

話說當年宋朝代州雁門關，有總兵崔孝，失陷在於北邦，已經一十八年，善於醫馬，因此在桑番營裏四下往來，與那些番兵番將，個個合式，倒也過得日子。這日聽得二帝囚於五國城內，便取了兩件老羊皮襖子，燒了幾十斤牛羊脯，又帶了幾根皮條，來至五國城，對那些平章道：「我的舊主，聞得在此望衆位做個人情，放我進去見他一面，也盡我一點忠心。」衆平章道：「若是別人，那裏肯放他進去；若是你，我們常有煩你之處，就放你進去看看罷，是就要出來的。」崔孝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那平章開了門，放了崔孝進去。崔孝一頭走，一頭叫道：「主公在那裏？主公在那裏？」叫了半日，不見答應。「你看這許多土井在此，叫我向何處去尋？」崔孝本是個年老的人了，從早至午，叫了這半日，有些走不動了，不覺腰也酸痛了，只得蹲在地下睡倒了。忽然耳中聽得叫：「王兒。」又聽得：「王兒在此。」崔孝道：「好了，在這裏了。」便高叫：「萬歲，臣乃代州雁門關總兵崔孝，無物可敬，只有牛羊脯，并皮襖衣件，願主上龍體康健。」遂將牛羊皮條把衣食縛了，送下井去。二帝接了，道：「難得你一片好心。」崔孝道：「中原還有何人？」二帝道：「只爲張邦昌賣國，將趙王騙入金邦，跌死；只有一個九殿下，又被他逼來在此，爲質，中原沒有人了。」崔孝道：「既有九殿下在此，主公可寫下詔書一道，

待臣帶着倘能相遇，好叫他逃往本國，起兵來救主公回國。」二帝道：「又無紙筆，叫寡人如何寫得？」崔孝道：「臣該萬死，主公可降一道血詔罷。」二帝聽了，放聲大哭，只得暗裏把白衫扯下一塊，咬破指尖，血書數字，叫康王逃回中原，即位重慶江山，不失先王祭祀，寫了，就縛在皮條上，崔孝吊起來，藏於夾衣內，哭了一場，辭別二帝。二帝哭道：「朕父子陷身於此，舉目無親，今得見卿，如同至戚。略敘數言，又要別去，豈不叫朕痛殺？」崔孝道：「主公保重龍體，臣若在此，自必常常來看陛下也。」說罷，遂別了二帝出來。衆平章見了，大喝一聲：「崔孝，你幹得好事！」叫小番：「與我綁去殺了！」崔大叫道：「老漢無罪！」平章道：「我念你醫馬有功，通情放了你進去，爲何直到此時纔回，倘或狠主曉得，豈不連累我們？」崔孝道：「裏邊陷阱甚多，沒處尋覓，況且老漢有了些年紀，行走不動，故此耽擱久了，望平章原情饒罪。」平章道：「也罷，念你舊情分上，姑恕你一次，下次再不許到此處來。」崔孝連連說：「不來！不來！」飛跑的奔回，每日裏，仍往各營頭去看馬，留心打聽康王消息。

那邊兀朮過了新春，到了二月半邊，仍起五十萬人馬，并各國番兵，諸位殿下，一同隨征，殺奔南朝。——這就是金兀朮二進中原——一路上，但見那些番兵，威風殺氣，行到四月中旬，方進了潞安州城門，你道這次爲何來遲？只因在路上，打了幾次圍場，故此遲延日子了。兀朮把陸節度盡忠之事，

與衆殿下細說一番，衆殿下莫不讚歎。

不一日，又至兩狼關，又把雷震三山口，破炸兩狼關的事，也說一遍。衆殿下俱道：「此乃我主洪福齊天所致。」遂遞到了河間府，兀朮傳令：「不許入城騷擾百姓，有負張叔夜投順之心。」又一日：到了黃河，已是六月中旬了。天氣炎熱，兀朮傳令：「仍舊沿河一帶安下了營盤，待等天氣稍涼，然後渡河。」倏忽之間，又到了七月十五日，兀朮先已傳令：「搭起一座蓬廠，宰了多隻羊魚鴨之類，望北祀祖，把祭禮擺得端正，衆王爺早已齊集伺候。只見兀朮坐了火龍駒，後邊跟着那個王子，穿着大紅團龍夾紗戰袍，金軟帶勒腰，左掛弓，右插箭，掛口腰刀，坐下紅紗馬，頭戴束髮紫金冠，兩根雉雞尾，左右分開，那崔孝也跟在後頭來看，打聽得就是康王。那康王正走之間，坐下馬忽然打了個前失，幾乎跌下馬來。那康王忙忙把扯手一勒，這馬就趁勢立起來。兀朮回頭見了，大喜道：「王兒馬上的本事，倒也好了。」不道殿下匹馬這一踫，飛魚袋內這張雕弓，墮在地下。那崔孝走上一步，拾起弓來，雙手遞上說道：「殿下收好了。」兀朮聽見崔孝是中原口音，便問：「你是何人？」崔孝便向馬前跪下，答道：「小臣崔孝，原是中原人氏，在狼主這裏醫馬，今已十九年了。」兀朮大喜道：「看你這個老人家，倒也忠厚，就着你伏侍殿下，待某家取了宋朝天下，封你個大大的官兒便了。」崔孝謝了，就跟着

康王來至殿前，下馬進來，見了王伯玉叔，兀朮望北遙祭，叩拜已畢。一衆人回到營中，席地而坐，把酒筵擺齊了，喫酒。九殿下也就坐在下面，衆王子心上，好生不悅，暗道：「子姪們甚多，偏要這個小爾蠻爲子做什麼？」那裏曉得這九殿下坐在下邊，不覺低頭流下淚來，暗想：「外國蠻人，向有祖先，獨我二帝蒙塵，宗廟毀傷，皇天不佑，豈不傷心？」

兀朮正在歡呼暢飲，看見康王含淚不飲，便問：「王兒爲何不飲？」崔孝聽見，連忙跪下奏道：「殿下因適纔受了驚恐，此時心中疼痛，身上不安，故飲不下喉。」兀朮道：「既如此，你可扶殿下到後營將養罷。」崔孝領命，扶了康王回到本帳。康王進了帳中，悲哭起來。崔孝遂進後邊帳房，分付小番：「殿下身子不快，你們不要進來，多在外面伺候。」小番答應一聲，樂得往帳房外面好頑耍。這崔孝來到裏邊，遂在夾衣內，拆出二帝血詔，奉上。康王接在手中，細細一看，越增感，忽有小番來報：「狼主來了。」康王慌忙將血詔藏在貼身，出營來接。兀朮進帳坐下，問道：「王兒好了麼？」殿下忙謝道：「父王，臣兒略覺好些，多蒙父王掛念。」正說之間，只見半空中一隻大鳥，好比母雞一般，身上毛片俱是五彩，奪目落在對面帳篷頂上，朝着營中叫道：「趙構趙構，此時不走，還等什麼時候？」崔孝聽了，十分喫驚，兀朮問道：「這個鳥叫些什麼？從不會聽見這般鳥音，到像你們南朝人說話一般。」

「康王道：『此是怪鳥，我們中國常有名爲「鵲」見則不祥，他在那裏爲父王。』」兀朮道：『聽他在那裏爲我什麼？』康王道：『臣兒不敢說。』兀朮道：『此非你之罪，不妨說來我聽。』康王道：『他爲父王道：『騷獨狗騷獨狗絕了你喉，斷了你首。』』兀朮怒道：『待某家射他下來。』康王道：『父王賜與臣兒射了罷。』兀朮道：『好！就看王兒弓箭何如？』康王起身拈弓搭箭，暗暗禱告道：『若是神鳥引我逃命，天不絕宋祚，此箭射去，箭到鳥落。』祝罷，一箭射去，那神鳥張開口，把箭啣了，就飛。崔孝即忙把康王的馬，牽將過來，叫道：『殿下快上馬追去。』

這康王跳上馬，隨了這神鳥追去；崔孝執鞭趕上，跟在後邊。逢營頭，走營頭；逢帳房，踹帳房，一直追去，兀朮尙自坐着，看見康王如飛追去，暗想：這猥孩，這枝箭能值幾何，如此追趕？兀朮轉身，仍往大帳中去，與衆王子喫酒取樂；不一會，有平章報道：『殿下在營中發轡，踹壞了幾個帳房，連人多踹壞了。』兀朮大喝一聲：『什麼大事也來報我。』平章嘿然不敢再說，只得出去。倒是衆王子，見兀朮將殿下如此愛惜，好生不服，便道：『昌平王，踹壞了帳房，人口不打緊，但殿下年輕，不慣騎馬，倘然跌下來，跌壞了殿下，怎麼處？』兀朮笑道：『王兄們說的不差，小弟暫別。』就出帳房來，跨上火龍駒，問小番道：『你們可見殿下那裏去了？』小番道：『殿下出了營，一直去了。』兀朮加鞭趕去。

且說崔孝那裏趕得上，正在氣喘。兀朮見了，「吓！必定這老南蠻說了些什麼！你不知天下皆屬於我，你往那裏走？」大叫：「王兒！你往那裏走？還不回來！」康王在前邊聽了，嚇得魂不附體，只是往前奔。兀朮暗想：「這孩子不知道也罷，待我射他下來。」就取弓在手，搭上箭，望康王馬後一箭，正中在馬後腿上。那馬一跳，把康王掀下馬來，爬起來就走。兀朮笑道：「嚇壞了我兒了！」

康王正在危急，只見樹林中，走出一個老漢，方巾道服，一手牽着一匹馬，一手一條馬鞭，叫聲：「主公快上馬！」康王也不答應，接鞭跳上了馬，飛跑。兀朮在後見了，大怒，拍馬追來，罵道：「老南蠻！我轉來殺你！」那康王一馬跑到夾江，舉目一望，但見一帶長江，茫茫大水，在後。兀朮又追來，急得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大叫一聲：「天喪我也！」這一聲吶喊，忽然那馬兩蹄一舉，背着康王向江中拱的一聲，跳入江中。兀朮看見，大叫一聲：「不好了！」趕到江邊一望，不見了康王，便嗚嗚咽咽哭回來。到林中，尋那老人，並無蹤跡，再走幾步，但見崔孝已自刎在路旁。兀朮大哭回營，衆王子俱來問道：「追趕殿下如何了？」兀朮含淚將康王追入江心之事，說了一遍。衆王子道：「可惜！可惜！這是他沒福，王兄且勿悲傷。」各各相勸。

且說那康王的馬跳入江中，原是浮在水面上的；兀朮爲何看不見，因有神聖護住，遮了兀朮

的眼，故此不能看見。康王騎在馬上，好比霧裏一般，那裏敢開眼睛；耳朵內，但聽得呼呼水響，不一個時辰，那馬早已過了夾江，跳上岸來；又行了一程，到一茂林之處，那馬將康王聳了地來，望林中跑進去了。康王道：「馬啊！你有心，再耽我幾步便好，怎麼拋我在這裏就去了？」康王一面想，一面擡起頭來，見日色墜下，天色已晚，只得慢慢的步入林中；原來有一座古廟在此，擡頭一看，那廟門上，有個匾額，雖然剝落，上面的字，仍看得出，却是五個金字，寫着：「崔府君神廟。」康王走入廟門，門內站着。一匹泥馬，顏色却與騎來的一樣；又見那馬溼淋淋的，渾身是水，暗自想道：「難道渡我過江的，就是此馬不成？」想了又想，忽然失聲道：「那馬乃是泥的，若沾了水，怎樣不壞？」言未畢，只聽得一聲響，那馬卽化了。康王走上殿，向神舉手言道：「我趙構，深荷神力保佑；若果然復得宋室江山，那時與你重修廟宇，再塑金身也。」說了，就下來，將廟門關上；傍邊尋塊石頭頂住了，然後走進來，向神廚裏睡了。此回叫做「泥馬渡康王的故事」。

●愛華山

副元帥岳飛，領兵十萬上京，將近皇陵，岳元帥吩咐三軍悄悄紮下營，不要驚了先皇。岳爺來到陵上，朝拜已畢，細看那四圍山勢，心下暗想：『好個所在！』便問軍士：『這是什麼山？』軍士稟道：『這叫做愛華山。』岳爺想到：『此山真好埋伏人馬，怎能殺引得番兵到此，殺他個片甲不留，方使他不。敢。藐。視。中。原。』一面打算，一面回到營中坐定。

且說那吉青，當夜帶領了八百兒郎，敗陣下來。天明已久，將到皇陵，見前有營盤紮住，便問守營軍士道：『這是何人的營寨？』軍士回道：『是岳元帥的營寨。你是那裏人，問他怎的？』吉青道：『煩你通報，說吉青候令。』軍士進營稟道：『啓上帥爺，營門外有一吉青將軍求見。』岳爺道：『吉青此來，黃河定然失了！』遂令他進來。吉青進營來，參見了岳爺，岳爺道：『你今此來，敢是黃河失了，定是你酒醉，不聽吾言之故也。』吉青道：『不關我事，乃是兩淮節度使曹榮獻了黃河。』岳爺道：『你爲何弄得這般模樣？』吉青道：『末將與兀朮交戰，不道那個生番，十分利害，被他一斧砍去盔冠，幸虧不曾砍着頭，不然，性命沒有了。』牛皋笑道：『我說蓬蓬鬆鬆，那裏走出這個海鬼來。』岳元帥道：『你休得胡說！我如今就命你去，引得兀朮到此，將功折罪，引不得兀朮到此，休來見我。』吉青領令，也不

帶兵卒，獨自一個出發，上馬來尋兀朮。一面又令張顯、湯懷帶領二萬人馬，弓弩手二百名，在東山埋伏。但聽噓響為號，攔開人馬，捉擊兀朮。二人領命而去。又令王貴、牛舉帶領二萬人馬，弓弩手二百名，在北山埋伏。「此處乃進山之路，等兀朮來時，讓他人馬進了谷口，聽噓響為號，將空車裝亂石，塞斷他的歸路，不可有違。」二將領命，依計而行。又令周青、趙雲領兵二萬，弓弩手二百名，在西山埋伏。噓響為號，殺將出來，阻住兀朮去路。二人領命而去。又命施全、梁興領兵二萬，弓弩手二百名，在正南上埋伏。噓響一響，一齊殺出，阻住兀朮去路。二將各各領命而去。又分撥軍兵五千，守住糧草。岳元帥自領一萬五千人馬，同着張保、王橫，佔住中央，分撥停當，俟等兀朮到來。

且說吉青，也不知兀朮在那裏。「叫我何處尋他？」躡着頭，只望着大路上走去。忽聽得前邊馬嘶人喊，漸漸而來。不多時，人馬已近。吉青擡頭看來，叫一聲「妙啊！」原來是軍師帶領一千餘人，尋着了兀朮，在李家莊上回來。吉青把馬打上一鞭，趕上前來，大叫：「兀朮，快擊頭來！」兀朮見了，便道：「你這殺不死的兩蠻，某家饒你去罷了，又來怎麼？」吉青道：「臭狗奴，倒說得好！昨夜是老爺醉了，被你割斷了頭髮，如今我已醒了，須要賠還我，難道罷了不成？」兀朮大怒，搶斧就砍。吉青使棒相迎，二馬相交，兀朮追趕二十餘里，勒住馬不趕。吉青見他不趕，又轉回馬來，叫道：「你這毛賊，爲何不趕？」

兀朮道：「你這個狗蠻子，不是我的對手，趕你做什麼？」吉青道：「實實不是你的對手；我前面埋伏着人馬，要捉你這毛賊，諒你也不敢來。」兀朮大怒道：「你不說有埋伏，某家倒饒了你；你說有埋伏，某家偏要擊你。」就把馬一拍，豁喇喇追將下來。吉青在前，兀朮在後，看看追至愛華山，吉青一馬轉進谷口去了。軍師道：「猛主，我看這蠻子，鬼頭鬼腦，恐怕真個有埋伏，回營去罷。」兀朮道：「這是那兩蠻，恐怕某家追趕，故說有埋伏嚇我，況此乃上金陵必由的大路，你可催遣大隊上來，待某家先進去，看是如何。」兀朮帶領衆軍追進谷口，只見吉青在前邊招手道：「來！來！來！我與你戰三百合。」說罷，往後山去了。

兀朮細看那山，中央關，四面都是小山，抱住，沒有出路。今我已進谷口，倘被兩蠻截住歸路，如何是好，不如出去罷。」正欲轉馬，聽得一聲礮响，四面盡皆吶喊，豎起旗幟，猶如一片刀山劍嶺。那十萬八百兒郎，團團圍住愛華山，大叫：「休要走了兀朮！」只嚇得兀朮魂不附體，但見帥旗飄蕩，一將當先，頭戴金盔，身披銀葉甲，內襯白羅袍，坐下白龍馬，手執灑泉槍，隆長白臉，三絡微鬚，勝鬚腰圓，十分威武。馬前站的是張保，手執渾鐵棍，馬後跟的是玉橫，拿着鴉銅棍，威風凜凜，殺氣騰騰。兀朮見了，先有三分着急了；只得硬着膽問道：「你這兩蠻，姓甚名誰，快報上來！」岳爺道：「我已認得你毛

賊正叫做金兀朮，你欺中國無人，與兵兩犯將我二聖劫遷北去，百般凌辱，自古至今，從未有此恨不食你之肉，寢你之皮，今我主即位金陵，招集天下兵馬，正要擒你巢穴，迎回二聖，不期天網恢恢，自來透死，吾非別人，乃大宋兵馬副元帥姓岳名飛的便是。今日你既到此，快快下馬受縛，免得本帥動手。

「兀朮道：『原來你是岳飛，前番我王兄，誤中你的詭計，在青龍山上，被你傷了十萬大兵，正要前來尋你報仇，今日相逢，怎肯輕輕的放走了？你不要走，喫我一斧。』拍馬搖斧，直奔岳爺，岳爺挺槍迎戰。槍來斧擋，斧去槍迎，真個是棋逢敵手，各逞英雄。兩個殺做一團，輸贏未定。

却說那哈迷蚩飛馬回報大營，恰遇着大狼主粘罕，二狼主喇罕，三狼主茶瀾，五狼主澤利，帶領元帥結摩忽，吱摩忽，窩裏布，窩裏布，賀必達，斗必利，金骨都，銀骨都，銅骨都，鐵骨都，金眼大膽，銀眼大膽，銅先文郎，鐵先文郎，哈里圖，哈里強，哈鐵龍，哈鐵虎，沙文金，沙文銀，大小元帥，衆平章等，率領三十萬人馬，正在跟尋下來，哈迷蚩就將吉青引戰，今已殺入愛華山去了之話，說了一遍，粘罕就催人馬望愛華山而來。

山上牛羣望見了，便對王貴道：『王哥！只有一個番將在這裏邊，怕大哥一個人殺不過，還要把這軍擋在此做什麼？你看下邊有許多番兵來了，我等聞在這裏，不如把車兒推開了，却去殺他一個。』

快活，燥燥脾胃，何如？」王貴道：「說得有理。」二人就叫軍士把石車推開，領着這二萬人馬，飛馬下山來迎敵。

這岳元帥與兀朮交戰到七八十個回合，兀朮招架不住，被岳爺鈎開斧拔出腰間銀鑊，要的一鏢，正中兀朮肩膀，兀朮大叫一聲，撥轉火龍駒，望谷口敗去，見路就走。奔至北邊谷口，正值那王貴、牛皋下山去交戰了，無人攔阻，逕被兀朮一馬逃下山去了。元帥查問守軍軍士，方知牛皋、王貴下山情由，元帥就傳令衆兄弟，各各領兵下山接戰。一聲炮响，這幾位兇神惡煞，引着那十萬八百長勝軍，蜂擁一般，殺入番陣內。將遇將傷，兵逢兵死，直殺得天昏日暗，地裂煙飛，山崩海倒，霧慘雲愁。

這一場大戰，殺得那金兵大敗虧輸，望西北而逃。岳元帥在後邊催勸人馬，急急追趕，直殺得尸橫遍野，血流成河，番兵前奔岳兵後趕，趕下二三十里地面，却有兩座惡山，緊緊相對，那左邊的叫麒麟山，山上有一位大王，叫做張國祥——因是水滸寨中榮國子、張奇之子——聚集了三四千人馬，在此做殺人放火的生涯。右邊的叫獅子山，山上也有一位大王，姓董名芳——也是水滸寨中雙槍將、董平之子——聚集了三四千人馬，在此幹那打家劫舍的道路。這一日約定了下山擺圍場喫酒，忽見嘍囉來報道：「前面遮天蓋地的番兵敗下來了。」張國祥道：「賢弟，怪不得我們兩日生

軍清淡，原來多被他們抄掉了！我們何不把兵馬攔開兩邊，等他們來時，具是長槍撿鈎，強弓硬弩，爪留客住，兩邊修削，待他過去了一半，我和你出去截殺他，搶他些物件，以備山寨之用，何如？」董芳道：「哥哥好主意！」就叫衆嘍囉埋伏當，恰好金兵敗到兩山交界，只聽得齊聲吶喊，那衆番兵頂梁上擡去了三魂，腳底下溜掉了七魄。後邊人馬追來，前面又有人馬擋住，豈不是死，只得拚命奪路而走。却被那些嘍囉，左修右削，殺死無數。但是兵不衆多，截他不住，只得讓他走。看看過了一大半，只剩下三千來騎人馬，那張國祥一條棍，董芳兩枝槍，殺將出來，殺得那些番兵番將，滿山遍野，四散逃生。正殺得鬧熱，後邊王貴、牛皋、梁興、吉青四員統制，剛剛追到這裏，張國祥與董芳兩個那裏認得，見他們生得相貌兇惡，只道也是番將，搶上來，接着廝殺。王貴、牛皋也是蠢的，不管他三七二十一，就與他交戰，四個殺了兩個，各各用心，反把那些番兵放走了。

不一時，岳元帥大兵已到，看見兩員將，與牛皋等廝殺，便大叫「住手！」兩邊聽見，各收住了兵器。岳元帥道：「爾等何人，擅敢將本帥的兵將擋住，放走了番兵，是何道理？」張國祥、董芳見了岳元帥旗號，方曉得錯認了，慌忙跪下道：「我們弟兄兩個，是綠林中好漢，見番兵敗來，在此截殺。看見這四位將軍，生得醜陋，只道也是番將，故此交戰。不知是元帥到來，故爾冲撞我弟兄兩個，情願投在塵

下，望元帥收轡。『岳爺便下馬來，用手相扶，說道：「改邪歸正，理當如此。二位請起，請問尊姓大名？」張國祥就把兩個的履歷，細細說明。岳爺大喜，說道：「此刻本帥要追趕兀朮，不得工夫與賢弟們敘談，你二位可回山寨去收拾了，逕到黃河口營中來相會便了。」二人道：「如此，元帥爺請先行，小人們隨後就來。」又向牛鼠等說道：「適纔冒犯，有罪有罪！」牛鼠道：「如今是一家了，不必說客話，快去收拾罷！」二人別了衆將，各自上山收拾人馬糧草。

那岳元帥大兵，急急追趕兀朮，正行之間，只聽得衆番等哭將起來，原來前邊就是黃河阻住，並無船隻可渡。後邊岳軍又吶喊追來。兀朮道：「這道真個沒命了！」正在危急之際，那哈迷蚩用手指道：「恭喜狼主，這上流頭，五六十隻戰船，不是狼主的旗號麼？」兀朮定睛一看，「果然不差，是我的旗號。」就命衆軍士高聲叫喊：「快把船來渡我們過去！」你道這戰船，是那裏來的？却是魯王劉豫，與曹榮守着黃河，却被張所殺敗，敗將下來。到是因禍而得福，偏偏又遇着橫風，一時使不到岸。後邊岳兵看趕到，兀朮好不驚慌，忽見蘆葦裏一隻小船，搖將出來，船上一個漁翁，獨自搖着橈，兀朮便叫漁翁：「快將船來，救我家過去，多將金銀謝你。」那漁翁道：「來了。」忙將小船搖到岸邊道：「我的船上，只好渡一人。」兀朮道：「我的馬一同渡過去罷。」漁翁道：「快些上來，我要趕生意。」兀朮

慌慌張張，牽馬上船。那漁翁把篙一撐，那隻小船，已離岸有幾里，把櫓慢慢的搖開。道兀朮回頭看那些戰船，剛剛擱到岸邊。這些王兄，御弟，元帥，平章等，各各搶下船逃命。四五十號大船，多裝得滿滿的。有那些番兵爭上船，跌下水淹死的，不計其數。內有一號，裝得太重，纜至河心，一陣風暗，嘩嘩的沉了。還有岸上無船可渡的番兵，盡被宋兵殺死，屍骸堆積如山。

兀朮正在悲傷，只聽得岸上高聲大叫：「你那漁戶，把朝廷的對頭救到那裏去，還不快快搖攏來！」漁翁道：「這是我發財發福的主人，怎麼到送你做功勞？」岳元帥道：「那漁翁聲音，正是中原人，可對他說：捉拿番將上來，自有千金賞賜，萬戶侯封。」張保，王橫，領着軍令，高聲傳令道：「那漁翁快將番將獻來！」兀朮對漁翁道：「你不要聽他！我非別人，乃大金國四太子兀朮便是。你若救了某家，回到本國，就封你個王位，決不失言。」漁翁道：「說是說得好，但有一件成不得。」兀朮道：「是那一件？」漁翁道：「我是中原人，祖宗姻親，俱在中國，怎能受你富貴？」兀朮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送我到岸，多將些金銀謝你罷。」漁翁道：「好是好，與你講了半日的話，只怕你還不曉得我的姓名。」兀朮道：「你姓甚名誰？說與我知道，好補報你。」漁翁道：「我本待不對你說，却是真個不曉得，我父親伯叔，名震天下，乃是梁山泊上有名的阮氏三雄。我就是短命二郎阮小二爺爺的兒子，名喚阮良的便。」

是，你想，大兵在此，不去藏躲，反在這裏救你，那有這樣的數子？只因目下新君登位，要擊你去，做個進見之禮物，到不如你自把衣甲脫了，好等老爺來，綁省得費我老爺的力氣。」兀朮聽了大怒，吼一聲：「不是你，便是我。」提起金雀斧，望阮良頭上砍來。阮良道：「不要動手，待我洗淨了身子，再來拿你。」一個翻筋斗，撲通的下水去了。那隻船，却在水面上滴溜溜的轉。那兀朮本來是北番人，只慣騎馬，不會乘船的，又不識水性，又不曾搖橈，正做沒個理會處，那阮良却在船底下，雙手推着，把船望南岸上送。兀朮越發慌張，大叫軍師：「快來救我！」哈迷蚩看見，忙叫：「小船上兵卒，併到大船上來，快快去救狼主！」阮良聽得有船來救，透出水來一望，趁勢兩手扳着船沿，把身子望上一跳，又往下一墜，那隻船就面向水底朝天。兀朮翻入河中，却被阮良連人帶斧兩手抱住，兩足一登，戲水如遊平地，望南岸而來。

那邊岳元帥在岸上，看見阮良在水中擒住了兀朮，心中好不歡喜，舉手向天道：「真乃朝廷之洪福也。」衆將無不歡喜，軍兵個個踴躍。阮良擒住了兀朮，赴水將近南岸。那兀朮怒氣冲天，睜開二目，看看阮良，大吼一聲，那泥丸宮內一聲响，噴出一條金色火龍，張牙舞爪，望阮良臉上撲來。阮良叫聲「不好」，拋了兀朮，竟望水底下一鑽。這邊番兵駕着小船，剛剛趕到，救起兀朮，又撈了這馬，同

上大船。一面換了衣甲，過河直抵北岸。衆將上岸，回至河間府，撥兵守住黃河口。兀朮對衆平章道：『某家自進中原，從未有如此大敗，這岳南蠻果能如此！』即忙修本，差官回本國去，再調人馬來，與岳南蠻決戰。

再說南岸岳元帥見兀朮被番兵救了去，向衆將嘆了一口氣道：『這也是天意了。只可惜那條好漢，不知性命如何了。』說不了，只見阮良在水面上透出頭來探望。牛皋見了，大叫道：『水鬼朋友，元帥在這裏想你哩！快些上岸來！』阮良聽見，就赴水來到南岸，一直來到岳元帥馬前，叩頭跪下。岳元帥下馬，用手相扶，說道：『好漢請起，請教尊姓大名？』阮良道：『小人姓阮名良，原是梁山泊上阮小二之子，一向流落江湖，今日原想擒此賊來獻功，不道他放出一個怪來，小人一時驚慌，被他走了。』元帥道：『此乃是他命不該絕，非是你之無能，本帥看你一表人物，不如在我軍前立些功業，博個封妻蔭子，也不枉了你這條好漢。』阮良道：『若得元帥差收錄，小人情願捨命圖報。』岳元帥大喜，遂命軍士與阮良換了乾衣，一面安營下寨，殺豬宰羊，賞勞兵卒。又報張國祥、董芳帶領軍士糧草到來，元帥就命進營，與衆將相見畢，又叫阮良與張國祥、董芳亦拜爲義友。又寫成告捷本章，并新收張、董、阮三人，一併奏聞，候旨封賞。

●牛頭山

話說康王正在宮中與張美人飲宴，只見衆大臣亂紛紛趕進宮來，叫道：「主公不好了！今有杜充獻了長江，引番兵直至鳳台門，他兒子杜吉，開門迎賊，番兵已殺進都城，主公還不快走！」康王大驚失色，也顧不得別人，遂同了李綱、王淵、趙鼎、沙丙、田思忠、都寬、君臣共是七人，逃出通濟門，一路而去。

那兀朮進了鳳台門，並無一人迎敵，直至南門，走上金階進殿來，只見一個美貌婦人，跪着道：「狼主若早來一個時辰，就拿住康王了。如今他君臣七人，逃出城去了。」兀朮道：「你是何人？」美人道：「臣妾乃張邦昌之女，名叫荷香，康王之妃。」兀朮大喝一聲道：「夫婦乃五倫之首，你這寡廉鮮恥，全無一點恩義之人，留他何用？」走上前一斧，將荷香砍做兩半，遂傳令番官把守金陵。『某家統捉康王，』遂令杜充在前引路，沿城追趕。所到之處，人只道杜充是保駕的，自然引指去路，遂引兀朮緊緊追趕上來。

這裏君臣七人，忽忽如喪家之狗，忙忙似漏網之魚，行了一晝夜，纔到得句容。李綱道：「聖上快將龍袍脫去，換了常服，不然，恐兀朮踪跡追來。」康王無奈，只得依言，不敢住腳，望着平江府秀水縣，

一路逃至海鹽。海鹽縣主路金，聞得聖駕逃難到此，連忙出城迎接，接到堂上坐定。王淵道：「如今聖駕要往臨安，未知還有多少路？」路金道：「雖離此不遠，但有番兵，曾在錢塘對面下營，節度背棄兵而逃，聖上若到臨安，恐無人保駕，不如且在此待勤王兵到。」王淵道：「你這一小地方，怎生住得？」路金道：「地方雖小，尚有兵幾百。此地有一隱居傑士，只要聖上召他前來，足可保守。」高宗叫聲：「卿家，此地有甚麼英雄，在此隱居？」路金道：「乃是昔日梁山泊上好漢，覆姓呼延，名灼。此人，有萬夫不當之勇，主公召來，足可保駕。」王淵道：「呼延灼，昔日原為五虎將，乃是英雄，只恐今已年老，不知本事何如？」高宗道：「就煩卿家去請來。」知縣領旨而去。

一面縣中送出酒筵，君臣飲酒。王淵道：「依臣愚見，還是走的為妙。倘到得湖廣，會見岳飛，方保無事。」高宗道：「列位卿家，朕連日奔走辛苦，且等呼延灼到時，再作商議。」

正說間，路金來奏：「呼延灼已召到候旨。」高宗命：「宣來。」那呼延灼到縣堂來見駕。高宗道：「老卿家，可曾用飯否？」呼延灼道：「接旨即來，尚未喫飯。」高宗就命路金，準備酒飯。呼延灼就管席前飽餐一頓。

忽見守城軍士來報：「番兵已到城下。」高宗著忙。呼延灼道：「請聖駕上城觀看。臣若勝了，萬

歲即可在此等勤王兵到，若不能取勝，聖上即時出城，往臨安去罷。」高宗乃允，遂同了衆臣，一齊上城觀看。

只見杜充在城下高叫：「城內軍民人等聽者：四太子有令，快快把昏君獻出，官封王位，莫待打破城池，雞犬不留，悔之晚矣！」話言未絕，那城關處，一位老將軍出城，大喝一聲：「你是何人，敢逼吾主？」杜充道：「長江王便是，你乃何人？」呼延灼道：「嗚！你就是獻長江的好賊麼！不要走，吃我一鞭！」要的一鞭，望杜充頂梁上打去。杜充用金刀架住，又一鞭攔腰打來，杜充招架不住，翻身落馬，衆番兵反身散去。呼延灼也不追趕，取了首級，進城見駕。高宗大喜道：「卿家真乃神勇寡人，若得回京，重加官職。」分付將杜充首級，號令在城上。

再說番兵散回，去報與兀朮道：「長江王追趕康王，至一城下，被一老南蠻打死了。」兀朮道：「有這等事！」就帶了兵來至城下，叫道：「快送康王出來！」高宗正與衆臣在城上，見了流涕道：「這就是兀朮，挈我二聖的孤，與他不共戴天之仇！」呼延灼道：「主上不必悲傷，且整備馬匹，若臣出去，不能取勝，主公可出城走，直至臨安，前投湖廣，尋着岳飛，再圖恢復。」說了，即提鞭上馬，沖出城來，大叫：「兀朮休逼吾主，我來也！」兀朮見是一員老將，鶴髮童顏，威風凜凜，十分歡喜，便道：「老將軍何

等之人請留姓名。」呼延灼道：「梁山泊上五虎上將呼延灼是也。你快快退兵，饒你性命；不然，叫你死於鞭下。」兀兀道：「我非別人，乃大金國兀兀四太子是也。久聞得梁山泊聚義一百八人，勝似同胞，人人威武，個個英雄，某也未信。今見將軍果然名不虛傳，但老將軍如此忠勇，反被奸臣陷害，某家今勸你不如降了某家，即封王位，安享富貴，以業天年，豈不美哉？」呼延灼大怒道：「我當初同宋公明征伐大遼，手下不知打死了多少上將，希罕你這樣個番奴！」遂舉鞭向着兀兀面門上打去，兀兀舉金雀斧架住，兩人大戰了三十餘合。兀兀暗想：「他果是英雄，他若少年時，不是他的對手。」二人又戰了十餘合。呼延灼終久年老，招架不住，回馬敗走。兀兀縱馬追趕。呼延灼上了吊橋，不知那吊橋年深日久，不曾換得，木頭已朽爛了，呼延灼跑馬上橋，來得力重，忽踏斷了橋木，那馬前蹄陷將下去，把呼延灼跌下馬來。兀兀趕上前，就一斧砍死。城上君臣看見，慌慌上馬出城，沿着海塘而走。那兀兀砍死了呼延灼，勸馬道：「倒是某家不是了，他在梁山上何等有名，反害在我手。」遂令軍士收拾屍首，暫時安葬。待某家得了天下，另行祭葬便了。城內百姓，開城迎接。兀兀進城，問道：「康王往那裏去了？」軍民跪了答道：「康王同了一班臣子逃出城去了。」兀兀傳令，不許傷害百姓，遂帶領大兵，也沿着海塘一路追去，不上十來里路，遠遠望見他君臣八人在前逃奔，高宗回頭，看見兀兀追兵

將近，真個插翅難逃，只待束手就擒。正在驚慌之際，忽見一隻海船使來，衆大臣叫道：「船上鴛鴦長快來救駕！」那海船上人聽見，就轉篷使近來，攏了岸，把鐵錨來拋住了。君臣們卽下馬來，把馬棄了，忙的下船。那船上人看見番兵將近，卽忙起錨使篙，纔撐離得海岸。兀朮剛剛趕到，大叫：「船家快快把船攏來，重重賞你！」那船上憑他叫喊，那裏肯攏來，掛起風帆，一直使去。兀朮道：「某家如今往何處去好？」軍師道：「量他們不過逃到河南，去投岳飛；我們不如也往那一路追去。」兀朮道：「既如此，待某家先行，你在後催趕糧草速來。」軍師領命，辭了兀朮自去。

那兀朮帶了人馬，沿着海塘一路追將下來，忽見三個漁人，在那裏釣魚，兀朮問道：「三位百姓，某家問你，可曾見一隻船渡着七八人過去麼？」三人道：「有的，有的，老老少少，共有七八個，方纔過去得。」兀朮道：「就煩你們引我們的兵馬追去，若拿住了，重重的賞你。」那三個暗想道：「待我們哄他沿邊而走，等潮汛來時，淹死這班奴才。」便道：「既如此，可隨着我們來。」就引了大兵一路追去。

不一時，但見雪白潮頭，湧高數丈，波濤滾滾，猶如萬馬奔騰，原來錢塘江中的潮汛，非同小可。霎時間，巨浪滔天，猶如山崩地裂，一聲響，嚇得兀朮魂飛魄散，大叫一聲，連忙拍馬走到高處。那江湖擁

來，將兀朮的前隊幾萬人馬，連那釣魚的三人，多被潮浪湧去，盡葬江魚之腹。聞得那三人，却是朱繼
 主自拚一死，扮作漁翁，哄騙兀朮的。後來高宗南渡，封爲松木場土地，朱、金、祝三位相公，至今古跡猶
 存。那時兀朮大怒道：「倒中了這漁翁的奸計，傷了我許多人馬。」只見軍師在後面趕來道：「嚇死
 臣也！雖然淹死了人馬，幸得猛主無事，我們一直追至湖廣，必要捉了康王，方消此恨。」於是催趲大
 兵，一路追來。

再說高宗幸得海船救了危急，路金叫船家端正午飯。君臣尙未喫完，前邊使下一隻大船來，將
 船頭一撞，跳過幾個強人來，就要動手。衆大臣道：「休得驚了聖駕！」強人道：「什麼聖駕？」太師道：
 「這是宋朝天子。」衆人道：「好吓！俺家大王，正要掣個宋朝天子。」這幾個強盜，搶進船來，將高宗
 並衆臣一齊捉下船去，解至蛇山，上了岸，報進寨去。那大王問道：「拿的甚麼人？」嘍囉稟道：「是宋
 朝皇帝。」那大王聽說是宋朝皇帝，便大怒道：「綁去砍了！」李綱叫道：「且慢着！大海之中，怕我們
 飛了去不成？但是話也須要說個明白，和你有何仇恨，使我們死了，也做個明白之鬼。」大王道：「既
 要明白……」叫頭目：「領他們到兩廊下去看了來受死。」頭目得令，遂引了李太師一行人來到
 兩廊下，但見滿壁俱是圖畫。李綱道：「這是什麼故事？」頭目道：「這是梁山泊宋大王的出身，我家

大王就是北京有名的浪子燕青。只因宋大王一生忠義，被奸臣害死，故有此大冤。李綱又逐一去看，看到「蓼兒洼」，便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便放聲大哭起來，哭一聲：「宋江！」罵一聲：「燕青！」哭一聲：「宋江，好一個忠義之士！」罵一聲：「燕青，你這背主忘恩的賊，不能將蔡京、童貫一般奸臣殺了報仇，反是偷生在此快活。」燕青聽見，心下想道：「這老賊，罵得有理。」叫頭目：「送他們到海中，由他們罷。」頭目答應一聲，將他們君臣八人，推下海船，各自上山去了。

高宗與衆臣面面相覷，這茫茫大水，無路可通，俱各大哭道：「這賊人將我們送在此處，豈不餓死！」正哭之間，忽見一隻大船，迎着風浪使來，衆大臣齊叫：「救命！」只見五個大漢，把船攏上來，問道：「你們要往何處去？」衆人道：「要往湖廣去尋岳元帥的。」那五個大漢道：「我們就送你去，可進艙坐定，桌上有點心，你們大家喫些。」君臣進艙，正在肚飢時候，就將點心來喫。高宗道：「天下也有這樣好人，寡人若有回朝之日，必封他大大的官職。」說未了，船家道：「已到湖廣了，上岸去罷。」衆人道：「那有這樣快，休要哄我。」那五個人道：「你上去看，這不是界牌麼？」李綱等保了高宗上岸觀看，果然是黃州界牌關。衆臣大喜，正要作謝船家，回轉頭來，那裏有什麼船；但見雲霧裏，五位官人，冉冉而去。衆臣道：「聖天子百靈護助，不知那裏的尊神，來救了我君臣性命。」高宗道：「衆卿記

着，待寡人回朝之日，就各處立廟，永享人間血食便了。」後來高宗遷往臨安建都，即封爲五顯靈官，在於普濟橋，敕建廟宇，至今香火不絕。

且說君臣八人，進了界牌關，行了半日，來到一座村莊中央，分人家門首。因他造得比別家高大，李綱擡頭一看，叫聲：「主公不好了！這是張邦昌的家裏，快些走罷！」沙丙、田思忠扶了高宗，急往前行。却被他門上人看見了，忙忙進去報知太師道：「門首有七八個人過去，聽見他說話，好似宋朝天子，往東首去了。特來稟知。」邦昌聽了，忙叫備馬，出了門一路追來，看見前面正是高宗君臣，高叫：「主公慢行，微臣特來保駕。」連忙趕上來，下馬跪着道：「主公龍駕，豈可冒險前行，倘有意外，那時怎麼處！且請聖駕枉駐臣家，待臣去召岳元帥前來保駕，方無失誤。」高宗對衆臣道：「且到張愛卿家，再作計議。」邦昌就請高宗上了馬，自己同着衆臣隨後跟着回家，進了大廳上，高宗坐定，便問：「卿家可知岳飛今在何處？」邦昌道：「現在駐兵潭州，待臣星夜前去招來。」高宗大喜，邦昌分付家人，安排酒席款待。天晚時，透在書房一處安歇，私下叫家人前後把守，辭了高宗，只說去召岳飛，却是飛的到粘罕營中報知，叫他來捉拿康王去了。

却說邦昌的原配蔣氏夫人，修行好善，念佛看經，所以家事俱是徐氏二夫人掌管，那晚有個丫

響，將張邦昌在二夫人房內商量拘留天子太師，去報金邦大太子來捉之事，細細說知蔣夫人喫了一驚，暗想：『君臣大義，豈不滅絕天倫！』挨至二更時分，悄悄來到書房，輕輕扣門，叫聲：『快些起來逃命！』君臣聽見，連忙開門，問是何人。夫人道：『妾乃罪臣之妻蔣氏，我夫奸計，欺留聖駕在此，已去報粘罕來拿你們了！』高宗慌道：『望王嫂救救孤家，決當重報。』夫人道：『可隨罪婦前來。』君臣八人，只得跟了蔣氏，來到後邊。蔣氏道：『前後門都有人看守，一帶俱是高牆，難以出去。只有此間花園牆稍低，外面俱是菜園，主公可從牆上爬出去罷。』君臣八人，只得攀枝附樹，爬出牆來，慌不擇路，一跌一踉上路逃走。蔣氏諒難卸過，在腰間解下帶，在一棵大樹上吊死了。

再說張邦昌來到番營，報知粘罕。粘罕隨即領兵三千，連夜趕至張邦昌家裏，進到大廳，坐定道：『快把南蠻皇帝拿來！』邦昌帶了一衆家人，走進書房，只見書房門大開，不見了君臣八人，這一驚不小，慌忙尋覓，一直尋到後花園，但見牆頭爬倒，叫聲：『不好了！』回轉頭來，只見蔣氏夫人懸掛在一棵樹上。邦昌咬牙恨道：『原來這潑賤，壞了我的事！』即拔佩刀將蔣氏夫人之頭割下，出廳稟道：『臣妻將康王放走，特斬頭來請罪。』粘罕道：『既如此，他們還去不遠，你可在前引路去追趕。但你既然歸順我國，在此無益，不如隨着某家回本國去罷。』命小番將張邦昌家抄了，把房子燒毀了。邦

昌心下好生懊悔，只得由他抄了，將房子放起一把火來，連徐氏一並燒化在內，跟了粘罕前去。

再說高宗君臣八人，走了半夜，剛剛上大路，恰遇着王鐸帶領從人，騎馬來望張邦昌，要商議歸金之事。恰好遇著高宗君臣，王鐸大喜，慌忙下馬，假做失驚跪奏道：「主公爲何如此？」李綱將失了金陵之事，說了一遍，王鐸道：「既如此，臣家就在前面，且請陛下到臣家中用些酒飯，待臣送陛下到瀘州去會岳飛便了。」高宗允奏，隨同衆臣跟了王鐸，一齊到王鐸家中，進得裏頭，王鐸叫衆家將，將高宗君臣八人一齊綁了，拘禁在後園中，自己飛身上馬，一路來迎粘罕報信。

先說王鐸的大兒子王孝如，在書房讀書，聽得書童說父親將高宗君臣綁在後園，要獻與金邦，忙至後園，喝散家人，放了君臣，一同出了後園門，覓路逃走。行不多路，王孝如心中暗想：「我不能爲國報仇，爲不忠，不遵父命，放走高宗，爲不孝；不忠不孝，何以立於人世！」大叫一聲：「陛下，罪臣之子，不能遠送了！」說罷，望山澗中一跳，投水而死。君臣歎息了一番，急急往前逃奔。

再說那王鐸一路迎着張邦昌，引見了粘罕，報知：「高宗已被臣綁縛在後園，專候狼主來拿。」粘罕大喜，遂同了王鐸來至家中，坐定，王鐸家人裏說：「公子放了高宗，一同逃去了。」王鐸驚得呆了，只得奏稟：「逆子放走康王，一同逃去了。」粘罕大怒，分付把都兒們，將王鐸家抄了，房屋燒燬了。

命王鐸與張邦昌兩個，同作鄉導，一路去趕康王。王鐸暗恨：『早知粘罕這般狠毒，何苦做此奸臣！』却說王孝如身邊有一家將，名喚王德壽，聽見小主放走康王，一同逃走，便追將上去，思想跟隨孝如。那王鐸在路望見了，便稟上狼主道：『前邊這個，是我家人王德壽，他熟諳路途，叫他做鄉導，去拿康王，必然穩當。』粘罕道：『既如此，喚他來。』王鐸叫轉王德壽，來見了粘罕，粘罕叫他騎匹好馬，充作鄉導。德壽道：『小人不曾騎馬的。』粘罕道：『就是步行罷。』王德壽暗道：『公子拚命放走康王，我怎麼反引他去追趕？不如領他們爬山過嶺，就攔工夫，好讓他們逃走。』定了主意，竟往高山上亂走。那粘罕在山下扎住營盤，命衆番兵跟了王德壽爬山，爬到半山之中，擦頭觀看，上邊果有七八個人，在上爬山。王德壽叫聲：『我死也！怎麼處！』就把身子一滾，跌下山來，跌成肉醬。

那些番兵看見上邊果然有人，就拚命爬上去。那君臣八人，回頭望下觀看，見山下無數番兵爬上來。高宗道：『這次決難逃脫的了！』君臣正在危急之際，天上忽然陰雲佈合，降下一場大雨，傾盆如注。那君臣八人，也顧不得大雨，拚命爬上山去。那些番兵穿的多是皮靴，經了水，又兼山上砂滑，爬了一步，倒退了兩步。立脚不牢的，跌下來，跌死了無數。那雨越下個不住。粘罕道：『料他們逃不到那裏去，且張起牛皮帳來遮蓋，等雨住了，再上去罷。』

再說那高宗君臣八人，爬到了山頂平地，乃是一座靈官廟，又無廟祝，渾身濕透，且進殿躲過這大雨再處，做書的一枝筆，寫不得兩行字；一張口，說不出夾層話。且把高宗在靈官廟內之事，暫擱一邊。

且說那直州岳元帥，一日正坐公堂議事，探子報道：「兀朮五路進兵，杜充獻了長江，金陵已失，君臣八人逃出在外，不知去向了！」元帥一聞此言，急得魂魄俱無，大叫一聲：「聖上吓要臣等何用！」拔出腰間寶劍，就要自刎。張憲、施全二人，急忙上前，一個攔腰抱住，一個扳住臂膊，叫聲：「元帥差矣！聖上逃難在外，不去保駕，反尋短見，豈是丈夫所爲？」岳爺道：「古語云：『君辱臣死。』至今不知那聖上蒙塵何處，爲臣子者，何以生爲！」旁邊走過諸葛英道：「元帥不必愁煩，末將同公孫、郎善能扶乩請仙，可知君王逃在何處，我們就好好去保駕了。」元帥拭淚，就命快排香案，祝拜通忱。諸葛、公孫二人在仙乩上，扶出幾個字來道：「落日映湘，崔魏行路難；速展乾坤手，覓跡在高山。」元帥道：「這明明說是聖上在湘，二處山上，但不知在那一個山上，叫我向何處去尋覓？」便請過澧州總兵來道：「有頰、貴、鎮，將湘、澧二州山名，盡數寫來。」總兵就在下邊細細開明，送上元帥。元帥就將山名做成圖紙，放在盒內，重排香案，再齋清香，虔心禱告：「願求神明指示天子逃在何處，即拈着何山。」祝

畢，拈起一闢，打開看時，却是「牛頭山」三字。元帥就命：「牛皐兄弟，你可帶領五千人馬，同着總兵，速往牛頭山打探。我領大兵隨後卽來。」牛皐得令，如飛而去。

將到牛頭山，恰正是君臣爬山遇雨的時候。牛皐軍士在山下，也撐起帳篷，等雨過了而行。軍士回報說：「前面有番兵扎營。」牛皐道：「既有番兵，君王必然在這山上了。請問總兵從何處上山？」總兵道：「從荷葉嶺上去，却是大路。」牛皐領兵就從荷葉嶺上去，一馬當先跑上山來。那靈官廟內君臣們走出偷看，見是牛皐，便大叫：「牛將軍，快來救駕！」牛皐跑到廟前下馬，進殿見了高宗，叩頭道：「元帥聞知萬歲之事，幾乎自盡，幸得衆將救了，令牛皐先來保駕。果然在這裏！」就將身邊乾糧，獻上與高宗充飢。然後分付三軍，守住上山要路。

那些番兵等雨住了，正要上山，忽見有宋兵把守，忙報知粘罕。粘罕就命人去催蹙大兵，又着人望臨安一路，迎報兀朮領兵來。且把廉王困住，不怕他插翅飛去。

且說牛皐就叫澶州總兵，回去保守澶州，速請元帥領兵來救駕。那總兵在路，正迎着元帥大兵，報說：「聖駕正在牛頭山。牛將軍請元帥速上山保駕。」元帥聞得，飛奔上牛頭山來。牛皐迎接，同至靈官廟朝見了高宗，奏道：「微臣有失保駕，罪該萬死。」高宗大哭道：「奸臣誤國，卿有何罪？」又

把一路上受苦之事，細細說了一遍，又道：「孤家因衣服濕透，此時身上發熱，如之奈何！」

衆臣正在商議，只見張保過來稟說：「擊得一個奸細，聽候發落。」岳爺道：「帶他過來！」張保一把提將過來跪下，元帥看他是個少年道童，便問：「你是何人，敢來窺探？」那人道：「小人是玉山虛宮道童，聞得有兵馬在此，師父着小人來打探，望乞饒命。」岳爺道：「那玉山虛宮可大麼？」道童道：「地方甚大，有三十六個房頭。」岳爺道：「你去說與住持知道，不必驚慌，有當今天子避難至此，因稟體不和，着你們收拾好房幾間，送聖上來將養。」道童得令，飛奔上去報信。

岳爺奏道：「臣探得有玉山虛宮，可以安任，請陛下上車。」遂將小轎車出空了，載了天子，衆大臣各揀一匹馬騎着，衆將一齊送高宗來至宮前，早有住持率領三十六宮道士，跪着迎接。天子進了宮，十分喜悅。岳爺即將乾淨新衣與高宗換了，衆臣請安已畢，只見走過一個老道士，奏道：「當年梁山泊上神醫安道全，在本山藥王殿內安撫靜養，今聞聖體違和，乞聖上着來調治，可保聖躬無恙。」高宗大悅，即命老道士：「去請來調治朕躬，自當封職。」

又有李綱奏道：「乞於靈官殿左首，搭起一臺，效當年漢高祖築臺拜將之事，拜封元帥並衆將官，好使他捨身爲國。」高宗准奏，遂令路金監督搭臺。次日高宗出宮，衆將迎駕上臺，傳旨：「封岳飛

爲武昌開國公少保統屬文武兵部尙書都督大元帥。岳飛謝恩畢，正要加封牛皋等一班衆將，不道高宗一時頭暈，傳旨：「候朕病痊再行封賞。」衆將跪送回宮。

次日早上衆將到靈官殿前，只見挂着一張榜文，上寫着：

「武昌開國公少保統屬文武都督大元帥，爲曉諭事：照得本帥恭承天命，統屬六軍，共爾衆將，必期掃金扶宋，盡力王事，所有條約，各宜知悉：

「聽點不到者斬。擅闖軍門者斬。聞鼓不進者斬。聞金不退者斬。

私自開兵者斬。搶奪民財者斬。奸人妻女者斬。洩漏軍機者斬。

臨陣反顧者斬。兵弁賭博者斬。妄言禍福者斬。不守法度者斬。

笑語喧嘩者斬。酗酒入營者斬。」

大宋 建炎 年 月 日 榜 張掛營門

那牛皋聽見衆人在那裏，一歎一歎念到後來兩條，便道：「胡說！大哥明明曉得我喜歡喫酒，是這樣高聲亂嚷的，却將這兩件事寫在上邊？」停一會，待我闖一個轅門與他看，看他怎樣斬我。」衆將齊至營前，只見張保傳出令來：「元帥今日不升帳了，諸將明日早上候令罷。」衆將得令，各自散。

去。牛皋道：『明早待我喫個大醉而來，看他怎樣。』

再說元帥命張保去請湯懷，直至後營相見。岳爺道：『請賢弟到來，非爲別事。今日所掛斬條，上有兩件事，犯着牛兄弟的毛病，故此愚兄不升帳，發令之初，若不將他斬首，何以服衆？若准了法，又傷兄弟之情。賢弟可如此如此，方得無事。』湯懷領令，來到牛皋帳中，見他正在喫酒。牛皋道：『湯二哥來得好，也來喫一杯。』湯懷就坐下喫了幾杯，便道：『我有正事，與你相商。』牛皋道：『是什麼事？』湯懷道：『你道大哥今日爲何不升帳？打聽得他要差個人到相州去催糧，因山下有番兵阻住，無人敢去，爲此愁悶不能升帳。我想我一人實不敢去，怎麼作個計較，幹得這件大功勞，特來與你商量。』牛皋道：『諒這些小番兵，怕他怎的？明日看我自己去。』湯懷道：『既如此，明日你且休要喫酒，悄悄的去，不要被別人搶去頭功。』牛皋道：『多謝你了。』湯懷別了牛皋回營。

到了明日，元帥升帳，衆將參謁已畢，站立兩旁聽令。湯懷見牛皋低頭走進營來，暗暗歡喜。元帥道：『三軍未發，糧草先行；目今交兵之際，糧草要緊；但山下有金兵阻路，如何出得他的營盤？那一位大膽，敢領本帥之令，前往相州催糧？』語聲未絕，牛皋上前道：『末將敢去。』元帥道：『你的本事，怎能出得番營？』牛皋道：『元帥，休得長他人志氣，諒這些毛賊，怕他怎的？小將若出不得番營，愿納下』

這顆首級。」元帥道：「既如此，有令箭一枝，文書一封，限你四日四夜到相州，小心前去。」牛皋得令，將文書藏在懷中，把令箭插在飛魚袋內，上馬提鋼，獨自一個跑下山來。

那日牛皋一馬跑到粘罕營前，大叫一聲：「快些讓路，好等老爺去催糧。」就舞動雙鋼，蹣跚進來，逢人便打。衆番兵見他來得兇，慌忙報知粘罕道：「山上有個黑炭團殺進營來。」粘罕大怒，拿了溜金棍上馬來迎。剛剛碰着牛皋，被牛皋一連七八鋼，粘罕招架不住，往斜刺裏便走。却被牛皋沖出後營，到相州去了。粘罕回寨，叫小番收拾尸首，整頓營盤，一面再差人去催躡各位王兄王弟，速到牛頭山來，圍住他君臣再處。

且說岳元帥這日升帳，探軍來報：「山下有一枝番兵下寨。」不多時，探子又來報說：「又有一枝番兵下寨。」一連報了四次。元帥想：「牛皋雖已蹣跚出番營，那糧草怎能上得山來？」心下十分愁悶。

再說牛皋蹣跚破番營，晝夜兼行，到了相州，一直到了節度使樞門下馬，大聲叫道：「快些通報。」就把那鋼在鼓上扑通的一下，把那鼓打破了。傳宣進內稟知，劉都院傳令牛皋進見。牛皋來至大堂跪下道：「部爺快看文書快看文書。」劉光世看了文書道：「牛皋差了限你四日，如今只纔二日。」

半，如何這般性急？且到耳房便飯。」牛皋道：「飯是自然要喫的，但糧草是要緊的，明早就要起身的吓！」劉爺道：「這是朝廷大事，誰敢遲延？」傳令準備糧草，至二更時分，俱已端正；一面點兵三千護送。劉爺一夜不曾睡着，剛剛天亮，牛皋早已上堂來見劉爺催促。劉爺道：「軍糧久已完備，有道表章，煩你帶去；外有書一封，候你家元帥的。」牛皋收了表章書信，叩頭辭別，上馬便行。

這日正行之間，忽然大雨下來，要尋個地方躲雨。望見前面一帶紅牆，必然是個廟宇，忙忙催動糧車，趕到紅牆邊一望，不是廟宇，却是王殿一座。牛皋也不管他三七二十一，命衆軍士把糧推進殿內躲雨，却說這殿，乃是汝南王鄭恩之後鄭懷的賜第。那鄭懷生得身長丈二，使一條茶杯口粗的鐵棍，力大無比，善於步戰。當時有家將進內報說：「不知何處軍馬，推着許多糧車，在殿上諛譁躑躅，特來報知。」鄭懷道：「那有這樣事！先王御賜的地方，誰敢來躑躅！」便提了大棍走到殿前，大喝道：「何處野賊，敢來這裏討野火喫？」牛皋見來得兇，只道是搶糧的，不問情由，舉鋼就打。鄭懷掄棍招架，不上四五個回合，被鄭懷攔腰，只一把，把牛皋擒住，走進殿邊廳上，叫家人綁了，推至面前喝道：「你是何方草寇，敢來躑躅王殿？」牛皋大喝道：「該死的狗囚，你眼又不瞎，不見糧車上的旗號麼？我叫牛皋，奉岳元帥將令，催糧上牛頭山保駕，在此躲雨，你敢拿了我，可不該凌遲剮罪？」鄭懷道：「原來

是牛將軍，你也該早說個明白。」慌忙來解了綁，扶牛皁中間坐了，請罪道：「小弟乃汝南王鄭恩後裔，名喚鄭懷，久慕將軍大名，今日愿拜將軍爲兄，同上牛頭山保駕立功，未知允否？」牛皁道：「我本是不肯的，見你本事也好，還有些情重的，且收你爲弟罷，只是肚中飢了，且收拾些酒飯來我喫了，好同你去。」鄭懷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就同牛皁對天結拜爲弟兄，分付家人整備酒飯，殺了兩頭牛，擄出十來罇酒，到殿上犒賞三軍。鄭懷一面收拾行李，喫完酒飯，就同了牛皁起身。

且說那牛皁來時，是夜走的，故此來得快。此時回去，有了糧車，須要晝行夜住，那能就到這日行至一座山邊，忽聽得一棒鑼聲，擁出五六百嘍囉，爲首一員少年，身騎白馬，手提銀槍，白袍銀甲，頭帶銀盔，口中大叫：「會事的留下糧車，放你過去。」牛皁大怒，方欲出馬，鄭懷道：「不勞哥哥動手，待小弟去拿這廝來。」提棍上前便打，那英雄掄槍就刺，大戰三十多合，不分勝負。牛皁暗想：「我與鄭懷戰不上四五合，被他拿了，他兩個戰到三十多合，尙無勝敗，好個對手！」就拍馬上前，叫道：「你們且住手！我有話說。」鄭懷架住了槍道：「住着俺哥哥有話講，講了再戰。」那將收了槍道：「你有何話，快快說來。」牛皁道：「俺非別人，乃岳元帥的好友牛皁。我看你年紀雖小，武藝倒好，目今用人之際，何不歸順朝廷，改邪歸正，豈不勝如在這裏做强盜？」那將聽了道：「原是牛將軍，何不早說！」遂棄

槍下馬道：『將軍若不見棄，願為兒，同往岳元帥麾下効用。』牛皋道：『這纔是好漢！但不知你姓甚名誰？』那將道：『小弟乃東正王之後，姓張名奎，因見朝廷奸臣亂國，故爾不顧為官，在此落草。』牛皋道：『既然如此，軍糧緊急，速即收拾同行。』張奎就請牛、鄭二人，上山結為兄弟，一面整備酒席，一面收拾糧草，合兵同行。

又一日來到一個地方，軍士報說：『前面有四五千人馬，紮住營盤，不知是何處兵馬，特來報知。』牛皋吩咐也紮住營頭，差人探聽。不一時軍士來報：『有一將在營前，聲聲要老爺送糧草。』牛皋大怒，同了鄭懷，張奎出營，看那後生，生得身長八尺，頭帶金盔，身穿金甲，坐下青鬃馬，手提一桿點金虎頭槍，見了牛皋，便喝道：『你可就是牛皋麼？』牛皋道：『老爺便是，你是什麼人，敢來阻我糧草？』那人道：『你休要問我，我只與你戰三百合，就放你過去。』鄭懷大怒，舉棍向前便打，那將架開棍，一連幾槍，打得鄭懷渾身是汗，氣喘吁吁。張奎把銀槍一擺，上來助陣，兩個戰了二十餘合，牛皋見二人招架不住，舉鎗也來助戰，三個戰一個，還不是那將的對手。正在慌張，那將托地把馬一提，跳出圈子外，叫聲：『且歇！』三人收住了兵器，只是氣喘。那將下馬道：『小將非別，乃開平王之後，姓高名龍，當年，在紅桃山保母，有番兵一枝往山西而來，被小弟槍挑了番將，殺敗了番兵，奪得金盔，金甲，金銀財

帛幾車，留下至今。目下見朝廷被困牛頭山，奉母命前來保駕，今日幸得相會，特來獻獻武藝。」牛皋大喜，叫聲：「好兄弟，你既有這般本事，就作我哥哥也好；何不早說！」當時就與高龍並了隊伍，在營中結爲兄弟，用了酒飯。高龍就在前頭開路，牛皋同鄭懷、張奎押後，催兵前進，望牛頭山進發。

且說兀朮大兵已到，粘罕接進，將張邦昌、王鐸的事說了一遍。兀朮道：「既是康王同岳南蠻在山上，某家只分兵困住此山，絕了他的糧餉，怕不餓死？」遂分撥衆狼主，四方八處，紮住大營，六七十萬大兵，圍圍住牛頭山，水泄不通，岳爺聞報，好不心焦！

且說牛皋在路非止一日，已到牛頭山。高龍望見番營連絡十餘里，便向牛皋道：「小弟在前沖開營盤，兄長保住糧草，一齊殺入。」牛皋便叫鄭懷、張奎、左右輔翼，自己押後。高龍一馬當先，大叫：「高將軍來踏營也！」拍馬挺槍，沖入番營，遠者槍挑，近者鞭打，如同砍瓜切菜一般，打開一條血路。左有張奎，右有鄭懷，兩條槍棍猶如雙龍攪海；牛皋在後邊舞動雙鋼，猶如猛虎搜山。那些番兵番將，那裏抵當得住，大喊一聲，四下裏各自逃生。兀朮差下四個元帥來：一個叫金花骨都，一個叫銀花骨都，一個叫銅花骨都，一個叫鐵花骨都；各使兵器，上前迎戰。被高龍一槍，一個翻下馬去；第二槍，一個跌下地來；第三槍，一個送了命；再一槍，一個胸前添了一個窟窿。後邊又來了一個黃臉番將，叫做金

古濠，使一條狼牙棒打來。被高寵望番將心窩裏一槍戳透，一挑，把個尸首，直拋向半天之內去了。嚇得那番營中兵將，個個無魂，人人落魄。更兼鄭懷、張奎兩條槍棍，牛皋一對劍，翻江攪海一般，殺得尸如山積，血流成河，沖開十幾座營盤，往牛頭山而去。兀兀無奈，只得傳令收拾尸首，整頓營寨。

且說岳元帥悶坐帳中，探子來報道：『金營內旗幟撥亂，喊殺連天，未知何故。』岳元帥道：『他見我們按兵不動，或是誘敵之計，可再去打聽。』不一會又有探子來報：『牛將軍解糧已到荷葉嶺下了。』岳元帥舉手向天道：『真乃朝廷之福也。』不一時，牛皋催趲糧車，上了荷葉嶺。在平陽之地，把三軍紮住，對三位兄弟道：『待我先去報知元帥，就來迎接。』高寵道：『這個自然。』牛皋進營見過了元帥，將劉都爺本章並文書送上。岳爺道：『糧草虧你解上山來，乃是第一個大功勞。』吩咐上了功勞簿。牛皋道：『那裏是我的功勞，虧得新收三個兄弟，一個叫高寵，一個叫鄭懷，一個叫張奎。他三個人本事高強，沖開血路，保護糧草，方能上山。現在看守人馬糧草，在嶺上候令。』岳爺道：『既然如此，快請相見。』牛皋出營來，同了三人進來，參見畢。岳爺立起身道：『三位將軍請起。』遂問三人家世，高寵等細細說明。元帥道：『既是藩王後裔，待本帥奏過皇上封職便了。』遂命將糧草收貯，自引三人來至玉虛宮內，朝見了高宗，將三人前來保駕之事奏明。高宗問李綱道：『該封何職？』李綱奏

道：『暫封他爲統制；待太平之日，再襲祖職。』高宗依奏封職。三人一齊謝恩而退。一同元帥回營，牛早上來稟道：『這三個兄弟，可與小將同住。』岳爺應允，就將他三人帶來人馬，分隸部下。金銀財帛，送入後營，爲勞軍之用。專等擇日開兵，與兀朮打仗。當日無話。

到了次日，元帥升帳，衆將站立兩旁聽令。元帥高聲問道：『今糧草雖到，金兵困住我兵在此，恐一朝糧盡，不能接濟，必須與他大戰一場，殺退了番兵，奉天子回京。不知那位將軍，敢到金營去下戰書？』話聲未絕，早有牛皋上前道：『小將願往。』元帥道：『你昨日殺了他許多兵將，是他的仇人，如何去得？』牛皋道：『除了我，再沒有別人敢去的。』岳爺就叫張保替牛爺換了袍帽，張保就與牛皋穿起冠帶來，辭了元帥，竟自出營。岳爺不覺暗暗傷心，恐怕不能生還，又有一班弟兄們，俱來相送到半山，對牛皋道：『賢弟此去，須要小心！言語須要留謹慎。』牛皋道：『衆位哥哥，自古道：「教的言語不會說，有錢難買自主張。」大丈夫隨機應變，看什麼忙做兄弟的，只有一事相託，承諸位兄弟結拜一場，倘或有些差遲，只要看待只三個兄弟，猶如小弟一般，就足見盛情了。』衆弟兄聽了，含淚答道：『一體之事，何勞囑咐，但願吉人天相，恕不遠送了。』衆將各自回山。

且說牛皋獨自一個下山，揩抹了淚痕，『休要被番人看見，只道是我怕死了。』再把自己身上

衣服看看，倒也好笑起來，「我如今這般打扮，好像那城隍廟裏的判官。」一馬跑至番營前，平章看見，喝道：「這是牛南蠻，爲何如此打扮？」牛皋道：「能文能武，方是男子漢。我今日來下戰書，是二主交接之正事，自然要文縐縐的打扮。煩你通報通報。」平章不覺笑將起來，進帳稟報：「有牛南蠻來下戰書。」兀朮道：「叫他進來。」平章出營叫道：「狼主叫你進去。」牛皋道：「這狗頭，「請」字不放一個，「叫」我進來，如此無禮！」遂下馬，一直來至帳前。那些帳下之人，見牛皋這副嘴臉，這般打扮，無不掩着口笑。牛皋見了兀朮道：「請下來見禮。」兀朮大怒道：「某家是金朝太子，又是昌平王，你見了某家，也該下個全禮；怎麼反叫某家與你見禮？」牛皋道：「什麼昌平王，我也曾做過公道大王。我今上奉天子聖旨，下奉元帥將令，來到此處下書。古人云：「上邦卿相，即是下國諸侯；上邦士子，乃是下國大夫。」我乃堂堂天子使臣，禮該寶主相見，怎肯屈膝於你？我牛皋豈是貪生怕死之徒，畏縮避刀之輩？若怕殺，也不敢來了。」兀朮道：「這等說，倒是某家不是了。看你不出，倒是個不怕死的好漢，某家就下來與你相見。」牛皋道：「好吓，這纔算個英雄。下次你在戰場上，要多戰幾合了。」兀朮道：「牛將軍某家有禮。」牛皋道：「狼主末將也有禮了。」兀朮道：「將軍到此何幹？」牛皋道：「奉元帥將令，特來下戰書。」兀朮接過看了，遂在後批着：「三日後決戰。」付與牛皋。牛皋道：「我是難

得來的，該請我一請！」兀朮道：「該的，該的。」遂叫平章同牛皋到左營喫酒飯，牛皋喫得大醉出來，謝了兀朮，出營上馬，轉身回牛頭山來。

到了山上，衆人看見大喜，俱來迎接，說道：「牛兄弟辛苦了！」牛皋道：「也沒有甚麼辛苦，承他請我喫酒飯，飯都喫不下，只喝了幾杯寡酒。」來到大營，軍士報知元帥，元帥大喜，吩咐傳進牛皋進帳，見了元帥，將原書呈上。元帥叫軍政司，記了牛皋功勞，回營將息。

次日元帥升帳，衆將參見已畢。元帥喚過王貴來道：「本帥有令箭一枝，着你往番營去拿一口豬來，候本帥祭旗用。」王貴得令，上馬下山而走。元帥又將令箭一枝，喚過牛皋道：「你也領令到番營去拿一口羊來，候本帥祭旗用。」牛皋也領令而去。

却說王貴領令下山，暗想：「這個差使却難，那番營中有豬，也不肯賣與我。若是去搶，他六十七萬人馬，那裏曉得他的豬藏在那裏，不要管他，我只捉個番兵上去，權當個豬繳令，看是如何。」想定了主意，一馬來至營前，也不言語，兩手搖刀，沖進營中。那小番出其不意，被他一手攔翻一個，挾在腰間，拍馬出營，上荷葉嶺來。恰好遇着牛皋下山，看見王貴捉了一個番兵回來，牛皋暗想：「吓原來番兵嘗得豬的，難道就嘗不得羊？且不要被他得了頭功，待我割去他的豬頭。」遂拔劍在手，迎上來道：

「王哥，你來得快吓！」王貴道：「正是。」兩個說話之間，兩馬恰是交肩而過，牛皋輕輕把劍在小番頸上一割，頭已落地。王貴還不得知，來到山上，諸葛英見了，便道：「王兄爲何拿這沒頭人來做什麼？」王貴回頭一看，「呀，這個頭被牛皋割去了。」就將尸首一丟，回馬復下山來。行至半路，只見牛皋也捉了一個小番來了。牛皋看見了王貴，就勒住馬，閃在旁邊，叫聲：「王哥請便。」王貴道：「世上也沒有你這樣很心的人！你首先要立功，怎麼把我拿的人割了頭去？」牛皋道：「原是小弟不是，王哥把這一功讓了我罷！」王貴拍馬竟去。牛皋來至大營前，叫家將把這羊綁了，牛皋進帳稟道：「奉令拿得一腔羊繳令。」元帥吩咐將羊收了。牛皋道：「這羊是會說話的。」元帥道：「不必多言。」牛皋暗暗好笑，出營去了。再說王貴復至番營，叫道：「再拿一口豬來！」掄刀冲進營去，小番圍將上來廝殺。王貴勾開兵器，又早撈了一個粘罕，閉報，拿了溜金棍上馬，領衆趕來。王貴已上了荷葉嶺去了，那裏追得着。王貴到了大營門首，將番兵綁了，進帳來見元帥道：「末將奉令拿得一豬在此繳令。」元帥叫張保收了豬，上了二人的功勞。

次日元帥請聖駕至營祭旗。衆大臣一齊保駕，離了玉虛宮，來到大營。元帥跪接進營，將小番殺了，當做豬羊，祭旗已畢。元帥奏：「請聖駕明日上臺，觀看臣與兀朮交戰。」請王元帥報功。李太師上功

勞簿，天子准奏，衆大臣保駕回玉虛宮。

再說兀朮在營中對軍師道：『岳飛叫入下山，拿我營中兵去，當作福禮祭旗，可恨可惱！我如今也差人去拿他兩個南蠻來祭旗，方洩我恨。』軍師道：『不可，若能到他山上去，拿得人來，這座山久已搶了，請狼主免降此旨罷。』兀朮想道：『軍師此言亦甚有理，這山如何上去得？我想張邦昌、王錕兩人要他何用，不如將他當作福禮罷。』遂傳令將二人拿下，一面準備猪羊祭禮，邀請各位王兄弟，同了軍師參謀，左右丞相，大小元帥，衆平章等，一同祭旗，將張王二人殺了，請衆人同喫利市酒。——他二人當初在武場對天立誓道：『如若欺君，日後在番邦變作猪羊。』不意今日有此果報。——那兀朮祭過了旗，正同衆將在牛皮帳中喫酒，小番來報道：『元帥哈鐵龍，送鐵華車至營。』兀朮傳令，叫他帶領本部軍兵，在西南方上埋伏。哈元帥得令而去。

次日兀朮自引大隊人馬，來至山前搗戰。岳元帥調撥各將，緊守要路，多設擂木礮石，張奎專管戰陣兒郎，鄭懷單管鳴金士卒，高寵拿着三軍司命的大旗，自己坐馬提槍，只帶「馬前張保」，「馬後王橫」，兩個下山，來與兀朮交兵。只見金陣內旗門開處，兀朮出馬，叫聲：『岳飛！如今天下——山東、山西、湖廣、江西——皆屬某家所管，爾衆兵不滿十餘萬，今被某家困住此山，量爾糧草不足，正如

釜中之魚何不將康王獻出，歸順某家，不失封王之位。你意下如何？」元帥大喝道：「兀兀！你等不識人倫，囚天子於沙漠，追吾主於湖廣；本帥兵雖少而將勇，若不殺盡爾等，誓不回師。」大吼一聲，走馬上前，舉槍便刺。兀兀大怒，提起金雀斧，大戰有十數個回合。那四面八方的番兵，吶喊連天，俱來搶牛頭山。當有衆將各路敵住。岳元帥記念有康王在山，恐驚了親，挑開斧，虛幌一槍，轉馬回山去了。那張奎見元帥回山，即便鳴金收軍。

不道那高寵想道：「元帥與兀兀交戰，沒有幾個回合，爲何即便回山？必是這個兀兀武藝高強，待我去試試，看是如何。」便對張奎道：「張哥！代我把這旗拿一掌。」張奎拿旗在手，高寵上馬，掄槍往旁邊下山去。兀兀正冲上山來，劈頭撞見高寵，劈面一槍，兀兀擋斧招架，誰知槍重招架不住，把頭一低，被高寵把槍一拖，髮斷冠墜，嚇得兀兀魂不附體，回馬就走。高寵大喝一聲，隨後趕來，撞進番營。這一桿碗口粗的槍，帶挑帶打，那些番兵番將，人亡馬倒，死者不計其數。那高寵殺得高興，進東營，出西營，如入無人之境，直殺得番兵叫苦連天，悲聲震地。看看殺到下午，一馬冲出番營，正要回山，望見西南角上有座番營，高寵想道：「此處必是屯糧之所，常言道：『糧乃兵家之性命。』我不如就便去放把火，將他的糧，燒個乾淨，絕了他的命根，豈不爲美。」便拍馬掄槍，來到番營，挺着槍冲將進去。

小番慌忙報知哈元帥，哈鐵龍吩咐把鐵華車推出去。衆番兵得令，一片聲響，把鐵華車推來。高龍見了說道：「這是什麼東西。」就把槍一挑，將一輛鐵華車挑過頭去。後面接連推來，高龍挑了十一輛。到得第十二輛，高龍又是一槍，誰知坐下那匹馬，力盡筋疲力吐，鮮血踉將下來，把高龍掀翻在地，早被鐵華車碾得稀扁了！

却說哈鐵龍拿了尸首，來見兀朮道：「這個南蠻，連挑十一輛鐵華車，真是楚霸王重生，好生利害！」兀朮吩咐哈元帥，再去整備鐵華車，叫小番在營門口立一高竿，將高龍尸首吊起。

此時岳爺正同衆將，在山前打聽高龍下落，忽見番營門首，吊起一個尸首來。牛皋遠遠望見，叫聲：「不好了！」就拍馬沖下山去。那岳爺此時也不能禁止，忙令張立、張用、張保、王橫四人，飛步下山，再命何元慶、余化龍、董先、張憲，速去救應。衆將得令，一齊下山。且說牛皋一馬跑至營前，有小番上來搶路，被他把鋼一掃一揮，這些小番好像西瓜般的滾去。直至高竿前，拔出劍來，只一劍，將繩割斷。那尸首墜下地來，牛皋抱住一看，大叫一聲，翻身跌落馬下。那些番兵見了，正待上前拿捉，却得張憲等四員馬將，張立等四員步將，一齊趕來，殺退番兵。張立、張用、前後護持；王橫扶牛皋上了馬；張保將高龍尸首，跪在背上，轉身就走。又有幾個平章賒得了，領着番兵追來，被何元慶、余化龍二人，回馬大殺。

一陣，鎗打槍挑，傷了許多人馬，番兵不敢追趕。衆將一齊上了牛頭山。

那兀朮得報，領人馬飛風而來。這裏已經上山了，兀朮只得回馬轉去，自付：『這些南蠻，有這等大膽，又果然義氣，反傷了某家兩員將官，殺了許多兵卒。』只得叫小番收拾殺傷尸首，緊守營門。

再說衆將將牛畢救得上山，牛畢大哭不止，連暈幾次，人人淚落，個個心傷。康王傳下聖旨：『高將軍爲國亡身，將朕衣冠包裹尸首，權埋在此。等太平時，送回安葬。』岳元帥又命湯懷住在牛畢帳中，早晚勸他不要過於苦楚。湯懷領令，自此就在牛畢帳中同住。

却說兀朮一日在帳中呆坐思想，忽然把案一拍，叫道：『好利害！』軍師忙問：『狼主有何事利害？』兀朮道：『某家在這裏想：前日被高龍一槍，險些喪了性命；有本事連挑我十一輛華車，豈不利害？』軍師道：『任你利害，也做了個扁人。臣今已想有一計，捉拿岳南蠻，不知狼主主要活的，還是要死的。』兀朮聽了此言，不覺心中不然起來，臉色一變，說道：『軍師，你在那裏說夢話麼？前日某家要拿他兩個小卒，來當福禮；你道：『若能拿得他的人來，久已搶了牛頭山了。』兩個小卒，尙不能拿他，今日怎麼說出這等大話來，豈不是做夢？』哈迷蚩道：『凡事不可執一而論，要上山去拿小卒，實是頗難；要拿岳南蠻，臣却有一計，任那岳南蠻有通天本事，生死俱在吾手中。』兀朮忙問軍師：『有何奇

計拿得岳南蠻。軍師道：『他山上把守得鐵桶一般，我兵如何得上去，故此拿不得他一個小卒。』臣今打聽得岳飛待母最孝，他的母親姚氏，並家小，現今住在湯陰，目下我們在此相持，他決不隄防，我今出其不意，悄悄的引兵去，將他的家屬拿來，那時叫他知道，不怕他不來投降，豈不是活的。若要死的，將他一門盡行送往本國，他必然憂苦而死。豈不是生死出在我手中。』兀兀聞言大喜，隨差元帥薛禮、花豹，同牙將張兆、奴領兵五千，扮作勤王樣子，暗暗渡過黃河，星夜前往湯陰，不許傷他海口，要一個個活捉回話。薛禮、花豹領令，悄悄起身，望湯陰而來。

再說岳飛府中，已收拾得十分齊整，家中有一二百口喫飯。大公子岳雲，年已長成十二歲，生得一表人材，威風凜凜。太太先前也曾請個他學先生，教他讀書，無奈這岳雲，本是個再來人，天資聰明，先生提了一句，他倒曉得了十句，差不多先生反被學生難倒了，只得見了太夫人說：『小子才疏學淺，做不得他的業師，只好另請高才。』辭別去了。一連請了幾個，多是如此，所以無人敢就此館。岳雲獨自個在書房中，將岳爺的課程，細細翻閱，那些兵書戰策，件件熟諳。他原是將門之子，膂力過人，終日使槍弄棍，叫家將置了一副齊整盔甲，家中自有弓箭槍馬，常常帶了家將，到郊外打圍取藥，有時同了家將到教場中，看劉都院操兵。太太愛如珍寶，李夫人也禁他不得。

忽一日天氣炎熱，瞞了兩位太太，帶了兩個家將，私自騎馬出門，向城外河邊柳陰深處，去頑耍了一會，不道天上忽然雲興霧起，雷電交加，家將叫聲：「公子，大雨來了，那裏去躲一躲纔好！」四下一望，並無人家，那雨又傾盆的下將起來。公子無奈，只得把馬加上一鞭，冒雨走了一二里，方見一座古廟，四個人趕到一看，却是個埕頽冷廟，忙忙的到殿上，公子下了馬，拴在柱上，幸虧得俱是單衣，渾身濕透，各去脫下來，搭在破欄桿上晾着；仰着頭看那天上的雨，越下得大了，兩個家將呆呆的望着。

那岳雲就去拜臺上坐下，不一會，身子覺得困倦，就倒在拜臺上，朦朦的睡去。忽聽後邊喊殺之岳雲暗想：「這荒聲郊野外，那裏有此聲。」隨即起身走到後邊一看，原來是一片大空地。上邊設着公案，坐着一位將軍，生得青臉紅鬚，十分威武；兩邊站立着一二十個將吏；看下邊二人舞劍。岳雲就挨身近前觀看，但看兩個將官，果然使得好劍，但見前後進退，齊脇平腰；按定左顧右盼，盤頭護頂，防身落地金光滾地打，漫天閃電蓋天靈；搜山勢，兩輪皓月；煎海法，趕星童子；抱心分進退，金錢落地看高低；花一團，祥雲瑞彩；錦一簇，紋理縱橫；轉折俯仰，舞三十六路小結構；高低上下，使七十二變大翻身。岳雲看到好處，止不住失聲喝采，「果然使得好劍！真個是人間少有，天上無雙！」贊聲未絕，那位青臉將軍喝聲：「誰人在此窺探，與我拿來！」岳雲聽見，便慌忙上前一揖，稟道：「晚生非別，乃

岳飛之子，名喚岳雲，因避雨至此，因見鎗法高妙，不覺失口，驚動將軍，望乞恕罪。那將軍道：「原來你是岳飛之子，也罷！你既愛武藝，我就將這鎗法傳你何如？」岳雲道：「若蒙教訓，感德不忘。」那位將軍，就叫一聲：「雷將軍，可將雙鎗傳與岳雲，使他日後建功立業。」那位將軍應了一聲，走下來，將一對銀鎗，前三後四，左五右六，教岳雲照式也舞一回。岳雲一霎時，覺道前時會的一般。

正使得高興，只聽得耳跟前叫道：「天晴了，公子快回城去罷！」岳雲猛然驚醒，開眼看時，身子却在拜臺上睡着，原來是一個大夢。家將道：「雨已止了，趁早回城去罷！」岳雲立起身來，將神廚報漫揭起一看，但見上邊坐着一位神道，青臉紅鬚，牌位上寫着：「勅封東平王睢陽張公之位。」旁邊塑着兩位將官，一邊寫着：「萬春雷將軍位。」一邊寫着：「壽雲南將軍位。」恰與夢中所見的一般。岳雲便向神前拜了兩拜，暗暗許下願心：「將來修整廟宇，重塑金身。」拜罷下來，將濕衣交家將一總收拾，赤身下殿上馬，出了廟門，飛馬回轉城中，進了帥府，自到書房中去。

次日遂命家將打造兩柄銀鎗，家將領命，叫匠人打了一對三十斤重的岳雲嫌輕，重教打造，直換到八十二斤，方纔稱手。天天私自習練，又對李夫人道：「孩兒曾許下東平王廟的心願，替母親要了一二百兩銀子。」叫家將把廟宇法身，收拾得齊齊整整。

光陰易過，不覺又是一年過了，岳雲已是十三歲。那日在後堂參見太太請安，太太道：「岳雲你這樣長成了，一些世事多不曉得，你父親像你這樣年紀，不知幹了多少事業，那劉都爺幾次差人來問候，你也不去謝謝。」岳雲道：「太太不叫孫兒去，孫兒怎敢專主，待孫兒今日就去便了。」遂辭了太太，到他母親房中來，與母親說知，帶了四個家將出門，上馬前行。心中暗想：「我正要去問都爺，我的父親在那裏，我好去幫他。」

主僕五人進了城，到得轅門，與旗牌說知，旗牌進去稟知，劉都爺吩咐請進相見。公子直趨後堂拜謝，劉光世雙手扶起命坐。岳雲告過了坐，然後坐下，用茶已畢，公子道：「奉祖母之命，特來請老大人的金安。」劉都爺道：「多謝老太太公子回時，與我多拜上太太，說我另日再來問候。」公子道：「不敢晚，姪請問老大人，家父近日在於何處？」都爺想道：「岳太太曾囑咐不要對他說，不知何故。」就隨口答道：「自從進京，并無信來，不知差往那裏去出征？又不知隨駕在京，待得了實信，再來報知。」公子遂謝了都爺，告辭出來。劉都爺說：「恕不送了。」叫家丁：「送了公子出去。」公子道聲：「不敢。」出了後堂，一直來到儀門首，聽得家將說：「這面鼓破了，也該換一面。你家老爺怎樣做人家。」那門上人道：「你不曉得，這是你家老爺在牛頭山保駕，差牛將軍來催糧，牛將軍是個性急的人，恐誤

了限期，將鞭來擊鼓，被他打破。我爺不肯換要留大，此故家老躄，使人曉得你家老爺赤心爲國的意。思。兩個正說之間，岳雲聽得明白，只做不知，出了儀門，家將接着上馬出城，一路回府。

到了門首，下馬進來，見太太覆命。太太便問：「都爺沒甚話說麼？」岳雲道：「不要說起，倒被他埋怨了一場。」說：「爹爹在牛頭山保駕，與兀朮交兵；你爲何不去幫助，反在家快樂？」太太道：「胡說，快到書房中去。」太太喝退了岳雲，便對李夫人道：「劉都爺不該對孫兒說知便好；他今得知此信，須要防他私自逃去。」夫人道：「媳婦領命，提防他便了。」當日過了。

到了次日，忽見家將慌慌張張來報道：「不好了！有無數番兵，來捉我們家屬，離此不遠了！」嚇得太太驚慌無措，李夫人面面相覷，無計可施。衆家人正在七張八嘴，沒作理會處，只見岳雲走將進來，叫聲：「太太母親不要驚慌！聞得番兵只有三五百人馬，怕他怎的？待孫兒出去殺他個盡絕。」太太道：「孫兒不知世事，你這等小小年紀，如何說出這樣大話來？」岳雲道：「但看，若是孫兒殺不過他，再與太太逃走未遲。」就連忙披了衣甲，提了雙鏡，帶了一百多名家將，坐上戰馬，出了帥府門，一路迎來。

不到二三里路，正遇番兵到來，岳雲大喝一聲：「你們可是到岳家莊去的麼？我小將軍在此，快

叫你那爲頭的出來受死！小番轉身報與元帥道：「前面有一小南蠻擋路。」薛禮花豹聽了，遂提了大刀，走馬上前，大喝道：「小南蠻是何人，敢擋某家的路？」公子道：「番奴聽者，我小將軍，乃是岳元帥的大公子，岳雲是也。你爲何辛辛苦苦的，趕到這裏來送死？」薛禮花豹道：「我奉狼主之命，正要拿你。」岳雲道：「且喫我一鎚！」一面話，還未說完，舉起鎚來，照番將頂門上一鎚。那番將欺岳雲是個小孩子家，不隄防他手快，措手不及，早被岳雲打下馬來。張兆奴喫了一驚，提起宣花月斧來，見岳雲一鎚斃開斧，還一鎚打來，張兆奴招架不及；一個天靈蓋打得粉碎，死於馬下。那些番兵見主帥死了，就撥轉身逃走。岳雲掄起雙鎚，趕上來，打死無數。適值劉節度聞得金兵來捉岳元帥的家屬，連忙點起兵卒，前來救應。恰好遇着番兵敗下來，大殺一陣，把那些番兵，殺得盡絕，不曾走了一個。劉都院與公子同到岳府來，見老太太問安。那地方官屬曉得了，多來請候，公子一一謝了。各官俱各辭去。

岳雲便向太太說：「孫兒要往牛頭山去幫助爹爹，求太太放孫兒前去。」太太道：「且再停幾日，待我整備行裝，叫家將同你去便了。」岳雲辭了太太，回到書房，想道：「急驚風，撞着慢郎中！」既知了牛頭山圍困甚急，星夜趕去，纔是；怎說遲幾日，恐怕是騙我，我不如單身匹馬趕去，豈不是好。

「主意定了，寫了一封書，到了黃昏以後，悄悄的叫隨身小廝，將書去呈與太太看，却自開了大門，提鎗上馬，一溜煙竟自去了。這裏守門的不敢違拗，連忙進去報知太太。太太一見了書，慌忙的差下四五个家丁，分頭追趕，已不知那裏去了。只得再着人帶了盤纏行李，望牛頭山一路追去。」

且說岳雲一路問信，走了四日四夜，到了牛頭山。但見一片荒山，四面平陽，多是青草，並不見有半個兵馬。心中暗想道：「難道番兵多被爹爹殺完了？」正在疑惑，忽聽得山上叮噹噹，樵夫伐木之聲。公子跑馬上前，叫聲：「樵哥！這裏可是牛頭山麼？」樵夫回答道：「此間正是牛頭山。小將軍要往何處去？」公子道：「既是牛頭山，那些番兵往何處去了？」那樵夫笑道：「小將軍你走差了路頭了！這裏乃是山東牛頭山，那有番兵的是湖廣牛頭山，差得多了！」公子道：「我如今要往湖廣去，請問打從那一條路去近些？」樵夫道：「你轉往湘州，到湖廣這條大路去極好走；若要貪近，打從這裏小路抄去，近得好幾天；只是山徑叢雜難走些。」公子謝了樵夫，拍馬竟往小路走去。

走不上十來里路，那馬打了一個前失，公子把絲韁一提，往後一看道：「我的馬落了膘了！要到湖廣去，不知有多少路，這便怎麼處！」正想之間，聽得馬嘶聲響，回頭一看，只見樹林中拴着一匹馬，渾身火炭一般，鞍轡俱全。岳雲失聲道：「好一匹良馬！」又看看四下無人，「不如換了他的罷！」正

想要上籠去換，忽聽得山岡上喝道：「孽畜還不走！」公子竦頭看時，見一個小廝，年紀十二三歲，在那岡上拖一隻老虎的尾巴，喝那虎走。公子想道：「這個人大起來，定然是個好漢。這匹馬，想必是他的了。待我來耍他一耍。」便望着岡子上高聲叫道：「嚀！小孩子！這個虎是我們養熟了頭的，休要傷了他，快些送來還我！」那小孩子心中暗想：「怪道今日擒這個虎，恁般容易，原來是他養熟的。」便道：「既是你們的就還了你。」遂一手抓着虎頭，一手撲着虎腿，望岡子下擲將下來。不道使得力猛，撲的一聲丟下岡來，那虎早已跌死了。公子想道：「真個好力氣！」就下馬來道：「我的虎被你擲死了，快賠我一隻活的來。」就把那死虎提起來，望着岡子上擲將上去。那孩子心中也想道：「他的力氣比我更大。」遂雙手提着死虎，走下岡來，對公子道：「你改日來，等我拿着一個活的賠你罷。」公子道：「這虎是我家養的，你就拿着了，也是死的，要他何用？」孩子道：「如今已跌死了，你待要怎的？」公子道：「也罷，你把這匹馬賠了我罷。」那孩子聽了，微微笑道：「斂子古人說的「關門養虎，虎大傷人」，這個東西，如何養得熟的你原是想我這匹馬來哄我的。」便在青草內去拿出一口青龍偃月刀來，跳上馬，叫聲：「你且來與我比比手段看，勝得我這把刀，我就把這馬送你；若勝不得我，你直走你的路，休要妄想。」公子道：「既如此，好漢子說話，不要賴。」孩子道：「不賴，不賴。」岳雲聽

了，提鎗上馬，兩人直在山坡之下，各顯手段，戰了四五十合，未分勝負。公子暗想：『這樣一個孩子，戰他不過，怎麼到得百萬軍中去？』兩人直戰到晚，那小廝道：『住着我對你說：天色晚了，我要回去喫飯了，明日再來與你比武罷。』公子道：『你明日倘然不來，我倒等你不成？你若要去，須把馬留下做個當頭，方許你去。』小廝道：『你只是想我的馬也罷！我把這口刀留下你處，明日來與你定個勝敗。』竟將刀遞與公子，拍馬而去。岳公子見天色已晚，無處投宿，只得就在林中過夜。到了更深，身上覺道有些寒冷，公子就把死虎扯過來，抱在懷中，竟朦朧的睡去。

再說這前頭莊上，有一位員外，帶了莊丁，挑着一擔東西，拿着燈火，正往前行。一個莊丁道：『不好了！有個老虎在林子內喫人哩！』員外掌燈近前一看，原來這個人，是抱着虎睡的。員外叫聲：『小客官醒來！』岳公子被員外叫醒，開了眼，坐起來問道：『老丈何來？』員外道：『這裏豈是睡覺的所？在那裏來的死虎，你抱着他睡，倘再走出一個活虎來，豈不傷了性命麼？』公子道：『不瞞老丈說：晚生要往牛頭山去，遇着一位小英雄，與我比武，殺了一日，未分勝負，約定明日再來，故此在這裏候他。』員外道：『你也歇了個他明日不來，豈不誤了你的路程？』公子道：『他將刀放在此做當頭，一定來的。』員外道：『刀在那裏？』公子道：『這不是？』員外一看，原來是自家外甥的，遂問道：『足下尊

姓大名居住何處？公子道：「湯陰縣岳飛，就是家父。晚生名喚岳雲。」員外聽了，「原來是位公子，得罪得罪，且請到寒莊過夜，明日再作商量罷。」岳雲道：「只是驚動不當！」就提了刀鎗，帶了馬，跟着員外到了莊上。

在中堂見禮畢，員外吩咐備酒款待。公子請問老丈尊姓大名，員外道：「老漢姓陳名葵，日間比武的，就是舍甥。」叫莊丁：「請大爺出來，與公子相見。」公子道：「這位小哥，果然好刀法，必然是老丈傳授的了。」員外道：「此子名喚關鈴，他的父親，原是梁山泊上好漢，叫做大刀關勝，這刀法是家姊丈傳我，我又傳他的。」正說之間，關鈴走將出來，見了便道：「舅舅不要睬他，他是拐子，想要拐我的寶馬。」員外道：「胡說！我與你說了，這位少爺，就是我常日間和你說的湯陰縣的岳元帥，這位就是大公子岳雲，還不快來見禮！」關鈴道：「你果然是岳公子，何不早說！我就把這匹馬送你了，何苦戰這一日？」岳雲道：「若不是小弟賴兄這個死虎，怎能領教得兄這等好刀法？」兩個不覺大笑起來。見過了禮，重新入席飲酒，談講了一會，岳雲對着員外道：「晚生意欲與令甥結為異姓兄弟，但不知老丈容否？」員外道：「公子是貴人，怎好高攀？」公子道：「員外何出此言！」立起身出位來，拉着關鈴，對天拜了八拜。關鈴年只十二，遂認岳雲為兄。兩個回身，又拜了員外，員外回了半禮，再坐飲酒。

當夜盡歡而散。員外叫莊丁收拾房間，關鈴遂陪岳雲同宿。到了次日，員外細細寫了牛頭山的路程圖，又取出金銀贈與岳雲作盤費。對公子道：「待等舍甥再長兩年，就到令尊帳下效力，望乞提攜。」公子稱羨不盡。關鈴將赤兔馬牽出來贈與岳雲，公子拜辭了。員外關鈴不捨，又相送了一程，方纔分手回莊。

且說岳雲拍馬加鞭，上路而行，到了下午，來到一個地方，圍圍一帶，俱是山岡，樹木叢雜。正在難走之間，那馬踏着陷坑，哄的一聲，連人帶馬跌在坑內。兩邊銅鈴一響，樹林內伸出幾把搭鈞，來搭公子，公子大吼了一聲，那匹馬就猛然一躍，跳出陷坑，公子舞動雙鎚，將搭鈞打開，拍馬便走。

列位看官，你道這班響馬是誰？原來是劉豫第二個兒子劉猊，因打圍逃出，在此落草。當日正在岡子上坐着，那兩邊小嘍囉張網，恰遇着岳公子跌入陷坑，又被他逃脫，見了那匹赤兔馬，好不可愛，就上馬提刀，帶領嘍囉趕將上來。

那岳公子離脫了山岡，一路而來，看看天色晚將下來，無處歇宿，又走了一程，望見一座大莊院，公子把馬加上一鞭，趕到莊前，已是黃昏時分了。莊丁正出來關門，公子下馬，向莊丁道：「我是過路的，因錯過了宿頭，欲求借宿一宵，望大哥哥方便。」莊丁道：「我家員外，極是好說話的，但是此時已經

安寢，不便通報；只好就在這旁邊小房裏將就暫歇，可好？但是沒有鋪蓋。」公子道：「不妨，略坐坐，天明就行；只是這匹馬怎麼處？」莊丁道：「小客人，我家後頭也有牲口，待我取些料來喂他就是。」公子再三稱謝不盡。當時公子就在小房內坐下，細細的請問。莊丁訴說：「這裏是叫做鞏家莊，主人鞏致十分好客，小客人若早來時，必定相待。如今有屈了！」公子道：「不敢，多蒙相留，已是極承盛意的了！」

按下岳公子在鞏家莊借寓，且說那劉猷看上了岳公子的赤兔馬，領着嘍囉一路追來，不見了公子，看看天色已晚，便問道：「前面是那裏了？」嘍囉稟道：「是鞏家莊了。」劉猷想罷：「我久有此心，要搶他的女兒，做個押寨夫人，如今順便，不如打進莊去。」吩咐嘍囉：「與我打進莊去！」當時莊丁忙報知莊主，慌忙聚集莊丁，出莊來與劉猷抵敵，那莊丁那能抵當得住，正在危急，早驚動了門房中的岳公子，手掄雙鎗，走將出來。大喝道：「強盜往那裏走？」舉起鎗就打，劉猷不曾提防，被公子這一鎗，早已打死。嘍囉見頭目已死，只得四散逃走。公子追上來，打死五六個嘍囉，那莊主鞏致上前接着，同進莊來。

到了堂上坐定，鞏致道：「這位恩公，救我一門性命，望乞留名，他日好補報。」公子道：「我乃岳

元帥的長子岳雲便是。」鞏致聽見，連稱：「失敬！」吩咐家人忙備酒席相待；一面吩咐把那強盜的尸首收拾，那裏邊安人，偷看公子相貌非常，着人來請員外進去，說道：「我看這公子，年紀尚幼，必定未有親事，我意欲招他爲婿，你意如何？」鞏致道：「我出去將言語探他，便知分曉。」員外出來，對岳雲道：「老妻說：若不是公子相救，一門性命難保，只是無恩可報，我夫妻只生一女，年方一十四歲，要送與公子成親，萬勿推却。」岳雲道：「婚姻大事，必須稟告父母，方敢應允。」那員外道：「只要公子一件信物爲定，待稟過令尊令堂，然後迎娶如何？」公子便在身邊取出那十二文金太平錢來，奉上一道：「此乃祖母與我小時帶着壓驚之物，即將此錢爲定，日後太平時，再來迎娶便了。」員外收了金錢，當晚請進書房安歇了。至次日，公子別了員外，往牛頭山而去。

再說牛皋在山上，這一日，乃是八月十五日，牛皋坐在帳中，回頭見湯懷在旁，牛皋道：「湯二哥，我從今不苦了。」湯懷道：「賢弟不苦了，我就去回覆元帥。」牛皋道：「二哥請便。」湯懷就辭了出來。牛皋吩咐家將收拾酒飯，今晚去做碗羹飯。牛皋叫幾聲：「兄弟啊！」兄弟叫不答應，又大哭起來，哭個不止，昏昏竟暈倒在墳前了。

再說元帥同張保出來探看番營，直看到兀朮營前，元帥道：「這許多番兵，怎保得主公下山恐

一朝糧盡，如何是好！又看到西南上去，只是一派殺氣迷天。元帥想：『前日高寵死在番營，不知何物埋伏。』在彼看了一番，回轉營中，身體有些不遂，走進後營，命張保：『你去各營要路口上，叫他們今夜用心看守。』張保領命前去，吩咐各處守山將校，俱要小心保守，不提。

又說朝廷在玉虛宮內，正值中秋佳節——只有李綱在旁——面前擺着水酒素菜。天子道：『老卿家想朕如此命苦，前被番人帶往他國，幸虧崔卿傳遞血詔，逃過夾江，在金陵即位，又遭番兵追迫，若不虧五靈官，怎能到得此地！不知幾時方享太平也。』說罷，不覺流下淚來。李太師見天子悲傷，便奏道：『陛下還算恭喜的，苦了二位老主公，在北國坐井觀天，喫的是牛肉，飲的是酪漿，也要挨過日子過去哩！』那高宗聽見太師說着那二帝，放聲大哭起來。李綱再三勸不住，只得道：『陛下古人道得好：『人生幾見月當頭。』值此中秋佳節，且看看月色，以散悶懷，如何？』天子道：『如此，老卿家同去更好。』李綱只得命內侍備了兩匹馬，保了高宗出玉虛宮來，到了靈官殿前。早有統制陶進等上來接駕道：『萬歲爺何往？』天子道：『朕要下山看月色解悶。』陶進道：『臣奉將令守在此處，萬歲爺若下山看月，元帥定要加臣之罪。』天子道：『不妨，若是元帥知道罪你，孤當與你說情。』陶進等只得送高宗太師出了口子，往荷葉嶺而來。有諸葛英亦跪下阻擋，高宗道：『諸事孤家自有主意，』

決不妨事。」諸葛英無奈，只得放開擋口說道：「太師爺，要保萬歲速回，不可久留！」李太師點頭應允。君臣二人走馬下山，太師道：「陛下正好在這裏觀看番營。」高宗勒馬觀看營頭。

豈知那番營中兀朮，看見月明如晝，遂同了軍師出營來看月色，也到山下，偷看此山何處可以上去得。正在指指點點，擡頭觀看，只聽得上邊有人說話響，兀朮忙躲在黑影之中細聽，原來是康王的聲音，便對軍師道：「上面乃是康王的聲音。」悄悄上去捉他。『你可速回營去，發大兵來搶山。』哈迷蠻領命而去。那高宗正在山上罵那兀朮，兀朮已悄悄走馬上山來，大叫道：「王兒，你要破口傷人，某家來也！」高宗，李綱聽見了，嚇得魂魄俱消，忙忙轉馬便跑。兀朮隨後追趕，那諸葛英等上邊瞧見，連忙上前擋住兀朮，又有小校急往元帥帳前擊起鼓來，報說道：「不好了！聖駕私行荷葉嶺下，兀朮已趕上山來了！」元帥大驚，忙喚備馬。張保道：「張公子已騎了元帥的馬去救駕了。」慌得元帥就步行出帳，不道那張憲因心忙了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扯着元帥的馬騎上去，滾喇喇跑下山來。看見諸葛英等俱被兀朮戰敗，正在危急，張憲拍馬上來，只一槍望兀朮面上刺來，兀朮叫聲「不好」，把頭一側，那一槍把他一隻耳朵挑開，兀朮驚慌，轉馬敗下山來，張憲追趕下來。

再說岳元帥出營不多路，正遇着馬宗，便道：「陛下受驚了！」又道：「老太師你是朝廷手足，如

何保陛下身入重地，此乃太師之過！李綱道：「此我之罪也。」元帥請天子回轉玉虛宮。

張憲追趕那兀朮，緊緊不放。兀朮進了營盤，張憲蹣跚去遠者槍挑，近者鞭打，番將那裏敵得住，直追得兀朮往後營逃走。那張憲追殺了一會，直到二鼓時分，方轉牛頭山來報功。

却說牛皋睡倒在高壘墳上，忽聽得耳邊叫一聲：「牛大哥快起身去立功！」牛皋忽然驚醒，朦朦朧朧起來，上馬提綱，冲下山來。那些守山戰將，只道元帥令他下山的，故不通報。這牛皋殺進番營，小番報與兀朮，兀朮大怒道：「牛皋也來欺我！」遂起身上馬，來戰牛皋。牛皋一見心慌，又聽見耳邊叫聲：「牛大哥小弟在此幫你！」牛皋放心，勾開兀朮的斧，一鋼打來，兀朮躲避不及，早被打中肩膀，回馬敗走。那些衆番兵圍將攔來，牛皋殺得兩臂酸疼，汗如雨下。看看有些招架不住了，便高叫一聲道：「高兄弟！你再來助我一助！」衆番兵看見笑道：「牛皋在那裏說鬼話了！我們一齊上前去拿他。」

不說牛皋被困在番營存亡未卜，再說岳雲來至牛頭山，望見番營連紮十數里，岳雲道：「妙啊！還有這許多番兵在此，待我進去殺他一個乾淨。」便拍馬搖鎗，大喝一聲：「岳雲公子來臨營了！」舉鎗便打，番兵難以招架，小番急忙報與兀朮，兀朮大怒，提斧上馬，來與岳雲交戰，兀朮喝聲：「看斧！」

「一斧砍來，岳公子左手架開斧，右手舉鎗，照兀朮面門一鎗打來，兀朮見鎗打來，向後一退；那鎗在他股皮上一刮，兀朮幾乎落馬，痛不可當，拍馬往旁側而走，公子也不來趕，只是打進番營來，如入無入之境，打得尸如山積，血流成川，打至前面，但見番兵正圍住牛皁在那裏廝殺，岳雲手起鎗落，打散番兵，牛皁看見也不認得，舉鎗亂打，倒是公子高叫道：「牛叔父不要動手，姪兒岳雲在此！」牛皁方纔定了，却問道：「你爲何到此？」就同岳雲殺出番營，回山去了。

却說兀朮這一夜喫了三次虧，本營中又被岳雲打殺多少兵將；只得吩咐衆將，重整營頭，收拾尸首，已是天明。

岳元帥在帳中聚集衆將商議，只聽得傳宣官稟道：「牛將軍在外候令。」岳爺道：「令他進來。」牛皁進來跪下稟道：「小將繳令。」元帥道：「你繳的是何令？」牛皁一想道：「我在高兄弟墳上睡着，不知怎樣下山，殺進番營，得遇公子同歸，並非差遣，有何令繳？」忙忙改口道：「小將因知姪兒殺到番營，故此下山，救了姪兒上來，現在營門候令。」岳元帥方纔得知是牛皁殺進番營大戰，便道：「將軍請起。」牛皁站立旁邊，元帥傳令叫岳雲進來，公子領令來見父親，跪下磕頭，元帥忙叫他起來，令與衆叔父見了過禮，元帥便問：「你不在家中讀書用功，爲何到此？」岳雲將番將來捉家屬

殺退之事，稟知岳元帥，又問他一路上的事。公子又將錯走山東，相會關鈴，打死劉狼，聘定蒙氏之言，一一稟上。岳爺吩咐岳雲在後營安歇。

到了次日，元帥升帳，衆將參見已畢，站立兩旁。元帥叫張保與公子收拾馬匹，端正乾糧。張保領令。元帥叫岳雲聽令：「爲父的令你往金門鎮傳總兵那邊下文書，叫他即刻發兵調將，來破番兵，保駕回金陵。此乃要急之事，限你日期，須得要小心前去。」公子領令，接了文書，辭父出營。張保將文書包好，送與公子藏了。坐上赤兔馬，手掄雙鎗，下荷葉嶺而來。心中想道：「我有要緊之事，須從粘罕營中殺出，方是正路。」主意已定，便催馬到粘罕營前，手攔雙鎗，大喝道：「小將軍來踹營了！」攔動那雙鎗，猶如那雪花亂舞，打進番營。小番慌忙報知粘罕，粘罕聞報，即提着生銅棍，腰繫流星鎚，上馬來迎敵。正遇着公子，喝聲：「小南蠻慢來！」撩下生銅棍，舉起流星鎚，一鎚打去。岳雲看得親切，左手攔銀鎗擋的一架，鎗碰鎚，真是流星趕月，右手一鎚，正中粘罕左臂，粘罕叫聲：「啊！不好！」負着痛回馬便走。公子也不去追趕，殺出番營，竟奔金門鎮而來。

不一日，到了傳總兵衙門，旗牌通報進去，總兵即請公子到內堂相見。公子送過文書，總兵看了，便道：「屈留公子明日起身，待本鎮一面各處調兵遣將，即日來保駕便了。」當夜無話。

到了次日早堂，傅總兵先送公子起身，隨即往校場整點人馬，忽聽見營門外喧嚷，軍士稟道：「外面有一化子，要進來觀看，小的們攔他，他就亂打，故此喧嚷。」傅爺道：「拿他進來！」衆軍士將化子拿進跪下，傅光低頭觀看，見他生得體長身大，相貌兇惡，便問：「你爲何在營外喧嚷？」化子道：「小的怎敢喧嚷，指望進來看老爺，定那個做先鋒，軍士不許小人進來，故此爭論。」傅爺道：「你既然要進來看，必定也有些力氣。」化子道：「力氣却有些。」傅爺又問：「你既有力氣，可會些武藝麼？」化子道：「武藝也略知一二。」傅爺就吩咐左右：「取我的大刀來與他使。」化子接刀在手，舞動如飛，刀法精通，傅爺看了想道：「我這口大刀有五十餘斤，他使動如飛，却也好力氣。」那化子把刀舞完道：「小人舞刀已完。」傅爺大喜，問道：「你叫甚名字？」那人道：「小人乃是平西王狄青之後，名叫狄雷。」傅光道：「本鎮看你武藝高強，就命你做先鋒，待有功之日，另行升賞。」狄雷謝了傅爺，傅爺挑選人馬已畢，擇日起行，到牛頭山救駕。

且說那粘罕幾乎被岳雲傷了性命，敗回帳中坐定，對衆將說：「岳南蠻的兒子，如此利害，想必元帥薛里花豹，已被他傷了性命。」忽有小番道：「二殿下完顏金彈子到，在營外候令。」粘罕大喜，就喚進來，同來見兀朮，完顏金彈子進帳，見了各位狼主，你道那殿下是誰？乃是粘罕第二個兒子，使

薄柄銀鏈，有萬夫不當之勇。金彈子道：「老王爺時常記念，爲何不拿了那岳兩蠻，捉了康王，早定中原？」兀朮把岳飛兵將利害，一時難擠的話，說了一遍。金彈子道：「叔爺爺今日尙早，待臣兒去拿了岳兩蠻回來，再喫酒飯罷。」兀朮心中暗想道：「他也不曉得岳飛兵馬利害，這令他去走走也好。」兀朮就令殿下帶兵去山前討戰。

山上軍士報與元帥，元帥道：「誰敢迎敵？」牛皋應聲道：「末將願往。」元帥道：「須要小心。」牛皋上馬提鎗，奔下山來，大叫道：「番奴快通名來，功勞簿上好記你的名字。」金彈子道：「某乃金國二殿下，完顏金彈子是也。」牛皋道：「那怕你鐵彈子，也要打你做個肉彈子。」舉鎗便打。那金彈子把鎗架開鎗，一連三四鎗，打得牛皋兩臂酸麻，抵擋不住，叫聲：「好傢伙，贏不得你。」轉身飛奔上山來，到帳前下馬，見了元帥道：「番奴是新來的，力大鎗重，末將招架不住，敗回繳令，多多有罪。」

只見探子稟到：「啟上元帥，番將在山下討戰，說必要元帥親自出馬，請令定奪。」岳爺道：「吓！既然如此，待本帥去看看這小番，怎生樣的利害。」就出營上馬，一班衆將，齊齊的保了元帥，來至半山裏，觀看那金彈子怎生模樣。但見：額鐵冠，烏雲蕩漾；駝皮甲，砌就龍鱗；相貌希奇，如同黑獅子搖頭；身材雄壯，渾似狼狽狗擺尾；雙鎗舞動，錯認李元霸重生；匹馬咆哮，却像黑麒麟出現。真個是番邦產

就「喪門煞」中國初來「白虎神」那金彈子在山下，手掄雙鎗，大聲喊叫。元帥道：「那位將軍去會戰？」只見余化龍道：「待末將去拿他。」元帥道：「須要小心！」余化龍一馬冲下山來。金彈子道：「來的南蠻是誰？」余化龍答道：「我乃岳元帥麾下大將余化龍是也。」金彈子道：「不要走，照鎗罷！」舉鎗便打。兩馬相交，戰有十數個回合。余化龍戰不過，只得敗上山去。當時惱了董先，大怒道：「看末將去拿他！」拍馬持鎗，飛跑下山來，與金彈子相對。兩邊各通姓名，拍開戰馬，鎗鎗相交，鬪有七八個回合。董先也招架不住，把鎗虛擺一擺，飛馬敗上山去。傍邊惱了何元慶，大怒道：「待末將去擒這小番來！」催開戰馬，提着斗大雙鎗，一馬冲下山來。金彈子看見，大喝道：「來將通名！」何元慶道：「我乃岳元帥麾下統制何元慶便是。特來拿你這小番，不要走，照老爺的鎗罷！」金彈子想道：「這一個南蠻，也是用鎗的，與我一般兵器，試他一試看。」舉鎗相迎，鎗來鎗架，鎗打鎗當，戰有二十餘個回合。何元慶力怯，抵當不住，只得往山上敗走。番兵報與兀朮，兀朮大喜，心中想道：「這個王兒，連敗南蠻，不要力怯了，待他明日再戰罷。」傳令鳴金收兵。金彈子來至營前下馬，進了牛皮帳，來見兀朮道：「臣兒正要拿岳南蠻，王叔爲何收兵？」兀朮道：「恐王姪一路遠來，鞍馬勞頓，故令王姪回營安歇，明日再去拿他未遲。」金彈子謝了恩，兀朮就留他飲酒，酒席之間，說起小南蠻岳雲驍勇非常，金彈

子道：「明日臣兒出陣去，決要拿他。」

再說岳元帥回營，傳令各山口上，用心把守：「如今番營內，有了這個小番奴，恐他上山來劫寨。」

到了次日，兀朮命金彈子帶兵至山前討戰，守山軍士報與元帥，元帥命張憲領下山，與金彈子會戰。金彈子叫道：「來將通名！」張憲道：「我乃岳元帥麾下小將軍張憲，奉元帥將令，特來拿你，不要走！」把手中槍一起，望心窩裏便刺。金彈子舉鎗相迎，心中想道：「怪不得四王叔說這些南蠻了不得，我須要用心與他戰。」把鎗一舉打來，張憲挺槍來迎，一個槍刺去，如大蟒翻江；一個鎗打來，如猛虎離山，那張憲的槍，十分利害；這殿下的鎗，蓋世無雙。二人在山下大戰，有四十餘合，張憲看方怯，只得敗回山上，來見元帥。元帥無奈，令將「免戰牌」挑出。金彈子不准免戰，只是罵岳爺，只得連挂七道免戰牌。兀朮聞報，差小番請殿下回營。

金彈子進帳見了兀朮，就把戰敗張憲之事，說了一遍。兀朮大喜道：「只要拿了這小南蠻，就好搶山了。」次日兀朮又同金彈子去看鐵華車，真是十分歡喜。

那岳雲在金門旗轉來，將近番營，推開戰馬，擲着雙鎗，打進粘罕營中，擲着鎗的就沒命，旁若無

人，這公子右冲左突，那番兵東躲西逃，直殺透番營，來至半山之中，忽見掛着七道免戰牌，暗想道：「這也奇了！吾進出皆無勇將抵擋，怎麼將「免戰牌」高挂，想是那怕事的瞞了爹爹，偷挂在此的，豈不辱沒了我岳家體面！」當下大怒，把牌多打得粉碎。

元帥正坐帳中納悶，忽見傳宣來報道：「公子候令。」岳爺道：「令進來。」岳雲進帳跪下道：「孩兒奉令到金門鎮，見過傅總兵，有本章請聖上之安，即日起兵來也。」元帥接了本章，岳雲稟道：「孩兒上山時，見挂着七面「免戰牌」，不知是何人瞞着爹爹，壞我岳家體面，孩兒已經打碎，望爹爹查出掛牌之人，以正軍法。」元帥大喝道：「好道子！吾令行天下，誰敢不遵！這牌是我軍令所挂，你敢打碎，違吾軍令！叫左右：「綁去砍了！」衆將一齊上前道：「公子年輕性急，故犯此令，求元帥恕他初次。」元帥道：「衆位將軍，我自己的兒子，尚不能正法，怎能服百萬之衆？」衆將不語。牛皋道：「末將有一言告稟。」元帥道：「將軍有何言語？」牛皋道：「元帥挂「免戰牌」，原爲那金彈子驍勇，無人敵得他過耳，公子年輕，不知軍法，故將牌打碎，若將公子斬首，一則傷父之心，二則兀朮未擒，先斬大將，於軍不利；三則若使外人曉得是打碎了「免戰牌」，殺了兒子，豈不被他們笑談！不若令公子開兵，與金彈子交戰，若然得勝回來，將功折罪，若殺敗了，再正軍法未遲。」岳爺道：「你肯保他麼？」

牛皋道：「末將願保。」元帥道：「寫保狀來。」牛皋道：「我是不會寫的，煩湯懷哥代寫罷了。」湯懷就替他寫了保狀。牛皋自己畫了花押，送與元帥。元帥收了保狀，吩咐放了岳雲的綁，就令牛皋帶領岳雲去對敵。

牛皋領令出來，只見探子進營報事。牛皋忙問：「你報何事？」探子說道：「有完顏金彈子討戰，要去報上元帥。」牛皋道：「如此你去報罷。」牛皋道：「姪兒，我教你一個法兒：今日與金彈子交戰，若得勝了不必說，倘若輸了，你竟打出番營，逃回家去見太太，自然無事了。」岳雲點頭稱謝。叔叔一齊上馬，來至山前。岳雲一馬冲下山來，金彈子大喝道：「來將通名！」公子道：「我乃岳元帥公子岳雲是也。」金彈子道：「某家正要擒你，不要走！」舉鎚便打。岳雲提鎚便迎。一個爛銀鎚擺動，銀光遍體。一個渾鐵鎚舞起，黑氣迷空。二人戰有四十多個回合，不分勝敗。岳雲暗想：「怪不得爹爹挂了免戰牌，這小番果然利害！」又戰到八十餘合，漸漸招架不住。牛皋看見，心中着了急，大叫一聲：「我姪兒不要放走了他！」那金彈子只道是後邊兀朮叫他，回頭一看，早被公子一鎚打中肩膊，翻身落馬。岳雲拔劍上前，取了首級回山，來見元帥繳令。岳爺就救了岳雲，令將首級在營前號令。

那邊番將，只搶得一個沒頭屍首回營。衆王子見了，俱各放聲大哭。兀朮命雕匠雕個木人頭漢。

上，用棺木成殮，差人送回本國去了。兀朮對軍師哈迷蠻道：『軍師倘若宋朝各處兵馬齊到，怎生迎敵？』軍師道：『臣已計窮力盡，只好整兵與他決一死戰。』兀朮嘿然不語，在營納悶。

如今要說到那韓世忠，與夫人梁氏，公子韓德尚，韓彥直，在汝南征服了曹成，曹亮，賀武，解雲等，收了降兵十萬，由水路開船下來，到了漢陽，將兵船泊住，那漢陽離牛頭山，只有五六十里地面。韓元帥與夫人商議，欲往牛頭山保駕。梁夫人道：『相公何不先差人上山，報知岳元帥，奏聞天子，若要我們保駕，便發兵前去；若叫我們屯紮他處，便下營屯紮，何如？』韓爺道：『夫人之言，甚爲有理。』就寫了本章，并寫了一封書，封好停當，便問：『誰敢上牛頭山去走一遭？』當有二公子韓彥直——年方一十六歲，使一桿虎頭金槍，勇不可當——遂上前領差，說：『孩兒願去。』元帥便將本章書信交與公子吩咐：『岳爺跟前，須要小心相見。』公子領令上岸，坐馬望牛頭山來。

行有二十餘里，只見一員將官敗將下來，看見了公子，便叫聲：『小哥快些轉去，後面有番兵殺來了！』韓公子笑了一笑，尙未開言，那粘罕已到跟前，公子把槍一搖，當心就刺；粘罕舉棍一架，覺得沉重，被公子要要一連幾槍，粘罕招架不住，正要逃走，被公子大喝一聲，只一槍挑下馬來，取了首級。那位將官下馬來，走至公子馬前，深深打了一躬道：『多蒙小將救了我性命，請問貴姓大名？』公

子道：「小將還未曾請教得老將軍尊姓大名，因何被他趕來？」那位將官道：「我乃嶺南關總兵，姓金名節，奉岳元帥將令，來此保駕，到了番營門首，遇着這番將，不肯放我過去，戰他不過，逃敗下來，幸得遇見將軍，不然，性命休矣！」公子聽了，連忙下馬道：「原來是總爺，多多有罪了！」金總兵道：「將軍何出此言！幸乞通名。」公子道：「家父乃兩狼關元帥，家母都督梁夫人，末將排行第二，韓直的便是，奉令上牛頭山去見岳元帥，不想得遇總爺。」金節道：「原來是韓公子，失敬了！本鎮被金兵殺敗，無顏去朝見天子，有請安本章一道，并有家信一封，與舍親牛皋的，拜煩公子帶去；本鎮且紮營在此候旨，未知允否？」公子道：「順便之事，有何不可？」金節遂將本章、家信，交與公子，公子藏在身邊；把粘罕首級掛在腰間，又對金節道：「番奴這匹馬甚好，總爺何不收爲坐騎？」金節道：「我正有此意。」遂將坐騎換了，二人一同行至三叉路口，金節道：「前面將近牛頭山了，俱有番營紮住，請公子小心過去。」二人分別。

那韓公子一馬冲進金營，大喝一聲：「兩狼關韓元帥的二公子來臨了！」搖動手中銀桿虎頭槍，猶如飛雷掣電一般，誰人擋得住，竟被他殺出番營，上牛頭山而去。小番忙去報知四太子道：「不好了！又來了一個小南蠻，把大狼主傷了，冲破營盤，上山去了。」兀朮聞報，又驚又苦，一面差人打

探，一面去收拾粘罕尸首。

韓公子到了荷葉嶺邊口子上，守山軍士問明，放進來。至大營前，軍士進報，稟知岳元帥。元帥吩咐：「請進來！」軍士答應一聲，出來傳令：「請公子進見。」公子來到帳中，行禮畢，便道：「小將奉家父之命，來見元帥，有本章請聖上龍安，適在路上遇見粘罕，追趕藕塘關總兵金節，被小將挑死，將首級呈驗。金總兵離此二十里紮營候旨，帶有問安本章，并牛將軍家信呈了。」岳元帥大喜道：「令尊平賊有功，公子又得此大功，請同本帥去見天子候旨。」隨即引了公子來到玉虛宮，朝見康王，將兩道本章呈上，又將韓公子挑死金國粘罕奏聞。康王便問李綱：「應當作何封賜？」李綱奏道：「韓世忠雖失了兩狼關，今討曹成有功，可復還原職。韓尙德、韓彥直俱封爲平虜將軍，命他引本部人馬去復取金陵。候聖駕還朝，另加陞賞。」高宗依奏，傳旨下來。岳元帥同韓公子謝恩，辭駕出宮，回至營前下馬。公子即辭別了岳爺，要回去。岳爺道：「本欲相留幾日，奈有君命，不好相強。」隨叫岳雲領令，送同韓公子並馬下山。

將近番營，韓公子道：「請公子回山罷。」岳雲道：「家父命小弟送出番營，豈敢有違。」韓公子再三推讓。岳公子決意要送，便道：「待小弟在前，打開番兵，送兄出去。」就把雙鎗一擺，大喝一聲：「

快些讓路，待小爺送客。」那些番兵見是打死金彈子的小將軍，人人膽戰，個個心驚，一聲吶喊，俱向兩旁閃開，略略近些的，一鎗一個，不是碎了頭，就是折了背，誰敢上前，一直救出大營。韓直心中想道：「果然利害，名不虛傳！我何不也送他轉去，也顯我的威名？」遂向岳雲道：「蒙兄送出番營，小弟再無不送轉去之理。」岳公子再三不肯。韓公子立意要送。岳雲道：「既承美意，只得從命。」韓公子復身向前拍馬沖進，逢人便挑，如入無人之境。番兵已是被他殺怕的了，口中吶喊，盡皆四散分開。近前的就沒了命。二位公子沖透營盤，來至山下。韓公子道：「請兄回山罷。」岳雲道：「既承兄送轉來，自然再送兄出去。」韓公子再四推辭。岳雲那裏肯，復馬向前。韓公子在後，兩個又殺入番營。那些番兵被他二人送出送進，不知殺傷了多少，一個個膽戰心驚，讓開大路。二人沖出了番營。韓公子再要送回。岳雲道：「何必如此送出送進，送到何時得了？難得我二人意氣相投，欲與兄結爲兄弟，不知尊意若何？」韓公子道：「小弟亦有此心，但是高攀不起。」岳雲道：「何出此言？」二人遂向樹林中去下馬來，撮土爲香，對天八拜。韓公子年長爲兄，岳公子爲弟。二人遂上馬分手。

岳雲獨自一個，再殺進番營，回荷葉嶺來。那番兵被二人殺得害怕，況因枯罕被韓公子挑死，衆王子俱在兀朮帳中悲苦。命匠人雕刻木頭，配合成殮，端正，差人送回本國。忙忙碌碌，所以無人阻攔。

由他二人進出。那岳雲上山，將送韓公子結義之事，稟知元帥。元帥亦甚歡喜。

那韓公子回至漢陽，上船來見父親，稟道：「聖上復了爹爹之職，令我們兄弟領兵復取金陵，不必往牛頭山去。」又把與岳雲結拜之事稟知。元帥夫人，遂命兵船望金陵進發。

一日有探子來報：「留守宗方，殺破杜吉，曹榮兩個，威鎮金陵。特來報知。」元帥問梁夫人道：「如今待怎麼處？」夫人道：「我們且將大小戰船，在狼福山紮住，以扼兀朮之路。聞得金山上有個道行高僧，法名道悅，能知過去未來，我們何不去問他一聲，以卜休咎？」元帥道：「夫人之言，甚是有理。」遂備了香燭禮物，上金山來。進了寺門，到大殿行過了香，對神禱祝，禮畢，同夫人觀玩山景。然後來到方丈，參見道悅禪師。禪師接進相見，坐下說明：「不知後事如何，幸乞禪師指示。」道悅道：「貧僧有一錦囊，內有一偈，元帥帶去觀看，自有效驗。」元帥領了錦囊，辭別長老，下船來。將錦囊拆開，與夫人一同觀看，只見上邊寫道：「老龍潭內起波濤，一鶴教一品立當朝。何慮金人擊不住，走馬當先問路遙。」韓元帥笑道：「這和尚空有虛名，誰知全無學問。怎麼一首偈語，多寫了別字？」梁夫人也好生不然。韓元帥就傳令各戰船，齊往狼福山下，紮成水寨。差人往金陵打聽虛實，一面差人探聽牛頭山消息。

且說牛頭山上岳元帥，專等各路勤王兵到，準備與兀朮交兵。兀朮也在與衆王子衆平章商議開戰之事，有探事小番進帳來報道：「啟上狼主小的探得有南幹元帥張浚，領兵六萬，順昌大元帥劉琦，領兵五萬，四川副使吳玠兄弟吳玠，統兵三萬，定海總兵胡壹，象山總兵龔相，藕塘關總兵金節，九江總兵楊沂中，湖口總兵謝昆，各處人馬，共有三十餘萬，俱離此不遠，四面安營，特來報知。」兀朮聞報，遂傳令點四位元帥，向東西南北四路探聽那一方可以行走。那四位元帥領令前去，不多時一齊回來，進帳來稟道：「四面俱有重兵，只有正北一條大路，可以行走。」兀朮就傳令曉諭前後左右中五營兵將知悉：「若與南蠻交戰，勝則前進，倘不能取勝，只望正北而退。」誰知探路的，只探得四十餘里，就轉來了；不曾探到五十里外。故此一句，斷送了六七十萬人馬的性命。這也是天數使然也！

却說岳元帥請天子離了玉虛宮，到靈官殿前，與衆位大臣都坐在馬上，傳令施放大砲，連聲不絕。那些各處總兵節度，聽見砲響，各各準備領兵殺來夾攻。兀朮傳齊各位王子衆平章元帥，一衆番將，俱各領兵上馬，傳下令來：「今日拚了命，與岳南蠻決一死戰，擒了康王，以圖中原。」這裏岳元帥傳下令來，命何元慶，余化龍，張顯，岳雲，董先，張憲，湯懷，牛皋……等爲首，帶領衆將，一齊放砲，吶喊開

營。那些各路總兵節度，聽得礮聲，四面八方俱殺將籠來。

這場大戰，真個是天搖地動，日色無光。殺得那些番兵人屍堆滿地，馬死遍塵埃。岳元帥帶領這一班猛將，逢人便殺，遇將就擒。擺動這桿瀝泉槍，渾如蛟龍攪海，巨蟒翻身。那些衆番兵將見了岳爺，就是追魂使者，了命閻君。一個個抱頭鼠竄，口中只叫『走走！岳爺爺來了！』

岳爺望見南幹元帥張浚，順昌元帥劉琦的旗號，遂令軍士請來相見。張、劉二位元帥在馬上，見了岳元帥，岳元帥叫道：『二位元帥！今日本帥將壘上并衆大臣，交與二位元帥，速速保駕回京。本帥好去追趕金兵。』遂辭了天子，帶了張保、王橫，僮兵掩殺，從辰時直殺到半夜，殺得番兵拋旗棄甲，四散敗走。衆將各在後追趕。

